

拜倫傳

陳秋子譯

鶴見祐輔著



遠方書局印行

mt
(K 833.612.4-01)

拜俞傳

鶴見祐輔 著

陳秋子 譯



遠方書店



3 2168 6166 0

鍾序

我沒有留心過現代底傳記學。我既不知道現在傳記所到達的確實成就，更不知道關於它底性質、歷史、風格和效能等，學者們曾經有過什麼講究。過去雖然也偶讀過一二冊外國學者所寫的「傳記文學」一類小書，但是，隔了許多年月，那點兒知識，早已像月下遠山底影子一般模糊了。我現在來談談傳記文學，不過僅僅拿個人一點微薄的經驗做根據罷了。

我少年時期，雖然也曾經在「子曰館」裏念過一些時候的「人之初」，但是，大體上總算是受過新式教育的。而這種教育性質底不完全，是現在三十歲以上的人士並不難於想像得到的事情。在那閉塞的小市鎮底學校裏，我一面讀着僱傭編輯家們編撰的課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詩宋文等古典著作。像外國少年人所容易得到的活潑有趣的名人

傳記等讀物，是沒有福氣上眼的。因此，我在傳記文學方面底興味發生得很遲緩。可以說，直到近年來才對於傳記文學感到真實的愛好。

第一位啓導我對於傳記的愛重的，恐怕要算羅曼羅蘭先生。他那幾部名人傳，我是用着對一冊比一冊更熱烈的情緒誦讀過來的。他不僅僅教導我深切地瞭解和敬愛那些大藝術家、政治家、而且教導我去熱愛着那記述偉大人物的文學。實在的，因為誦讀托爾斯泰，米克蘭哲羅和甘地等傳記的不容易找到比擬的感動，我才用很大的興味和期待去誦讀「羅蘭傳」、「雪萊傳」及「服爾泰傳」。換一句話，由於羅蘭先生底啓導，我才有意地去搜讀茲維格、摩羅長等名手底作品。而從那些作品裏，我吸取了生命和藝術底最醇美的液汁。

一本傳記，或者說一本好的傳記，對於讀者所能夠引起的興趣和產生的實益，決不在那些不通的文學名著之下。試想想：當我們披讀着一個藝術家、思想家或政治家底生平記錄，他所受的薰陶，所處的環境，他底思想和性格，行動和挫折，……：一切內外的現象和經歷，都浮腫般顯現在我們眼前。我們有的時候陪他高興，有的時候替他掉

深。有許多事情，會喚起我們極沉思，有許多事情，又催促着我們振奮。我們不是在讀小說，不是在聽奇談。我們是在接觸一個人真實的生命，一個活躍的靈魂，而從那裏得到了最實在的教益。我們讀維爾先生底「托爾斯泰傳」時候是這樣，讀密德威希（Ludwig）底「耶穌傳」，時候也是一樣。

好的傳記，是真藝的藝術。它是最動人情思，策人奮進的一種讀物。

★

★

★

辨論這個異國詩人底名字，在今天我們讀書界一般人底眼中，總不算是生疏的了。有許多人在中學時代，就已經念過他那「哀希臘」詩章底譯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熱情的，就會發瘋般喜愛它，直到壯大了也不容易讓那印象從腦裏消去。）而他毅然拋去詩筆，把資財和生命都貢獻給土耳其野蠻統治的希臘革命軍的壯偉故事，更是長時期處在革命和戰爭中的中國智識分子所從心欽仰和歡喜講述的。但是，我們文壇對於這位革命詩人的介紹，却太過缺略了。「哀希臘」幾章悲壯的詩歌，雖然譯述得那麼早，而且一再地煩勞了名家底手筆；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哈羅公子漫遊記

「或曰：『瑣』底譯本，甚至於一個薄薄的他底詩歌譯本都沒有。關於這詩人底生平，我們底研究家或介紹家，也一樣那麼吝惜。我們還沒有一本關於他的傳記，不管是寫作或譯述的。因此，除了少數能夠直接閱讀外國文書籍的以外，許多想比較詳細地知道他生平的讀者，都不能得到滿足願望的機會。這種缺陷實在已經到急待填補的時候了。現在這個傳記譯本底出版，多少可以算做一點值得歡喜的事情。

對於拜命詩歌底價值，批評家有種種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底詩作曾經搖撼過歐羅巴底讀書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個文學上甚至於思想上的「拜命時代」。在今天或稍後的世代裏，他那些狂風烈火般的詩句，到某種程度，是仍然有着偉力，可以激動那些反對專制和因襲者底心靈的。大家只要承認這種已然的及可能的事情便夠了。比較精細的剖析討論，且讓別的人在更適宜的場合裏去做罷。

傳 命 拜

談到拜命底生平，像這個傳記裏詳細地敘述書的一樣，它是一個瀟灑着驚濤駭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傾倒一世的詩才風貌，放肆和俠義的種種行動，……這些構成一個驚心動魄的人生紀錄。在這裏，沒有平凡，沒有因襲，沒有死氣奄奄的沉

辭。它是力，是反抗，是不可捉摸的飛動。

是的，拜倫的某些行爲，是詭異得叫人不能理解頭的。據他那樣對於女性的卑視，對於遊樂甚至於虛榮的耽溺，便是一些好例子。試讀摩氏「雪萊傳」底後半部，在他那明確線條底顯示下，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兩個詩人靈魂底差異點——一個是那麼天真和慈悲，另一個却是那麼傲慢而缺少情理。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拜倫所遭受的家庭、異性和社會底冷遇及虐待是那麼深重。但是，他那種過於矯激的行爲，總很容易驅使我們底同情和愛，更傾注到像雪萊那樣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們耽愛質樸而不喜歡矯情。

但是從整個人看，拜倫的確具有一種魔人的力量。他像一條鐵索樣牢繫住我們底心。這不僅僅像雪萊那樣，主要的是對他抱着一種神才的念頭。我們對他懷有更崇高的敬愛。幾年前，當我在陀勒(Toller)那部名劇「機械破壞者」底簾首，讀到拜倫爵士在貴族院慷慨地替勞苦人民辯護的演講詞，我底心不禁不住熱烈地騰燒起來。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消忘掉對於那個劇本的眷戀。在這個傳記裏，不是動人地記述着他在意大利積極幫助當地革命團體（燒炭黨）底活動情形麼？這是和他後來穿起緋紅色的戎裝，在那

個偏僻的小村裏，爲希臘那古代民族底文化和自由而戰鬥而犧牲的行爲，有機地相關聯的，而且是一樣叫人心魂馳慕的！

當然，我們不會把拜倫當做神看待。我們知道他底許多弱點，也知道影響他底豪傑思想的時代浪潮。他底最好的思想和實現這種思想的行爲，原是當時歐羅巴社會情形下底必然產物。而他因爲出身，教養及生性等關係，在思想上行爲上（同時又在作品上）不免遺留種種束縛和限制底痕迹。他是一個新舊過渡時代底人物。他雖然最後大踏步趕上時代底尖鋒，却已經是滿身血肉模糊的創傷者了。但是，不管怎樣說，像他那樣勇敢那樣慷慨的貴族智識分子，總是英國底甚至世界底文學史上和社會史上的一個誇耀！當做藝術家看的拜倫，當做人看的拜倫，也是那麼英雄卓特的！他是一位能夠用生命去殉從理想的人。他是我們異代底師範。

★

★

★

拜倫

鶴見氏是現代日本文壇一位知名的文筆家。同時又是實際政治底參與者。他一向是民黨底國會議員。

他底主要思想，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但是，他底狹窄的國家觀念也好，頗頗為強烈。他曾經用盼望產生卑斯麥一類英雄的熱望告白於青年的本國人民。所謂「英雄會望論」便是這種心情露骨的表現。

他底文筆好像比他底思想來得可愛些。他寫了許多游記，隨筆和小說。因為語詞底熱烈和活潑，做爲青年讀物，做爲大眾讀物，都得到很廣大的讀者。他底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數年前，已經由周豫才氏譯成中國文，比較喜歡新文藝的人大概是讀過它或者曉得那個名字的。近來，好像又有人譯出他底另一個隨筆集——「讀書三昧」。我自己是愛讀過他文章的。他底「南洋游記」和「歐美大陸游記」等，都是曾經估據過我底案頭的書物。就是現在，我還會偶然去讀一讀那些從「思想、山水、人物」底譯本裏選出來的文篇。

鶴見氏又是一個雄辯家。我曾聽見人說，如果日本現在要舉出四個雄辯家，他便是那當中的一個。記得有一回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請他演講，我也曾經在那廣座上做一個聽者。他大意是說，中國到日本留學的學生，大都是間接去學習西洋學術的。就文學

方面來說，大抵是在那裏研究英、法、德、俄等國底作品，對於日本文學即使加以涉獵，也限於明治以來的東西。他認為是一種可惜的事情。遑遑地到那個國度去求學，却放棄了認識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藝術的好機會。他還說，他無論到世界底那一個角落去，行篋中都沒有忘記帶着那部愛讀的唐詩選本。又說，他到浙江某處游覽的時候，追想起千餘年前他們底高僧最澄（證號傳教大師）到中國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兩國文化關係底深長和那求道者精神底高邁。他底話並沒有藏着什麼奇思妙想，但是，在台下人底耳朵裏却頗覺得媿媿動聽。他是一個能够把那平常的道理用不很平常的話講述出來的人。簡單的一句話，他是一個雄辯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最使讀書界最感興味的，怕要算到他底傳記作品罷。在這部「拜倫傳」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過「卑斯麥傳」和「拿破崙傳」等流行一時的著作。「拜倫傳」，據說作者是預備了許多時間才動筆的。它做為通俗的讀物，出版以後，曾經非常風行。沒有多少時間便再版了許多次。現在我們平情看起來，這個革命詩人底傳記並不是沒有缺點的。例如，對於拜倫個人生活和時代底關係沒有更深刻地注意到，文詞上

也往往有流於浮誇的地方。這些都可以說是重要的缺點。但是，資料豐富，風趣橫溢，文詞也大都生動流利，拿這些長處來表現一個卓特的天才，是會對讀者發生相當重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艱苦地戰鬥着，在崇敬着拜倫那種豪俠行爲的中國智識分子，特別是青年智識分子，他們不會從這個傳記裏得到深刻的感動和高貴的啓示麼？

靜閣、一九四一、一一、九、序於坪石

來

原序

「靈魂比劍更強。」

這是拿破崙的說話。

被天下當作百戰百勝的將軍拿破崙，其實，在他看來，戰爭是「從」，外交是「主」；不，外交是「末」，思想才是「本」。

所以，他在作戰之前，必定發一大篇宣言，來喚起國內外的思想；作戰以後，又必定發一大篇聲明，來捉住戰敗的敵人的心。爲甚麼？因爲他以為永久的解決，只有靠思想才能夠達成。

最深刻地鼓動人類思想的是大宗教家和大詩人。

拜倫揮動他那熱烈像火一樣的詩筆，震撼了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

他的聲音像天的聲音一樣，穿透了地上萬民的心胸；他的真實，以宇宙大真實的追力，降落在一般大衆的頭上。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的民衆運動，差不多是由他所鼓吹，刺激的熱情裏面噴湧起來的。

統一德國的英雄卑斯麥，一生也沒有離開過拜倫的詩集。

統一意大利的偉人克維爾，是拜倫詩集的熱愛者。

意大利統一的「心靈的父」馬志尼是哭着讀拜倫集的一個。

近代法蘭西民權自由的源泉雨果，是從拜倫的詩文裏面，吸取了感興的。

這就是使得詩聖哥德說，拜倫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天才的原因。

可以想見經過拜倫筆下流出來的靈魂的力量，是怎樣的雄渾博大。

當人類失却對於自由、愛國、民族獨立以及個性發揚的思慕渴仰的時候，詩人拜倫

的氣魄便永久地闊步在大地上。

一一

「天無聲，使人言之。」

這是大詩人的事業。

只有大詩人才有能力把那些鬱悶在地上億萬人的胸中，可是誰也不能表現出來的東西，以純情的直觀，一氣了悟，而且抓住它投向世界萬人頭上。

拜翁像作爲變更十九世紀歐洲地理的力量一樣，搖動了志士義人心魂的，就因爲他的聲音是天的聲音，他的感覺是全人類的感覺。

所以，他是超越時間和空間，跳出人種和國境的一大存在。

一二

「不會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

齊人卡萊爾是這麼喝破了的。

一切偉大的人是由淚裏生長，從苦惱和窮迫中間迸出來的。

拜命的性格雖然超凡絕倫，如果讓他生來就安逸和平，怎麼會養成精彩奕奕，獨步古今的詩才？他用詩文搖動天下後世到這麼深刻悲壯的，却是因為他在地上三十六年生涯的悲慘暗淡。

爲甚麼，讓他的能力豐饒，而又讓天下冷待他呢？他在淚中生長又在淚中死去了。像一時的盛名、富貴、遊蕩那樣，對於他不過是太空的一片浮雲，消失在風中的一瞬間的空虛事情。

他的傲骨，因爲那雄渾天才的沒有用處，在流離異國的當兒，徹夜把自己的血洒在牆上，把自己的骨代替了鵝毛管的筆，而留傳到後世。

可是，他的死是多麼壯烈呀！

四

「人的生涯因為有美，所以最後一定是悲劇。」

王爾德的話震動了我們的心。

拜命的歌唱自由、民權，排擊專制，在當時人只看做閒人的閒事業。

誰知道，看起來是柔弱的貴公子，而內心却有猛然嘯月的獅王氣概。

他一聽到希臘民衆對土耳其政府擊起了獨立的義旗，便決然挺身出來，投出百萬資財，募築義軍，在瘴煙蠻雨的地方，和兵士一道粗衣粗食，一年後終於得了熱病，作了異地的屍骸。

可是，拜命的死震動了全歐洲，完成了希臘獨立的偉業。

在地上生活，雖然只有三十六年，死後的生命，却是多麼偉大而悠久！

如果是花，那便是櫻花，一陣風吹散，掩蓋住吉野整個山峯的壯烈情景，我們可以
在熱情的詩人拜命身上看到。



12

目錄

鍾序
原序

第一章 年輕的日子……

第一節 偉大的時代曙光

——英國喲、我愛你——貴族的國家——荷蘭德家

第二節 貧苦窮迫的日子

——父系和母系——失望的家——美貌的跛腳少年——拜命男爵

第三節 哈羅中學生

——秋風入古城——陰慘的日子——進哈羅中學——失戀的夜——馬

上加鞭

第四節 風流貴公子

——進劍橋大學——蕊女伴出版——任性的大學生——悲憤微骨——

——回到古城——進上議院——詩才確立——調饅酒杯吟——

第二章 明月昇天……………七五

第一節 地中海旅行

——法國——天上的星，地上的詩——往久戀的希臘——思念希臘的——

——自由——滯留雅典——

第二節 查爾德·哈羅

——悲秋의 深淵——倦怠的社會——托馬斯·穆爾——一代寵兒——

——克羅萊茵朗——奧克斯福夫人——奧格斯特——

第三節 才華燦爛

——在詩壇王座上——福爾特·司各德——奧格斯特——暴風雨來臨——

第三章 一落千丈…………… 一七五

第一節 籠中的鳥發狂了

——亞娜別拉·米爾班克——定婚人——結婚——新妻的苦惱

第二節 驅逐

——新家庭——別居——英雄醒了——再會吧，祖國

第四章 憂鬱孤獨的人…………… 一九一

第一節 阿爾卑斯山的夏天

——滑鐵盧——「花之精」雪萊——湖畔的家——詩劇曼芙列提

第二節 在意大利的陶器

——南國的魔力——水都威尼斯——羅馬

第五章 達·魏的誕生…………… 二二七

第一節 身心的轉向

——意大利精神的影響——運河邊的家——淚中的笑——滑腳落水

第二節 隨身騎士

——德列沙·君佐莉——生的倦怠——英國？還是拉文那？——穿上

繡花制服——到了三十三

第三節 快到黃昏

——與鵝同車——比沙的生活——雪萊的死——布列新頓伯爵夫人

第四節 不朽的大作

——堂·瓊的梗概——拜命和堂·瓊——獨步古今

第六章 完成了人的拜命.....三三五

第一節 走向誓行的世界

——向白里克列斯的希臘——真正的幸福——司令官

第二節 花兒彫零了

——英雄的死——勇者的碑

譯後記.....三四三

第一章 年輕的日子



第一節 偉大的時代曙光

一、英國嗶，我愛你

「英國嗶！我愛你」

「連同所有的瑕疵。」

這是拜倫長篇詩「別坡」中的一句，到現今仍被當做愛國詩來宣傳着。

可是這道乃是他被祖國逐放流落到異鄉意大利的時候，在水都威尼斯說出的句子。那樣的受着迫害而仍然叫着：

「英國嗶！我愛你！」

他的心正像那意大利的愛國者馬志尼一樣的疼痛，馬志尼被祖國逐出流亡在倫敦的

時候，他說：

「我因為愛意大利，所以被意大利放逐了。」

相隔百年的兩個人，以萬鈞的重量壓住我們的心胸。

詩人是沒有國境，超越時代的。他不是用筆記在紙上，却是用血刻印在人們胸中的。

那麼，詩人拜喬刻印在世界人類胸中的人格痕跡，是怎樣的東西呢？

一一、貴族的國家

「英國在歐洲的外面。」

這是談到英國社會狀態的有名句子。

只以二十多哩水面和歐洲大陸相隔的小島。真是「一衣帶水，呼之即應」的距離。時期的日子，由荷蘭，由比利時，由法蘭西都很清楚地看得見英國的堤岸、山峯，海濱。輕舟只要幾小時就渡過去，沒有船遊泳也能達到對岸。地理上，英國實在不過是附屬

於歐羅巴大陸的一個小島。

可是由歷史上看來，這個小島是以怎樣的執拗去和歐羅巴大陸對峙呢？不，直到現在它還是支配着全歐羅巴的呢。

在人種和文化上，他們是歐洲的一部分，而在政治上，却儼然有着獨自的存在，常常站在「歐羅巴的外面」。

在羅馬的遠古，他們敗於西塞。當北歐神話的英雄時代，他們的祖先跟着威廉征服王從歐洲過來。這、丹麥渡過來。在中世維蘭西勃興時代，他們的祖先跟着威廉征服王從歐洲過來。這些大陸移民和本來的先住民族合一而成了現在的英國人。人種的混淆正是一切民族的經驗。

但是一旦成了英國國民，他們便鍛鍊出不可思議的性格，留下特立獨行的歷史。

他們在太姆士河畔築起濃霧的倫敦都市，逐漸地把世界的財富集中在這街市上，他製造成以農村大地主為中心的貴族社會，成功了完全地有秩序的社會。他們最初是做船夫漂泊在異鄉，到處攻打外國船舶，支配着海洋，把世界貿易收在自己手上，同時，他

們利用機械發明興起工業，把從印度和南北美洲奪來的財富，使工業成爲世界第一的大工業，而將生產品發賣到全世界。

他們是世界上最先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而他們的統制階級大地主貴族們，和倫敦的金融資本家相結合，用土地和資本的力量去支配那個國家。

英國的統制階級，特別長於政治技術，富有貨殖才幹。他們巧妙地榨取一般民衆，使巨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另一面爲緩和一般人民的反感而設立議會制度，在必要的程度上，安置着疏通大衆意思的「保險瓣」。

這些貴族中有托利和惠克兩個黨派。托利是現在保守黨的前身，而惠克是自由黨的嚮身。

一六八八年的名譽革命興起，荷蘭的奧林治公爵威廉昇上英國王位以後，惠克黨大約有一百年間握着英國政權。到一七六〇年佐治三世昇位的時候便是托利黨的時代了。它一直繼續到一八三〇年。

機 輪 拜 倉

佐治三世的時候，美國獨立脫却英國的支配，法蘭西革命勃興，跟着是拿破崙和英

國開戰。那時候執掌政權的托利黨貴族強烈地反對法蘭西革命，而惠克黨貴族却是採取同情革命的態度。

這個時候，正是我們將要說起的拜命的時代。

三、荷蘭德家

我們必須看一看在佐治三世治下的英國貴族社會。

他們非常富有。對印度的掠奪和對運送南北美金銀的西班牙船的掠奪，以及機械工業製造品輸出世界的利益，像洪水一樣流進英國，而且最大部分是進了他們的衣袋。在那時候的英國尚未失去農業。他們有着宏壯的莊園，用封建諸侯一樣的威勢君臨農村。堂皇的邸宅周圍，有着幾百幾千畝土地，或者給佃農耕種，或者做牧場，以至作為打獵場繁殖着松雞、雉、狐、兔等等，有的時候騎馬追趕狐兔，有的時候步行去打野鳥。他們在社交季節來到倫敦，出席議會，開夜宴，談論文學，又管理着商業。雖然是在這樣的社交季節中，但是週末多半回到莊園去，優遊泉林，且招待許多留宿的客人開

夜宴。英國的高等政治到了今天還多半是在田園聚會中議決的。

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正是這些貴族階級獨占的。

上議院當然是他們的，下議院也是他們的。選舉區幾乎是他們私有的。歷史上所謂腐敗選舉區便是這個。公然用金錢來收買投票的他們，使自己的親戚和黨羽成爲下議員，分作二大黨派握住英國的政權。

經濟方面他們是農產地的所有者。他們之外雖然有着中農的鄉紳，不過究竟沒有和大地主的貴族對抗的力量。至於小農和佃農只有一任貴族的意思了。尤其當貴族們奪取了農村公有地以來，佃農們失去放牧牛、馬、豬、羊以及採伐木材的便利，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窮苦的深淵。

可是當時英國的貧民法，規定了貧民要留在出生的故鄉受扶養，所以勢難移住他鄉。佃農們沒有方法在他們提供勞力的土地上自由地旅行，勢必住定在一處，照着那地方的大地主的意思去做工價低廉的工作。跟着工廠的出現，勞動者就更加窮苦，而貴族就更加富有了。

在都市，貴族也是富裕的。除開那時候陸續出現的少數新興資產階級，無論金融、工業、外國貿易等都在貴族的手上。

因此他們有許多餘裕。他們有着金錢和時間。

文學在這期間興起來是當然的事。文學者靠着貴族的庇護而生活，也是可以想見的事。

我們這有一個必須了解的事情，就是英國的寺院勢力。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是早已經從羅馬法王該記的天主教脫出來的新教國。英國做了一個「折衷的寺院」當作國教，後來除這個中統派新教之外，民間興起了另一種新教，擴充在新興的中產階級中間。那就是叫做獨立新教信者的一個團體，一年年增加了勢力。英國的重視宗教，從下面的事實也可以明白：國教僧侶受着和貴族同等的待遇而在上議院有着議席，那些僧侶得到宏壯的住宅，養靈祿，過豪華的生活。

可是英國皇族又是怎樣的呢？

英國皇宮是在一〇六六年由法蘭西西岸諾曼特渡過來的威廉征服王的後裔。經過各

種系統後，一七一四年迎接德國哈諾伐的選舉侯做英王，叫做佐治一世，後來稱為哈諾伐皇家。這是現在英國皇室的祖先。因為創立哈諾伐皇家的是英國貴族中惠克黨人，所以他們的勢力支配着英國。佐治一世不懂英語，政治完全任由首相窩波爾。這是英內閣握有政治實權的發端。

窩波爾做首相的二十年間，樹立起責任內閣制和下議院的優越制。雖然是貴族出身，而當他在位中却不受爵位，留居下議院，他辭退首相職位以後才答應移到上議院去。

英國的皇室先是從法蘭西來的，後是由德國來的，因此比起土着的豪家貴族來，反而是新到者。皇室當初是處在違反貴族的意旨便難於維持地位的情形之下。所以貴族及一般民衆對於皇室產生了撫筆弄墨自由地加以批評的習慣。

因為這種情形，所以英國支配的勢力是在貴族手上。

然則貴族過着怎麼樣的政治生活呢？那時候的英國又是怎樣被統制着的呢？

現在我們要談起的拜命時代，是從一七八八年到一八二四年。這時候，是托利黨執政的時代。國王是佐治三世；一八一一年三世陷於失神狀態以後，皇太子（四世）攝政

一八一〇年三世崩後，太子才襲王位。

拜命出生前十二年，美國獨立，出生後第二年法蘭西發生革命，當他五歲的時候，拿破侖由圖龍一戰而聲名大震，他十一歲的時候，（二七九九年），拿破侖做了革命法蘭西的執政官，一八〇四年當他十六歲的時候，拿破侖登了帝位，同時，英國的彼得第二次內閣出現，英法戰爭開始。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被流放到希列那的一八一五年，拜命二十七歲，正是英倫敦聲名最高的時候。

佐治三世即位，把向來握有政權的一切憲克貴族的要職撤去，使托利貴族代替了他們。而用些凡庸的人做閣員，想努力去恢復王權。在私生活方面，他是沒有一點可以非難的，但是公生活方面，却彈壓國民的自由，拿錢收買議院，疏遠福克斯那樣的人傑，讓心腹諾斯卿做首相而至於失去美國等等，因為失政太多，所以在國民間名聲很不好。這時候英王的長子——後來的佐治四世，相反地與憲克貴族交遊反對父王，而左袒民權自由，可是，却和父王成爲反比例地，在私生活方面非常放縱無賴，負債如山，讓賤徒和美人聚在周圍，使得國民皺眉了。

但是，他在二八一一年被政變，反掌一樣地拋棄了克吉黨，突然和托爾黨交歡，輕易地獻歸了皇太子時代的官由恩德而採取彈壓言論的嚴禁。所以他是歷代國王中最沒有名譽的君主，英國民嫌厭着他的馬車經過時，常常有市民投以石子。

和爾代與汪結時前廷則貴族政治家裏面很缺乏人材。除開一個威廢。就得之外，幾乎都是不能接近政權的人。

彼時在二八〇六年死後，由滑鐵盧的勇將威靈頓公爵率領托利貴族，雖然是古今名將的絕作，作爲政治家則沒有相當的手腕。只有一個恰寧洛有非常的材幹，而他達到志願，做了首相的，卻是在彼命死後（一八二七年）了。

從拿破侖戰爭末期到他死後第二年（一八二二年），英國的外交是在恰士列指導之下。拜命用筆來作戰的對象便是他。

托利貴族因爲是在專制的佐治三世之下取得政權的，所以缺乏智勇能辯的人士，而多迎合權勢的趨情無能的傢伙。他們反對法蘭西革命，同時反對代表法蘭西革命的新思想、新風潮。他們盡全力去壓迫民權，和維持國王的神權及貴族的優越權。擁護傳統的

寺院勢力，努力以王權、宗教、黃金去維持社會秩序。

反之，惠克貴族對於新思想有着理解，具備和時代同進的好尚。被置於反對黨立場的他們，以民衆爲背景，嘗試着去和國王及托利貴族對抗。

對於法蘭西革命的贊成與否的態度，是判定那時候歐洲智識階級的保守和進步傾向的試金石。托利貴族本來就是正面地反對革命的，可是惠克黨中，像維維家萊德曼·巴克也是反對法蘭西革命的，許多黨員還左袒着他，雖然這樣，黨的領袖查治·福克斯却敢於同情革命，直到英國和拿破侖開戰，還沒有捨掉親法的態度。

這時候惠克黨的貴族裏面，有一個叫做荷蘭德卿的大財主。第一代的荷蘭德卿做過窩波爾內閣的調度大臣，掌管政庫的軍費他私囊，積了幾十萬元財產，以至成爲當的議會問題，却幸而免於彈劾。他的財產由長子斯蒂芬承繼，到了孫子亨利時代便成爲惠克黨貴族的中心。上面說的查治·福克斯是第一代荷蘭德卿的第三子，就是亨利的祖父。

我們研究英國，一瞬也不能忘掉的重大要素，便是：英國是少數貴族所支配的國家。

，歷史上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是互有親戚關係的，窩波爾以來三十九個英國首相中，沒有貴族門閥又不是牛津和劍橋大學學閥的窮家子而昇到首相地位的，只有查太姆伯爵（彼得的父親）和笛斯列里，雷德·佐治，蘭遮·馬克德拿爾德四個人。加上中產階級出身的亞斯克士也只有五個人。內閣閣員，差不多都是名門子弟。彼得二十四歲做首相，巴爾伐三十七歲入內閣，葉華德·格列三十歲做外交次長，馬爾康·馬克德拿爾德三十四歲做殖民部長等等，都是靠着父祖的餘光，而英國人都不以為怪的。

一方面有着議會制度和言論自由的「不成文法律」，他方面繼續着傳統的貴族統制，這是英國奇特的社會制度。即表面是進步的民衆的，而內面是保守的貴族的。

第三代荷蘭德卿成人的時候，英國是托利黨的全盛期，他所屬的惠克黨完全脫離政權站在反對黨的地位。可是惠克黨的貴族們却矜持着，因為佐治三世的祖父佐治一世是由他們從哈諸伐迎接來的，所以無論何時他們都可以趕掉他。因此他們雖然是在野黨，却是昂然闊步於社會上，和國王及托利大臣對抗着一步也不相讓。於是政治的中心是查治·福克斯，而社會的中心乃是他的外甥第三代荷蘭德卿。

在倫敦海墘公園西面有一個荷蘭德公園。裏面有座雄壯的建築物荷蘭德家，那是一六〇七年一個叫做詹·梭甫建築家所造的屋子。第一代荷蘭德卿在一七六三年買來的。

第三代荷蘭德卿娶了乍美克島的農耕地上發了大財的人的女兒做夫人。這位荷蘭德夫人愛好社交，不下於丈夫，拿着鉅萬財富去招待不只英國甚至歐洲各國名流，連續開着豪華的夜宴。那是隱然現出和佐治三世的巴亭幹宮殿對峙的勢望，被傳為不僞英國史竟是歐洲史上無與倫比的光景。

它的有名，不但是盡於餐桌上的善美。——這一點也不是歐洲王公們所能及的罷，它的特色是在完全網羅了所有詩人、畫家、音樂家、俳優、文藝家、彫刻家、哲人、評論家等等文化人，以及軍人、政治家、實業家、貴族、富豪等等。英國的名流不消說，就連遊歷英國的歐洲大陸的人傑、天才，差不多沒有不進到那個大門的。

一八四五年的暮秋，荷蘭德夫人死了。格林威爾卿在日記上寫着：

「世界未嘗有過像荷蘭德家那樣的存在，而後世再也不能見到它了，造成了它的雖然，是荷蘭德卿的力量，但是夫人也占有一半功勞。夫人為聚集世上一切有名的，優秀的

和所愛好的人而盡了所有的力量。夫人的死是掛掉過去五十年間，裝飾英國及歐洲大陸的一個大社交舞台上最後的幕了。

人們都把被招待到荷蘭德家為最高名譽。因此就是那樣寬廣的食堂，也常常沒有坐位。而且客人們完全不能預料在自己隣座上會發見什麼人。格林威爾卿有一夜遲到了，發見一個空位便坐上去，直到最後也不知道旁邊的客人是誰，當他要走開的時候，聽見別人叫：

「馬可列先生！」

他大吃一驚以至把嘴上的雪茄掉了。這故事收在他自己的日記中，到現在還是歷史的一個插話。

那時候歷史家馬可列聲名的顯赫是我們所難於想像的。

而且又可以推測到荷蘭德家王室的清談，是怎樣富於教養而典雅了。

這些貴族靠着財富積聚起文藝美術的教養。不過，他們的素行却不是嚴格的。美酒佳肴和美人談話深夜，心身陶然俱醉的他們，常常容易陷入誘惑。但是那是被容許的

貴族行爲，他們都互相遮起眼睛裝做不知道。

現在的荷讓德夫人當嫁給荷蘭德卿之前，是已經有過丈夫的。而她在還沒有和前夫辦完離婚手續的時候，便同荷蘭德卿同居了。

這種相繼生活便是特權貴族的實生活。只是他們禁止它出現到社會的表面上來。他們覺得，自己是特權階級。特權是不只限於政治和經濟的。道德上也必須有特權。不過作爲一般國民的儀表而站在社會上層的他們，不願意公表那些事情以迷亂一般民衆。由於這種心情，所以他們互相約定，那些不好的行爲都不寫出來，並且嚴格地遵守著。

如果有人破壞這個默約，他便是貴族共同的敵人，同時是英國的敵人。一定要嚴加處分的。

果然會有無恥這個默約，而且敢於挑戰它，把光亮我向暗室中的魯莽人變。

現在我們要說的拜倫，便是在這時代，這種貴族社會內生下來的。

第二節 貧苦窮迫的日子

一、父系和母系

由倫敦西北的諾丁翰市西去十哩地方有一個叫做紐斯迭提的小縣，離遺囑執東面約一哩半，有一座紐斯迭提僧院。

這座僧院是十二世紀英王亨利二世爲奧格斯特派的僧侶們建造的，亨利八世的時候，被封閉收爲國王所有，第二年（一五四〇）以八千元代價賣給一個叫做沙·約翰·拜倫的武人。

當僧院被封的時候，本地人說：

「買得這間僧院的人一定遭凶運。」

原因是亨利八世從僧侶們強收來的，太過殘酷了。

拜命家是跟着威廉王由諾爾曼地渡來的武士子孫。拿「信賴拜命」這句話當做家訓什麼事情都靠自己的力量。

約一百年後拜命家主因戰功而受封男爵，稱為拜命卿。

紐斯迭提僧院到了拜命家的手上以後，峨特式的寺院建築被改造成像封建的城寨一樣。

城寨旁邊有清流和池塘，周圍有二千多畝土地，大部份都繁殖着亭亭的檣、栗、榆、樺、等大樹。特別多的是檣樹。

這座城寨保留着從前僧院的回憶，全體有一種陰鬱印象。不知是誰傳出來說，那條長廊下面，晚上常常有幽魂出現。

果然發生了像本地方人所預料的事情。

第五代男爵和隣居國查窩斯武士決鬥，因為殺了人而受上議院裁判；雖然被宣告無罪回來，但是，後來就在這座寬大的城寨中過着陰慘的生活，背負着「殘酷先生」的綽

者以終一生。他因為兒子不結婚不是自己所合意的，爲了要懲罰兒子，便把兒子應承繼承的財產儘少分給七八種地獄，國土地家屬竟廢棄不去，把有各的價值幾萬萬元的精機都欲倒來還自己掏指博舊債。天把去亦趕歸，另蒙一個農家女子，自己一躺在廚房的石床上，讓螻蛄畜身邊拱她。

住查廣闊的樹林裏，那二千七百匹鹿子，也被這位「殘酷先生」一匹不測地禱盡

了。

這位怪人，祇看一位尼羅河加進海裏以後做個中將，但是，運氣不好，每當他出航便起暴風，朋友們都叫他做「暴風賈克」。他就是拜倫的祖父。

「暴風賈克」海軍個兒，長子叫做約翰拜倫，就是詩人拜倫的父親。幼年時祇在法國西陸軍學校受教育。畢業後做過英國陸軍的近衛軍官，參加過對美國的戰爭。因爲性格暴躁，粗魯而愛翻裏翻塗地倍債，所以被叫做「瘋子賈克」。

不過，因爲他是海軍軍官，有傲氣的，所以在女性中間很有名望。當他二十三歲時，從美國戰爭回來，這爾馬色候爵夫人大然然迷於他的美貌，拋棄做了侍從長的丈夫和

亞瑟跑到他跟前。夫人襲用自家的名字叫做康亞斯男爵夫人。她繼承父親的每年四萬元收入，就靠祖傳下來的夫第宅中和年青的丈夫過着新婚生活。但是，四萬元到底不夠支持這瘋子賈克特的浪費。兩人離開英國逃向法蘭西去。在那裏便生下女兒奧格斯達。她就是請人拜會的異母姊姊。對拜命一生有着很大因緣的女人。生下女兒不久，康亞斯男爵夫人就在法蘭西病死了。

妻子死掉以後，遺產全歸萬元的贈送也停止了。年輕的繼承人悄然回到英國。當他來在巴斯溫泉散散心的時候，遇見一個叫做卡沙林·哥爾頓的少女。她是蘇格蘭名家的女子。可憐的已經死去，她正承着她們的遺產。

雖是個身裁矮而稍肥、鼻長、臉紅的女子，比起死去的美麗的康亞斯夫人來，就變得遠遠了。但是，二十三萬元的財產——其中三萬元是現金——對於拜命大尉是很重要的。因為的償還過去的賭博借債。

一七八四年五月廿三日（離前夫人的死不過半年）他們在巴斯結婚了。這位夫人就是拜命的女親。

顯示探尋到他母親的家系，也有着不下於拜命家的可怕的血統。源頭是從蘇格蘭王家出來，初代祖沙·維利安·哥爾頓是溺死的。第二代被殺。第三第四因殺人罪而被絞死。後來的一家王爺都是凶暴之極以至使蘇格蘭人害怕的。拜命的外祖父是在巴斯溫泉地溺死的。

新夫婦回到北蘇格蘭哥爾頓的家裏。可是「瘋子賈克」的賭博，好酒和遊蕩忽地把哥爾頓家的財產蕩盡了。夫婦兩個便賣掉那些土地和家屋移住到法蘭西去。他們一天一天地窮下來。

一七八七年夏，拜命夫人覺得有了身孕，心裏就很懷念着故鄉。她勉強身回倫敦去。

這位儉樸的蘇格蘭婦人以此少財產在倫敦一條街租下房子安頓着。丈夫依然流浪在法蘭西沒有錢的時候就來還要手頭已經不自由的妻子的存款。

當在這裏寂寞的境遇下，詩人拜命出世了。那時是一七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母親給他取名叫做佐治·哥爾頓·拜命。

二、失望的家

在失望的深淵底生下這個嬰兒。

拜倫太尉因爲先有過富而美麗的妻子，所以對因爲債務之苦而娶的第二個妻子是失望了。他覺得她是非常沒容量的女人，又是多麼下賤的性質。只有一點可取的財產，也已經無影無蹤。這樣子，還想把我們帶回深雪的北國鄉下去，和都市巴黎以及和前妻共生活的豪華夢分別嗎？

「討厭！討厭！夠平凡啦！」

他這樣地在法蘭西的便宜旅舍裏抱怨着。

拜倫夫人已經知道了一切都是夢想。

當初，她以爲是得到了這位美男子陸軍士官的真正愛情；但是，結婚後不到三天，明白那是爲了金錢的政策結婚，那時候是多麼悔恨和悲哀。但是自己又懷着任怎麼也不願分離的心情。「除開死以外，不能夠丟開那個人！」她是怎樣寂寞地在空闌裏流着眼

日又還要供給他金錢。從父親承繼下來的財產，家裏總用弄乾淨了。現在還要從這每年只有二千五百元的收入中，省錢去做遊蕩巴黎的指費。那時太過分了。太殘忍了。可是她一經會見他，又隱愛戀着。她知道是假的，不過一見到那美麗的臉上浮現着愁苦，而悄然向她請教的時候，私心想就是餓死也要幫助他。女人是生來做戀愛俘虜的。這種生活的苦難，加重怎樣也不能斷念的心情。

那將來的家裏人怎樣過日子呢？

這個孩子到底為甚麼生下來呢？

呀，又在哭。

不許厭。

那命夫在那麼高聲地喝罵着嬰兒。

毫無所知的嬰兒，像着了火一樣，「哇」地一聲更加哭得凶了。

對於丈夫的憤恨，一天天地轉向到兒子身上來。

後來，拜命夫人回蘇格蘭去，在臨海的亞巴頓市上，租一間小小的房子住着。蘇格蘭人的儉約性，使得這位只有二千五百元收入的女人，去維持初生下的嬰兒、乳母、使女的生活，有時還要填補丈夫的浪費。她的神經費一年一年地利害起來，也並不是全沒有自由的。

拜命大尉從法蘭西回來了。但是不能夠和神經質的妻子同住。雖然同在一個市上，却是各自生活。有時候他來看看妻子，共喝一杯午後的茶罷了。

妻子被丈夫那雙秀麗的眼睛注視着，在困苦中又代借了三千元給他，自己便年年付利息。每年一千五百元的收入就減成一千三百五十元了。而她自己一生從沒有借過一個錢，蘇格蘭的儉約性，幾乎是超人間的。

然而幼小的拜命就每天都被喝罵，用人和乳母也常常受叱責，到後來，連碟子，茶杯都在屋裏飛舞，新的衣服也沙沙地撕破。

當拜命三歲的那年，父親從母親和叔母那裏借到一點錢去巴黎，這便是拜命看見父親的最後一次。

第二年的夏天，父親在法蘭西比利時國境一個小縣阿列色奴死去了，他跌到貧窮的深淵底下，臨死的時候，只穿着一件上衣，沒有襯衫，也沒有領子，麵包店，小菜店都不肯賣東西給他，差不多竟是餓死的；直到最後，他沒有終止浮浪生涯，到死還是「瘋子賈克」。

三、美貌的跛腳少年

小拜侖在慢慢學走路的時候，母親不覺地失聲叫了。

脚是跛的。

脚，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一站起走路就感到劇烈的痛楚。有一邊脚的筋竟是特別的。

「父親是糊塗人，兒子是跛脚。」

母親忽然又發起神經來了。差不多當做拜侖自己的錯處一樣地發惱着。

從這以後，每天晚上便命令女僕用繃帶卷着他的脚睡覺，使得他非常痛苦。

說：

有一次，女僕帶着拜命在亞巴頓的街上散步，一個婦人經過他們旁邊，她帶着拜命

「呀！多麼漂亮的孩兒！可憐是跛腳的！」

孩兒用燃燒着憤怒的眼睛盯住她，把手上玩的鞭子打她並且說：

「不可以這樣講！」

很遭世故的心情同這種蹣跚的羞恥，像毒藥一樣在他周身迴轉。想到自己為甚麼不能像別的孩兒一樣完滿地走路呢，他一個人懊喪得伏在床上哭了。

大人看見自己的殘廢，像是受到刀割一樣的痛苦。

在傷恨着自己殘廢的劇烈感情以外，還要忍受母親的皮氣。這成了一個很重的負擔。對於生來比人加倍敏感的孩兒是太過沉重了。

他的性格逐漸地變成憂鬱。

母親有時候把他手上的珠玉一樣愛撫，有時候發起神經來就順手拿起線子，火著等照著拜命接去。

拜倫卻默然憑視着。但是火熱的憤怒却沸騰在他的腦裏。默默地發怒的習慣已經成爲這孩子的癖性。

有一次，母親罵他做跛脚的餓鬼，又用盤子擲他。他不出聲，從桌上拿起一把小刀向着胸口就刺，僕人驚得跳起來，趕快把刀搶走才得沒事。他是太過憤怒而想自殺的。

幾年後，有一回他和母親大鬧一場。過後兩人都跑到近旁的藥店去，大家都是去問藥店老板，對方有沒有去買毒藥。聽說沒有買，兩人像約好了一樣叮囑說，如果對方來買千萬不可賣給他。

幼年時的拜倫，從心底裏憎恨着自己的母親。而對於遊蕩一生的糊塗父親，却終身懷着溫暖的愛情。

四、拜倫男爵

四歲零十個月的時候，拜倫被送進學校去了。他是記憶力很好的學生。母親又爲他請了歷史和拉丁語的家庭教師。詩人拜倫的歷史癖裁從這時開始的，他很早熟，常常隨

手翻讀各種書籍。

拉丁語家庭教師是個熱心宗教的很認真的人，約翰·卡爾文教的虔信者。蘇格蘭究竟是宗教興旺的地方，大多數人都是很認真的。拜命的乳母美格列也常常講到神靈、天國、地獄等事情，拜命的幼年頭腦中，不分晝夜地被灌注着卡爾文教思想，所以，那些印象自然會遺留在腦子裏面。

拜命雖然宣說一生無宗教無信仰，但是，幼年時候的布列西比地利安派的認真，堅一的信仰，却是沁進他人格的最深處了。這個，可以在他後來的傑作「曼弗列提」和最大傑作「堂·璜」裏面看出來。

他在這種宗教的氛圍中生長。時代却向着和它正相反的方向進行着。這就是法蘭西革命的影響。革命的興奮和激動也曾流進這個家庭來。母親是黨克派，自然同情革命。家庭的空氣影響到幼年的拜命，他也逐漸地對革命抱着同情了。這幼年的刺激給與他後來以很大的結果。

他六歲的時候，「殘階先生」的鬮子死了。聽見這個消息的母親，一直從椅子上跳

起來。如果那尊「殘廢先生」也死掉後，自己的兒子便是紐斯迭提的所有者，成爲富翁了。那殘廢先生「不是已經很老了嗎？」

茫然的命運快要把喘息在貧窮的深淵的一家迴轉過來了。

這位「殘廢先生」很難死去。母子倆還得在貧苦中等待著。

拜倫以能說話和多讀書爲學校所知道。不過使他有名的倒是他的吵架本領。他身體雖然殘廢，却能夠以非常的勇氣使對方敗退。如果挨打了一下，必定要還回兩下的。

這種勇氣和鬥爭是他一生的最大特色。

早熟的他，這時候已經懂得戀愛。當他猩紅熱病後，母親帶他鄉下去休養，那時他才八歲，對一個農家女孩感到很熱烈的愛。

第二年，在亞也頓市，對從姊美利·達美又感到戀愛。這是少年人的夢一般的戀愛。他苦惱地思戀着她，連晚上也不能安睡。

同時，他想到自己的殘廢，沒有思戀美麗少女的資格，又非常悲傷。因此，他有一種時候突然想自殺。

他的全身是燃燒着的火團般的感情的「寓所」。他的熱情一年一年地增加着，他自己也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感情激動中苦掙。這便是愛、憎、喜、怒。可憐的他，抱着那麼敏銳激烈的感情生下來，比一般人們更加感受到烈火一樣痛苦的激動，以柔弱的身體，漂搖在不能勝任的感情的暴風雨中度過一生。

他十歲的時候，大伯父「殘酷先生」死去了。他就成了第六代拜命男爵。

第二天他到學校去，照常點名的教師，點到他的時候，不像平常的只叫拜命，而是叫「拜命男爵」。

他本想照往常一樣回聲「到」，可是咽喉哽住了，就在許多同學面前「哇」地大哭起來。

第三節 哈羅中學生

一、秋風入古城

十歲的少年，給母親和乳母帶着，去尋訪紐斯迭提僧院。

離開蘇格蘭山河，走進秋季還是綠草鋪地的莫格蘭的時候，詩情豐富少年，是怎樣地感到心頭的激動啊！

由諾丁幹市過去數哩，車子走進了陰鬱的森林。

是紐斯迭提莊園的進口了。

守路的人問：

「是誰？」

車上的女音高聲回答說：

「拜倫新男爵。」

門開了，車走進去。

經過一兩處低矮的灌木林，轉過一座松林，紐斯透提僧院忽地映進少半拜倫的眼中。

用灰色的石頭疊成的中世紀懺悔式寺院建築，低垂的灰色雲做了它的背景，大樹直立在兩邊，森閑地像古城一樣聳立着。

是亞拉比亞夜話中的光景喲。

兀地，像是有什麼塞住了拜倫的咽喉。

「這是你一生的住所喲！」

這樣的聲音低低地在他耳邊響着。

比起以前亞巴頓狹小污濁的住家來，這是多麼雄壯，典雅的城堡呀。

他和母親，乳母由老看守人馬列引導着，到處觀看。出現黑色僧侶幽靈的房子，大

伯父和蜂擁遊戲的廚房，出徵十字軍的柴祖所刻的沙拉遜人頭等等，都充分地引起少年的空想。

盤桓前庭有水池。對於愛游泳的他是最可喜的。後庭還有射擊場。不是聽說大伯父常常帶着兩枝手槍泰散步的嗎？這正是自己久已熱望的事情。要補救自己壞了腳的體力，只有手槍。這懸想着他便拿起玩具手槍去散步。他想到大伯父是拿起兩枝真的手槍走路的是從自深切地感到歡喜了。

這道寬二千多畝的地面，大部分像公園一樣，可以縱馬疾馳，附近的小河內，清流浮泛着雲影流去，小魚浴着日光遊戲。

並且這寬大的城堡中，書像山一樣堆着，可以徹夜誦讀了。又能够招待客人，還可以……等等，少年的空想像靈泉一樣湧起來。

「我無論遭遇到甚麼，決不賣掉紐斯茨搆。」

他在二八〇九年寫給母親的信，正是第一次訪問已經發醉在他頭中的思想。

他像對戀人一樣地愛着這座古城。

二、慘慘的日子

母親把他託在乳母美·格列手上，自己到倫敦去了。是爲着他去向政府領取年金。因爲被「殘酷先生」拋棄了，紐斯迭提已經完全斷絕了收入。

這期間，他在諾丁幹被無教育的女僕虐待着。美·格列是一個嘴上說着宗教而實際毫沒善亂來的女人。她喝酒，把馬夫帶進家裏來，無忌憚地毆打拜命。

被母親和乳母苛責而長久是小拜命的命運。頑強的兩個中年女人，把生下來跛腳的他，毫無慈悲地在家中追逐責罵着。

最初發見他被乳母虐待的憂他的家庭法律顧問漢孫，漢孫寫信去倫敦給拜命的母親，告訴她他悲慘的境遇，勸她快些回來保護他。

母親在離開他之前，還聽信了那地方一個庸醫的花言巧語，而託他醫拜命的腳。那醫生只用木板把拜命的腳包紮起來，就算是醫治了。這給與了拜命很大的痛苦。可是他天生好勝的性情，一直忍耐着這種痛苦。

他的拉丁語家庭教師羅哲士看見這種情形便說：

「他很痛吧，不給我看看？」

他回答說：「不。先生請不要擔心！我決不做出怕痛的樣子。」

爲着這勇敢的居心，羅哲士對於少年拜倫非常感動。

他忍耐着母親，忍耐着乳母，而現在又忍耐着屠醫。他吃驚於他周圍人們口上說的和實際行動的相差之遠。人類的虛偽向這個少年早熟的頭腦中，一天一天地深浸進去。

在這種偽善的氛圍氣裏面，他抱着着深刻的懷疑觀。而且學習去默忍這種命運。這就變成諷刺的幽默在他心裏展開來。早熟的他想：忍受虛偽、卑劣、殘酷、貧窮的唯一途徑，只有把那一切笑殺，輕侮和蔑視。

後來表現在他的詩篇「別再」「堂·瓊」裏面的奔放自在的諷刺、幽默，正是悲慘的少年境遇所產生的。

傳 命 拜

但是天沒有只是給人類以悲痛的。照不到日影的森林中，也會放開美麗的龍胆花。這時候，少年拜倫第一次會見了從姊馬格列提·巴克。於是憶得了少年的夢一樣的

戀愛。被粗野的兩個中年女人圍繞着的純情少年，一眼看見就戀上那美麗的少女了。這是從心的牢獄中瞻望「夢的青空」一樣的人類的自然性。

異常激情的他，困惱於整個燃燒起來似的愛戀的情火中了。

那時候他自己的筆記說：

「她像虹做成的一樣美麗、柔和。像往常那樣，自己的情感以急激的力量來壓迫自己。睡不着，吃不下，連休息也不能夠了。」

戀情不是從馬格列提·巴克的美貌發生的，它是住在詩人拜命的心中。戀愛別人的心情在痛於沒有愛的家庭的孩子胸中燃燒着。一點紅色像插在西班牙黑衣女人胸前的紅薔薇一樣，對於馬格列提的戀愛，投給他暗淡的少年生活以一線光明。

正在這個時候，迷信的母親在聽巫女的占卜。

「你有一個跛腳的孩子。他娶結兩次婚。第二個太太是外國人。你的兒子一生有兩個危險時期：一次是二十七歲，再一次是三十七歲。」

拜命在隔壁靜聽着，一生也不會忘掉這個預言。

二六、進哈羅中學

「進哈羅中學嗎？」

這個決定是在他十三歲的時候。

他由律師漢孫陪伴着，到英國統裕子弟的哈羅中學去。

學校在倫敦郊外九哩多的地方，高出平野兩百多尺。那時候只收容有三百五十名學生，却是和伊頓相並地附育英國地主八傑的有根由的學校。它創設在一五七一年，比伊頓過三十年，當拜命入學的時候，已總有二百三十多年歷史了。

那時侯哈羅中學正是在各校長都稱博士之下頗有成績的時候。

開初這級學生都輕侮這個殘廢少年，挪揄而且苛責他。但是他那好勝的精神不久就博得了全校的矚目，結果便沒有輕侮他的人丁。

而且他還常常保護更年少的。

後來威靈頓國第一個政治家的羅培特·皮爾這個時候也在哈羅。有一天他接上級生

亂打着，恰好拜命走過，他自知說不過那上級生，便滿臉紅地對着上級生說：

「你想要打他多少？」

「蠢才！你問它幹嗎？」

「我想替他挨一半。」

他是想為幼弱的皮爾分担痛苦。這就是後來為衰殘的希臘而捨身的心情。

哈羅中學正門前臨着大路有一片墓地。拜命時常攀到土坡上坐在橫躺在大榆樹下面的無名者的墓石上冥想。現在尋訪到這片墓地的旅人，還可以發見石上所刻的拜命名字吧。

在哈羅中學的時日，他第一次遇見值得他尊敬的人物，那便是校長都爾利博士。博士的嚴格公正的心事，使他深深地佩服了。

所以當都爾利博士校長職務被罷免而由巴特拉博士代替的時候，已經是劍橋大學生的拜命，還做一首短詩來歌頌舊職而痛罵新校長。不過，後來他明白他誤解了巴特拉，便很慚愧地去謝過。

那時候他不大用功正規的課目。而對於課外讀書却顯出可怕的熱心。憊憊而搏學的他的的一生，在中學的日子就已萌芽了。

四、失戀的夜

十五歲的少年回到紐斯迭提的古城。那是一八〇三年的暑假。

他走進森林去尋找他六年前種的櫛樹。它已經長起嫩芽了。

「好的，好的！我也像這個櫛芽一樣走運了。」他用一種和他年紀不相稱的口吻說。

涼風吹過的林蔭路，水蓮花開的清水池，月明鼻啼的古城樓，三百年前僧侶們修道的聲音，現在還殷殷地罩住大廳，黑衣幽靈出入的大走廊等等，都充分刺激了少年人的空想。

傳 命 拜

況且他現在離開母親獨自個在古城作客。因為幫助不知意的家計，這座古城是租給一輛叫做格列卿的青年貴族，拜命是被當作客人招來的。

美利·安。

並且通過森林，走盡「新燒的小路」那邊，還有着烟威查爾斯家，那兒住着美麗的
 寂寞的少年對於年長兩歲的她感到了熱烈的戀愛。生長在森林的城堡中的美利·安
 不正是中世紀傳奇小說裏面的公主麼？少年的空想像奔馬一樣發狂了，明月下踏着小路
 去探尋愛人的窗口，那不正像沙翁劇中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麼？並且她的祖先正是被
 拜命的大臣父「殘酷先生」一刀砍死的，拜命家和查爾斯家正是仇敵，那不完全和羅密
 歐與朱麗葉的故事一樣麼？

可是美利·安並不像拜命腦裏所描摹的純情少女。她已經和隣近的財主紳士定婚約
 了。由於想多得幾個男性崇拜者的心情，所以她沒有拒絕拜命少年的熱情。
 慘酷的幻滅正等待着易惑的少年。

有一晚拜命像平常一樣，到她家去，在樓下的大廳等着，她沒有知道，還在樓上和
 使女談話。

「你以為我會喜歡那個跛腳的人嗎？」

這聲音像個大鐵錘一樣打在少年頭上。

像飛鳥一樣翻轉身，在黑闇中他曳着跛腳跑過森林，回到紐斯迭提古城來。

進了自己的房裏，他把門關起，投身在床上苦惱着。悲和憤像暴風雨一樣在他身內發狂，像想自殺似的絕望，不想殺盡地上人一樣的痛恨，像走馬燈般的交錯地在他腦子裏奔跑。

可是苦痛徹夜的少年，第二天早上又泰然地去拜訪查寇斯家了。他裝做一點事也沒有的樣子，像平常一樣和美利·安遊玩。

這是他的性格。

有着鋼鐵一樣強韌的精神的他，任什麼痛苦都能夠默忍的。而且他人和別人不同，不但不逃避把痛苦給與自己的人物，却反而要接近他，他在內心感着刀刺一樣的痛苦，而一根眉毛也不跳動地和對方談笑。

這是和拿破侖常常突破最強的敵人同樣的心境。兩個好勝的人，常在克服強敵的時候才感到滿足，不，這不是降伏心外的敵人，而是降伏心內敵人所感到的歡喜。

可是美利·安的一句話，在拜命心中是一生難於消除的重傷。

這是他第一次的失戀。

他對於「女人」失望了。

失望於母親的他，現在從理想的戀人受到深重的幻滅痛苦。

這是使他終生對於一切女性抱着深刻憎惡的原因。

後來被稱作英國第一美男子的他，少年時候却是肥胖不勻稱的孩子，所以他沒有得到女性的愛譽。加以他的跛腳，出現在人面前，他加倍地慚愧自己的醜陋。尤其是出到女人面前，他總不犬開口，垂下眼睛沉默着。被母親和乳母虐待大了的他，自然害怕着女人了。

現在他的初戀又被蹂躪了。誰能能夠輕易地非難他害怕女性，憎恨女性的心情，像黑蛇一樣從心底裏捲起頭來呢？

看來像柔懦而心內有着英雄的靈魂的拜命，一點兒也不想逃避可怕的，可憎的女性。

他決心征服全世界的女性。

他想起了祖父的格言「信賴拜命！」

是的，要信賴拜命的血統：信賴拜命的名字。自己是拜命家的主人，只要有決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這樣做！」

燃燒着黑色的憤怒，少年倚在古城的窗邊想。

夏夜更深了，遠遠的森林中梟鳥叫着。

★

十三年歲月像水一樣流過去。

往年無名的少年成爲歐洲第一個詩人，住在萊茵湖畔。

詩人拿起筆，寫了一首叫做「夢」的二百幾十行的詩。

年青的兩人站在丘崗，

發心注視着——

少女對着遙遠美麗的腳下的山谷

少年對着站在身邊的電。

雲端的雷聲被打破，冷酷的現實一年隔一年地沖激到他身邊最後把他滅了

水上的漂泊者

陸上的放浪者

一個人在異國的海岸邊繪着幻想過去瞻望目前

成了沒有夢的身

瞻望兩人的現實

奇異地相以的命運呀

一個是陷落在瘋狂之淵

一個站在悲哀的黃昏裏

這是那個無價值的戀人留在天才兒心內的深傷。

一天比一天冷靜的現實，剝奪着少年美夢的寶。

他真的像在萊夢湖邊懷那樣完全失去夢想而在悲哀和懷疑中了結陰慘的生涯麼？

在我們還沒有看他的「意大利之生」和「希臘之死」的時候，是不能下結論的。

現在，我們還是先看看他在哈羅學園的生活罷。

五、馬士加鞭

發生了那件事情以後，拜倫沉進劇烈的沮鬱中，學校開了學，他也不想再去。無論母親怎麼說，漢孫怎麼勸他都不聽。

第二年正月，休息了一學期後，他才到學校去。都爾利校長一點也不責罵他。優良的教育家已經看出了拜倫的「天才」。代替責罵的倒是由他自己來教拜倫的拉丁語。

他已經是「學生」，在學校的地位也變更了。但是他仍不照英國中學生的習慣去虐待新生。他拿聚集下級生的美少年在周圍為得意，而且防護着他們。

這時候他的母親住在離紐斯送提很近的小縣梭士衛爾，可是她被排除出近處良家婦

人們的交際圈外了。拜命知道後，就使假期回家也儘可能不去看見這個市內的女人們。不過他和拜命家對面住的必哥提家的人們來往。這一家人長的女兒伊利沙白·必哥提，不怎麼像縱橫猛獸一樣把拜命馴服了。

拜命自從有過美利·安的事情以後，在女性面前更是不快，母親如果勉強叫他到生疏的女人面前，他要在口中數着「二三四五六七」才能夠忍住羞慚。

可是和伊利沙白·必哥提從初會的時候起就意氣相投了。那不是戀愛。却是很平靜的朋友般的理解。最初發見拜命的詩才而且獎勵他作詩的，實在是伊利沙白·必哥提。這這時候又一個女性出現拜命的世界內。那是他的異母姊奧格斯特。是賈克·拜命和死去的康亞斯夫人所生的女兒，比拜命大四歲。

奧格斯特當母親死後被帶到康亞斯家去養育。拜命只是聽見說有這麼一個姊妹。拜命出生之前，奧格斯特也會被現在的拜命夫人接回來過。但是拜命一出世又被帶到康亞斯家去了。所以兩人一直到大都沒會見過。

他們兩人初次會見的時候，拜命是十五歲，奧格斯特十九歲了。兩人一見便非常要

好。從這時候起拜命最有興味的許多通信開始了。

奧格斯蒂斯已經和從兄陸軍騎兵上尉定了婚約，正熱烈地想念着未來的良人。拜命却用着與年紀不相稱的口調來揶揄她說：

「聽說那樣熱烈戀着人，——恕我無禮——我不覺失笑了。依愚見看來，戀愛不過是巧言和羅曼斯、假話和混和的隱語。在我，如果有五十個情人，只消兩週之內就完全忘却了。」

然而此後可以看見去年的失戀，怎樣地使他趨向諷刺的「自己否決」了。

暑假終了的時候，對於拜命又發生一個大打擊。那是她九歲時曾經戀愛過的美利，達芙的結婚通知。從母親口裏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激動得差不多癱瘓起來。

快到開學的時候，他跨上馬背穿過紐斯迭提的森林，去訪美利·達芙。那是爲了去向不久就出嫁的她作最後的告別。

通過家庭的禮拜堂，他靜坐在椅上等着她。爲着心內的悲哀，他的臉色是蒼白的。他拿起紙來想寫字，可是手在發抖。他停住靜靜地坐着。

， 穿 着 清 潔 的 舊 襪 穿 進 來 了 。

「 她 知 道 她 是 純 情 愛 著 她 的 。 知 道 他 對 於 自 己 的 出 嫁 是 以 無 可 奈 何 的 絕 望 的 心 來 忍 受 着 的 ； 所 以 她 却 飄 飄 地 像 吹 過 天 空 的 風 一 樣 無 意 地 出 現 到 他 坐 着 的 地 方 來 。

看 見 了 她 的 樣 子 ， 拜 倫 從 椅 上 站 起 來 。 握 住 她 伸 出 來 的 手 ， 那 是 像 冰 一 樣 冷 而 顫 抖 着 的 。

把 她 的 手 指 地 放 下 ， 轉 過 身 就 急 急 走 出 室 外 去 ， 敏 捷 地 跳 上 縛 在 庭 前 的 馬 兒 ， 翻 地 一 鞭 ， 飛 馳 向 寬 大 的 森 林 中 去 了 。

第 二 年 再 會 見 奧 格 斯 特 的 時 候 ， 她 覺 得 他 完 全 變 樣 了 。

失 戀 的 苦 惱 是 在 日 夜 地 蝕 着 天 才 兒 的 易 感 的 心 。

第四節 風流貴公子

一、進劍橋大學

一躍而入。五學夏天，他在哈羅畢業。十月，他進了劍橋大學。

從這時候起，貧窮永遠離開了他。因為他接到做貴族領事的大法官的通知說，從財產中每年抽給他五千元。

他成爲可以用一匹馬一個僕人的身分了。

更使他歡喜的是完全從母親身邊解放出來。

「從此我可以完全離開母親獨立了。對於長久地蹂躪了我，擾亂了所有愛情的母親，我決心以後絕對不去看她，也不再繼續什麼親善關係。」

這是他寫給人的信。他對於母親是抱着熾烈的反感的。

他在哈羅做上級生的時候，聚攏許多美少年，隱然壓制全校。他雖然被腳令到是校內第一的游泳家，又是棒球的選手。畢業的時候，以英語的暗誦，很得稱許，新校長巴特拉任命的時候，他做過排斥校長運動的領袖。

但是，做劍橋大學的初年生，就不能夠滿足他的慾望了。於是，他跟着那時候的學生風氣，開始喝酒賭錢；以五千元之津貼，度着過分的豪華生活。

他生性不愛酒，又討厭賭博。可是最怕低過人家的他，立刻從倫敦買來葡萄、雪梨、巴幹那、馬地拉四種酒，每種四十八瓶，又學會了打骨牌。

他把自已的房子漂亮地裝飾起來。不去大學的飯廳而在自已的屋子裏招待朋友，勉強地喝着自己不愛的酒直到深夜。早上聽見大學附屬寺院的鐘聲醒來，便騎上鼠灰色的愛馬竊推達，穿着銀灰色的上衣帶着純白的帽子出去。

天氣好的早晨，他伴着朋友隆古去游泳。

晚間有時聽隆古吹笛子彈大提琴，喝着唯一愛好的飲料蘇打水，沉在空中想中。

繼續他的生活。這五年五千元錢是不夠的。他向家庭律師要求增加津貼被拒絕後，便和船舶運務所經理人談妥放利字錢的人以百分之十的利錢借來幾千元。

他這樣做，他整個學期離開學校在倫敦過日子。住在皮克地里大街上，引來一個身分低賤的女子做情人，把她扮成男人蓋做自己的弟弟帶着。又僱了間拳選手羅克海和劉爾家安頓羅日每天學習着。這劇烈的運動使他瘦下來了。像一切英美式的常備一樣，他以肥胖為可恥而極力使他瘦下來。

第二年春天，她回劍橋大學的時候也帶着這三個人。

一一、處女作出版

夏天他回到久別的母親那裏。

母親一彈指間不幸的機會。

母親加熱的母親，為一點點事情也要對着拜倫發起神經痛來。這有三天也不管必哥提家的妻子謝都在摩，生起來便睡去拿着火槍對拜倫擲過去。他好容易逃出來。到必

哥提家裏避難，不久就到倫敦去了。決意一生也不再去尋母親。

聽見這話而吃驚了的母親，跟後趕到倫敦來，這回是他頑強地不理了。母親只得悄然回家去。

拜命帶着伊利亞的哥哥約翰，必羅提，租了馬車向南方沙西克斯海岸去旅行。那時候他所帶領的一羣人都打發掉了。

馬車門上嵌着拜命家章，下面寫着「信賴拜命！」這句家憲，馬車後另外跟着兩匹馬和一個馬夫，馬車裏面是他和約翰，一個僕人一匹紐芬蘭種的狗和一匹布爾狗。他很愛動物，後來他在意大利，這些東西就更加繁殖了。那是因為他一時高興餵過一次，便覺得很可憐而不忍離手的緣故。

旅行過後，他從放種子錢的借來的錢完全用光，走不動了。到頭來只得回拜自己呢，過再不要看見的母親那裏。

在家裏住了七個月，他聽從伊利亞的勸告，開始認真地做詩。動筆筆直到底後，第二天把它拿給伊利亞白，這是他那時候的承讓。親切而坦白的她，是他良友又是他

的批評家。他在這位姑娘面前從沒有不快的。但是多愛的他，對這位姑娘却沒有感覺到愛。這是在男女間從天地創造以來的謎。這麼貞淑高尚的女性很少迷惑男性，恰正像親切溫良的男性反而不牽惹女性一樣。

在這位親切的女性獎勵下，他很用功做詩。結果出版了一冊「偶作集」。可是一位做牧師的朋友說，其中題作「給美利」的一篇，有偽作者的名譽，勸他不要發表。他滿不在乎地把印刷好了的詩集全部破壞去，再把它其他的詩題作「偶然的歌」出版了。那時是一八〇七年一月。

在那作品裏出現的人們，由於被想像為梭士衛爾市民，所以自以為成了他的對象的人們便囂張地發怒了。拜倫不能忍耐鄉下都市的討厭便決心再回倫敦。

可是爲對這本詩集還有再加整理的必要，他忍耐地在市中又過去幾個月，當一切準備好以後才到倫敦，這次改題作「優遊的日子」出版了。這是他的處女作。正當一八〇七年六月他十九歲的時候。

像別的初次著書問世的人們所經驗的一樣，他也抱着不安、希望和滿足的混雜感情

關心地等待着成敗如何。

比他所預期更為順利地，這位無名詩人的處女作被世人所接受了，一間書店當天賣去幾部，印刷所中兩禮拜內賣去五十部。又一家書店賣去七部。

「七部」拜命歡喜地說。

這是詩人拜命第一次出版的歡喜。

然而，批評家是怎樣接受他的詩呢？

三、任性的大學生

「優遊的日子」出版的時候，他休憩了一年。

後來忽然想念起母校來。那個月底，他回到劍橋去。

他一個人走在劍橋的小市上，經過的學生們，誰都不記得他了。連他住那間宿舍的工人也認不得他。

因為他在一年間完全變樣了。

少年時候他是肥肥的，兩頰略帶紅色，不很好看的孩子。

他從兩年前起，盡力使自己瘦下來。

要瘦的辦法就是節食和運動。

拜命一生都實行着極度的節食，從進了劍橋大學以後，尤其在梭士衛爾作詩的時期更加，他不吃肉，一天一餐，啤酒也不喝，當餓得發昏的時候，便喝一點蘇打水 and 吃一點餅干。

並且做着劇烈的運動，鬥拳、劍術、騎馬、游泳。

因此他的體重減少，瘦到差不多看見肋骨。兩頰失去了紅色而變成「雪花石膏」一樣白了。

現在走在劍橋街上的拜命，是一個瘦而白的青年。據那描寫着當時的他的文獻說：

「他的皮膚像雪花石膏的花瓶內，微微地亮着燈一樣透明，栗色的頭髮有着銅色的光澤，長垂的睫毛之下，碧鼠色的雙眸澄明得像高山上的湖水。」

這個美麗的青年，稍稍曳着一隻腿走路的样子，倒引起人心裏的美觀和同情。而栗

色的頭髮上閃亮着「男爵」的銜頭，不久那碧色的眼中將輝耀着「天才詩人」的魔力了。

他成了這麼一個美麗的青年回到母校來。而且是成了「優遊的日子」的作者。他早已不是一年級生而是二年生了。

他回到自己的住房去看看。才知道空着的一年間已經租給一個叫馬修治的學生。當租給他的時候，教師對他說：

「這房子裏的東西，一樣也不可以損壞呀！因為拜命卿是個利害的感情家呢。」

馬修治很高興「利害的感情家」這句話，每逢朋友來玩，他就開玩笑地說：

「注意點握那個門上的把手，因為拜命卿是利害的感情家呢。」

這麼有趣的馬修治，所以當拜命卿和他相會的時候，第一次的見面他們就很意氣相投了。

在這房子裏另外他還會見了別的學生們。

去年是一年級毫無威勢的他，現在回來是二年生，並且讀過他的詩集的學生也很

多。他發覺自己是被大家尊敬着。

他決心再回到劍橋。

秋天，他正式回到學校。已經是最高級生了。他收回自己舊日的屋子，聚集自己喜歡的朋友，過起快樂的大學生生活來。

這時候他的好朋友是馬修治、荷甫華斯和德維斯三個人。

馬修治是頭腦明晰的讀書家，又是很愛調笑的，生來的俏皮人，而且是運動家。正是和拜倫恰恰合式的對手。兩人一起游泳、鬥拳、騎馬、非常幸福。哲學理論方面馬修治比較擅長。他是個懷疑論者，眼目中是沒有宗教的。這給了拜倫以很大的影響。生長在嚴格的蘇格蘭，被卡爾文教義打進了幼少的頭腦中的拜倫的心內，是深具着一種神的觀念。可是他是接近着口說宗教却過着放蕩生活的乳母和吝嗇而下流的母親長大起來的，所以對於人生的偽善抱着反感。那時候在歐洲有着絕大威力的法蘭西哲人福祿特爾的無神論感化了他，但是他心裏依然還有着神的觀念，而現在却被馬修治犀利的批評頭腦所粉碎了。

羅賓遜·華斯是可愛的青年。他也是個讀書家和喜歡運動。而且也是無神論者，但却是認真的人。他是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對政治很有興味。對於犧牲的舉動有深切的關心，他却不喜歡拜命，但是做了三年生的時候却成爲好友，並且終生繼續着他們的交情。

四人中的一个青年德維斯，是個詼諧，口吃，冷靜的人，富有警句和機智，游泳和賭博的名手。本來討厭賭博的拜命，爲和朋友交際到賭場去，總是大輸的。

圍繞着三個朋友，拜命再過起快樂的太學生活。有時候從倫敦請來許多客人，大開夜宴。應招來的人都是騎馬手，門拳選手，賭徒，女人等等。

他這時候，除開兩匹馬，兩隻狗和一個僕人之外，又養了一匹熊。學校當局問他爲甚麼養熊，他回答說：

「想讓他投考了公費生。」

學生中占有名譽地位的是公費生，但却盡是些沒用的人，比作熊正是適當的諷刺，這當然會觸惱了學校當局的。

他一生都是胡亂地花錢。

他雖然這麼亂用錢，但是聽見別人窮苦，他便毫不可惜地給人家，他從每年五千元收入中，要拿兩百元給紐斯迭提的老家馬列。友人葉得爾斯頓因為沒有學費而退學，想進倫敦商會的時候，他說要出資給商會，使葉得爾斯頓做商會的同夥。

因此，五千元就不够了。從放利子錢的人借來的錢也像煙一樣消滅。一八〇八年一月他已經借了三萬元的債。像他寫信給友人說的「達到成年的日子，恐怕還要九萬以至十萬吧」，他的債是以急速力增加的。

那時候在他頭上響了一個大炸彈。

就是對於他的處女作的極其辛辣的壞批評。

四、悲憤徹骨

作爲詩人的拜倫有兩方面。

一面是情意奔騰的浪漫詩，第二是「查爾德·哈羅巡禮記」，劇詩「曼弗列德」也屬於這類。

「男」而是辛辣刺骨，冰冷地揭發人生的虛偽然而又不忘明顯的笑醜諷刺詩。「堂·瓊」便是最代表的。

「他發表了處女作『優越的兒子』」這是在等待世間的批評，不想它却像一個大鐵鎚一樣落在他頭上去了。

「那是出現在那時候英國文壇一個大權威的雜誌『伊丁色拉』上面的匿名批評。

這篇評論的出現，以及內容對於他很不利等等，拜命久已聽見了，但是結果發現了這詩集出版後八個月（一九〇八年二月末）

「這位少年貴族的詩，是屬於藝術之神及人類都不容許範圍內的。我的見聞少，從不知道有這麼缺乏神性與人性的壞詩。（中略）可是作者對這本壞詩的辯解，便是說自己還未成年。（中略）然而不幸我們却記得古巴十歲的詩和坡甫十二歲的詩，大學畢業前的青年所做的壞詩不能驚嚇我們。這是英國青年十個中有九個嘗試了的，但是第十個青年常常做出拜命卿以上的名詩。」

跟着，這位匿名評論家長久地詬罵變罵了他。

讀過後，拜倫激怒得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這時候來到他房裏的朋友，看見他可怕的顏色，差不多想問他是否要決鬥了。

當那天晚上他和好友德維斯共餐，喝去三瓶紅葡萄酒，還不能除掉他的激動。

以後來他拿起筆來，做了回答這匿名批評家的詩。寫下二十行左右，他的心氣就回復和平。

他立刻想到把這反駁用詩的形式發表。可是又暫時停住了。他強烈的性格，對於這卑劣的惡罵發出兇猛的反撥，他不是只受到一擊便意氣沮喪的人。也不是那種對於打擊立刻要反攻的氣量狹小的人。

他隱忍着，做着一切準備，決心透底地打擊那個卑劣傢伙一下。

他怎樣的做呢？

他發表比以前更多的名篇，使天下的批評家失色。

與這滾火一樣的憤怒，使風流貴公子一變而成了世界的天才詩人。

天意之深，神慮之妙，是在此智以外的。誰說宇宙沒有偉大的計劃呢？

五、回到古城

一八〇八年七月拜倫得到文學士的學位畢業了，這就踏出廣大的社會來。

再半年就是成年時候，那麼在貴族院當然有着議席。財產也比較自由。他高興地等着這一天。

出了學校，他回到紐斯達提僧院。雖然是約定租給格列卿五年，但是當拜倫頭一次被招待去過夏的時候，因為偶然的事情而反了目，現在再不願意相會了，所以得先請他搬出去。

等他搬掉後，回去的拜倫，拒絕了想來的母親，輕鬆地一個人住着，從他大伯父時代起丟荒了的家，格列卿當然沒有加以整理。那些廢墟一樣荒涼的空屋很合了拜倫的意。相伴的只有老看家人馬列。

他把大僧院的一間屋整理做寢室。寢室內也只放一張大床，和掛一些荷像畫油畫。

打開寢室的一道門有一間大屋子，那是傳說有黑衣僧幽靈出現的地方。從一個有梯子的門口下來有一個大廳。他用作齋餐兼應接廳。

又在另外幾間房內放下些床鋪椅子，作為客人住宿的地方，其它的房子都完全任它荒廢着。這給了他像住在中世紀封豸時代一樣的歡悅。

周圍有二千多畝的森林、田地和草場。他靠在長椅子上做詩，疲倦了就從門口出到前庭去憑着大伯父砍倒的大樹根在空中想。要是再討厭了的時候，就脫開衣服咚地跳下庭前的池亭去，在清冽的水中像小魚一樣游泳。

不過他並不是完全和平的。有一個搔擾他的內心的東西，那就是「新娘小路」那邊的亞涅斯列家，這家裏住着馬斯達夫人——就是他從前的戀人美利。

不愛躲避自己所討厭的事物的拜倫，有一天竟去訪問他的舊愛人，他是拿能够冷靜地和她談笑的事情來自傲的。

晚餐的時候，他坐在美利旁邊，他覺得自己的舌頭膠住在口中，一句話也不能說。美利也只暗暗聽一下拜倫說不出話來。她對於他和從前大不同地變成一個美麗的青年很

吃驚了。只有她的丈夫繼續着熱鬧的說話。他是個除騎馬、打臘之外沒有興味的鄉下紳士，說到書，他自己驕傲着的，是有生以來沒有讀過一本《魯濱孫飄流記》以外的東西。抱着鉛一樣沉重的心情回到家裏，他拿起筆來做了一首五節組成的短詩，懷念初戀的人，靠它醫治悲痛的情緒。

爲避開寂寞，只有招待會心的朋友們，他向劍橋時代的三個好友，寄出熱情的邀請信，第一個應召而來的是荷甫華斯。

拜命和好朋友逍遙在曠野的森林內，把出現幽靈的空屋當作誇耀告訴朋友，白天一起作詩，一道在池子游泳，夜間忘却更深地閑談。

招呼晚餐的只有老年的馬列一人。荷甫華斯常看見拜命把馬地拉的美酒倒滿在杯裏遞給他，站在他後面的老僕說：

「喂，老爹！」

拜命最愛紐芬蘭狗，他勞碌地教練着叫做波孫的那隻狗。他在地下室的游泳池裏，故意穿着衣服，跳下水去裝做要溺死的樣子，讓波孫跳下去救他出來。

那年十一月波孫傳染了癩病回來，拜命連危險也忘記地日夜看護着。親自和它拭去嘴邊的泡沫。波孫結果沒有咬過人，卻咬了自己死去了。拜命悲傷地說：「除開馬列以外，我已經沒有愛好的東西了。」竟連自己也想和狗一齊埋葬。他在寺院的祭壇下，做地地下墳墓，把死狗放進古式的靈中，台座上刻着頌狗文，做了二十六行短詩來弔它。

「喂！老爹！你死了也埋在這裏罷！」他對老僕說。

「可是老僕却不多謝這番好意，他說：

「不。老爺，如果知道你將來也在這裏就可以，要不然，我討厭一個人睡在狗的旁邊呀。」

六、進上議院

等着等着的成半日子來到了，一八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紐斯迭提家中，招集從前全部的僕人，在庭前燒着二匹牛來饗應他們，晚上開跳舞會來招待村人。

那天，拜命在倫敦，慶祝自己成年的誕生日。打破平生少食的例子，吃了一個雞蛋和一點肉，喝一瓶啤酒。

三月十三日他出席貴族院，行宣誓禮後佔了議席。這時候慣例是由親近的貴族同道，將他介紹給別的議員，可是他的從兄克萊爾卿竟沒有來。

孤獨的青年由友人德拉斯陪到議院，獨個人孤影冥然地宣了誓，那一天出席的議員也實在很少，在議長（大法官）面爾宣誓完了的時候，大法官葉爾頓從議長席走下來，張開手迎接拜命。但是拜命只冷淡地碰一下他的指頭而沒有握手，葉爾頓便非常不高興地回到位上。

拜命無關心地坐到空着的反對黨席上，一會兒就急急地走了，這就是他議院生活的第二天。

從議場出來走到在另一間屋子裏等着他的德拉斯面前說：

「我要是認真握了他的手，他要把我當作政府黨吧。討厭！我什麼政黨也不加入的

「好！議席的事情是辦完了。此後要到外國去。」

過了兩禮拜，他第二冊詩集「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詩論家」出版了。

這一篇是他一生中占着很大地位的作品。在這個機會中，我們且來看一看他的詩風和文學的地位。

七、詩才確立

拜倫的名聲是由他的浪漫詩「查爾德·哈羅巡禮記」而昇起，但是他作為詩人的真價值，却多半因諷刺詩而被認識的。他有着那麼多的外國愛讀者，更完全是因為諷刺詩。

其他緊卷的諷刺詩，雖然是後來在意大利發表的「聖·瓊」，但是他作為諷刺詩人初次為世間所知的，却是由於現在我們說到的「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詩論家」的發表。這一篇詩的發表，是他一生中劃一轉期的重大事件。

英國諷刺詩，據說是由哲拉子(John Dryden)在1700年開始的。他

生存在一六八八年的名譽革命時代，感受着當時政治的及社會的批判精神。健全的批評精神的發達，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必須條件。名譽革命後的英國社會有着熱烈的批評精神。他們是在批判和分析那個時代，政治及生活的一切。

這種批判精神或以散文形式或以韻文體裁表現出來。而用最優雅的詩形表現出來的是竹拉丁。他不憤而笑，不當作不德而批難，只當作愚蠢而揶揄。這種典雅從容的批評態度，使他成為諷刺詩人中的巨擘。

在他以後出生的坡甫（Pope，一六八八—一七四四），鏗心彫腸的技術，前後絕倫。因為詩形的整飾，章句洗鍊及詩情都雅麗而風靡一世，燦然閃光在十八世紀英國詩界的王座上。

少年拜命熱中讀書的時候，正是坡甫的詩篇君臨英國文壇的時候。他的一心孜孜地學習坡甫的作風，做效他的詩形，也是當然的事了。

他讚賞坡甫說：

「他是英國詩人中最完全的，我們的道德論中最純粹的。」

他所學於坡甫的是諷刺詩。

但是作為人的拜命却是接近梭夫特(J. O. Keble, 一六六七—一七四五)的。梭夫特的讀脚的巧妙，更給與拜命的傑作一堂。瓊以很大的影響。而梭夫特對於人的不調合的感傷，對拜命有很大的感化，以至引起他的討厭人的觀念。

坡甫的第二個給拜命以大影響的是威廉·吉福德(一七五六—一八二六)。吉福德早生拜命三十二年，後死過拜命兩年，拜命傑出世的時候，他已經作為諷刺詩人和評論家而成名了。他是英國第一流雜誌「四季評論」的主筆。

賈利·拜命很得到吉福德的忠言和幫助，他自己也說：

星許年我常把他當作我文學的父親，而我是他不肖的兒子。

但是我們在將來還可以看見，拜命是凌駕過他的師表們更前進幾步了。

學生在批評的諷刺詩氛圍氣中的拜命，現在發表了被亞丁巴拉評論雜誌上匿名記者痛罵所激起的諷刺詩「英國詩人對蘇格蘭評論家」。

此外這篇詩上奏而後動文壇的視聽。而且一版再版三版以至五版，到一八一二年拜命把

它停版了。

和題名一樣，這篇詩是由兩個目的產生的。題作蘇格蘭評論家這方面，是在筆誅惡劣卑鄙的評論家，稱為英國詩人的一面，是在痛擊當時稱雄英國詩壇的華茲華斯、哥爾列治、梭治、穆爾等浪漫詩人，而擁護坡甫式的諷刺詩。

他的敢於和當時名家挑戰的勇氣，使人很吃驚。對於匿名來罵他的評論家，加以堂堂的反駁痛喝的態度，不像是二十一歲青年做的事情。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成功了。

可是一掃地把英國湖畔詩人們完全罵倒的態度，不能博得識者的同感。無論他是怎麼急於擁護坡甫的詩風，但是竟至詬罵，鼓吹新生的詩風的詩人華茲華斯，這是令人深為他可惜的。

這是拜倫的生性。他是熱情，霸氣有餘，而缺乏冷靜，公平判斷的。他只看見坡甫而沒有看見華茲華斯。

到第五版以後，他自己停版了，而且很遺憾。後來他常從華茲華斯學習，又和曼結

成好友。穆爾的拜命傳如大家所知道，是許多拜命傳中最好的。

由這一言，他的詩人地位確立了。作爲諷刺詩人，他所以成了坡甫以後第一人，顯然是由這篇詩而被承認的。後來他做出了「堂·瓊」那樣圖蕪雄大的諷刺詩。不過，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却有着」堂·瓊「所沒有東西。

那就是青年的純情。

率直的、沒打算的、悲憤慷慨的詩，只有被痛罵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才可能做出來。所以到今天還被推賞作拜命詩中的逸品。

八、獨體酒杯吟

報復是成功了。

其次一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外遊。

外遊的必要條件是旅費，他怎麼辦呢？

那時候他負的債已經有了十二萬元。他計劃外遊有幾年，依然是他那樣的豪華式。

那最少也要四萬元。不償還十二萬元的欠債，還要新集四萬元，真是完全不可說的。

這只有兩條路。

一條是賣去所有的房屋。一條是和財主的女兒結婚。後一個辦法是拜命母親所希望，而拜命不願一顧的。前一個辦法却是拜命所想做而母親極力反對的。

他已經決心不賣紐斯迭提，現在想賣去另一座屋子羅提爾，於是他叫律師漢孫去辦理。但是漢孫辦事是遲鈍有名的。等着漢孫辦理，也許漢老都不能外遊了。他非常的心焦。

可是意外的出現了啟星。他劍橋時代的好友德維斯突然送錢來給他。借給他所需要的數目。

那是德維斯賤贏的錢。

德維斯在大學畢業後到倫敦去，和以前一樣結結巴巴地吐着警句。巡遊着賭場。有時候贏有時候又輸。有一回爛醉地深夜回到家裏，他把幾萬元紙幣塞進床下的便壺去便壺了。

聽說拜命被區區的四萬元所困，他便嘻嘻地笑着來了。

一八〇九年五月，出發前一月，拜命把朋友請到紐斯廷來，大張別宴。宴會繼續了幾天。來赴約的是輕快的馬修治常識家荷爾華斯及其他兩個人。

他們在門口左右，縛着一頭猛狗和一頭熊。一進門的大廳內，五個人在練習手槍射擊。

日上三竿，他們才離床，吃過早餐，就是游泳、騎馬、手槍練習、劍術、划船、和雜玩要及讀書過日子。

晚間七八點鐘的時候進晚餐。

吃完飯，拜命便用準備好的燭盤、木杯滿篩下巴幹地來輪流的喝。

燭盤是他的工人耕後園的地掘出來的東西，據說是從前僧侶的顯蓋骨。拜命高興地送到鄰近市上的寶石店去，磨成琥珀色，配個底座當作酒杯。

他做一首八行短詩，燭盤吟，以咏這個酒杯。

像你們一樣。

我也生而愛戀、飲酒，
到頭來是死了。

大地呵！不用祕藏我的白骨！

滿滿地注上酒又何妨？

地下的蟲有着比你們更污穢的口。

★

盛着光輝的酒，

比抱任蟲的濕頭巾，

更要幸福啣！

成了酒杯，

裝着神祕的飲料，

比容受蛇的餌食，

有着幾倍的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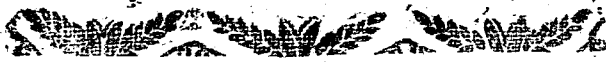
酒過一巡，他們同穿上中世僧侶的黑衣，行着宗教的儀式。拜命作爲髑髏僧正，拿起十字笏杖主持一切。完結之後，他便接待從近鄰招來的年輕美麗的姑娘。

這麼放縱的白天和晚上，使近鄰的人都相傳說是「殘酷先生」再世了。

雖然是惡戲的場合，當他一個人的時候，就被無可排遣的憂愁所侵襲。他瞞住朋友，悄悄地寫了思戀美利的抒情詩。因爲怕被常識家荷甫華斯所笑，所以這種感傷性的詩決不給人看見。

歡樂的日子像夢一樣過去，年輕的詩人離開紐斯達提走上萬里放蕩之途的時候，是在一八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章 明月昇天



第一節 地中海的旅行

一、去國

再會罷，祖國！

已經消失在碧空的那邊。

長岸邊海濤在夜風中叫喊，

海鷗狂亂地號泣。

我掌着舵，

分開波浪向日落的方向進行。

好！別了，太陽，海岸，

祖國喲，再會罷！

★

短宵夢醒，

爲歡迎新的日子。

我朗聲叫喚，

映在眼裏的天空，大海，

一片汪洋沒有盡頭。

懷念的陸地已經再沒有踪影。

標 命 拜

這是拜命的長詩「查爾德·哈羅巡禮記」開篇的幾行。那怕是他任薰風六月由法馬斯上了郵船，橫過比斯克灣，進向海路里斯朋時候的情緒吧。

那時候法蘭西的皇帝拿破侖君臨着全個歐洲，發了大陸封鎖令，禁止和英國通商。但是恰好在四年前，因特拉法加的海戰，涅爾遜消滅了法蘭西艦隊，海權全部歸還英國。

，英國人旅行海上都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威靈吞帶兵士比列尼斯半島。把在葡萄牙、西班牙的法軍打敗。拜命所想去約里斯明，不因英人可以自由上陸，而且，他所想陸行的西班牙南半部也是安全的。

而且那正是法蘭西革命的興奮和英雄拿破命的活劇震撼全歐洲的當兒，戰雲濛濛罩住歐亞非三個大陸的時代。

在這個多感慨多危險的時代，易感的少年詩人，旅行着地中海各地，想由遠遠的耳其到小亞細亞。他心中的快壯委實是在想像之外。

一種英雄時代的昂奮，刺激着拜命的浪漫的，我們很可以想到他的諷刺詩是要暫時匿跡，浪漫詩是要活潑奔躍而來了。

我們首先要將這個時代的背景放進腦裏，然後才能够理解產生「查爾德·哈羅巡禮記」的天才貴公子的外遊。

二、天上的星、地下的詩

一行共六個人。

好友荷甫華斯帶着一百枝筆，墨水五升，白紙數冊同行。

一 荷甫華斯把老僕馬列帶到直布羅陀，另外還帶着招呼自己的弗列查，侍童波甫及德國籍的僕夫。

二 他從法馬斯寫封長信給母親。

三 價本掉羅提爾。我將敬遜了，只有華攏加大意大利或俄羅斯軍隊中。如果土耳其軍的規則好，他願意參加進去。

奔奔的外遊歌詠在查爾德。哈羅長詩中為天下所傳誦。但在他採取這個詩形之前，先寫成書信送給親戚知友了。拜命書信的巧妙也是有名的。尤其是旅行中的書信，有着詩文中所看不到的散文的妙味。

四 他到了聖斯朋先寫信給大學畢業前相識的荷提遜：

「我在這個都很幸福。因為我愛好蜜糖，又可以用拙劣的拉丁語和僧侶們談話。——他們的拉丁語之不好正和我一樣，所以很了解我的拉丁語。——我也常出入社交界，

(但常常不忘記帶手槍)。

這他總是斯朋路至馬贊阿西班牙南部色維爾市去。他把這通經驗告訴母親：

蘇特樣由里斯朋遊至十五哩的新特拉市那處愉快的城市。至歐洲都不會看。

又說：色維爾是美麗的城市。

與他描畫往宿在未婚的兩個婦人家裏的經驗說：

「這是在西班牙美人的特質上沒有客氣。(中略)離別時那位姊妹誠懇地擁抱我之後，

剪下我的頭髮保存着，同時把她的三長多長的頭髮給我。(中略)她曾經把自己的髮

供給我的，但真我因為這德上的關係拒絕了，而她却非常不高興，說是怕我本國有愛人

○中略

這封信中還描寫了卡地斯市的美麗。又說

「這是在西班牙的女人是難於抵抗的美麗。(中略)如果是英吉利的姑娘，怕要挨巴掌了

，但是西班牙姑娘却會回答說：請等到我結婚的時候罷，那以後就真是幸福了。」

長信做後面，還補記說：

一格格列癩和一個鄉下姑娘結婚了。大發財了。我如果結婚，便要土耳其皇帝的女兒，作爲倍嫁的是六個都市。將把一個有着兩斗不比鴉鳥卵大不比胡桃小的真珠的新娘介紹給母親。

到直布羅陀他把老僕馬列和侍童送回去，遣開德國籍的僕人，只帶着弗列查一個渡過地中海。

他從直布羅陀坐郵船到摩爾他島。

初初看見南海的顏色的人都不覺陶然地發生浪漫的氣分。拂人的薰風，可染手一樣碧色的波濤，玻璃也似的藍色透明的天空等一切物象上，洪水一樣洒着赤色的日光。而到晚上是伸手可取地接近的光大的星海。

是拿破侖在埃及遠征船上看見的星。是羅馬的英雄安多尼，把世界的霸權像敝屣一樣捨棄，在揚着緋紅色絹帆的三層樓船上，和克列阿巴多拉手攜手地仰視的從亞克地安落下的星。在同樣的地中海夏夜，仰視着同樣的星，拜倫獨自站在甲板上，忘却了時

「把這次旅行做成長詩罷！」他不自覺地叫了。

從這陶醉裏面，產生出不朽的浪漫詩。「查爾德·哈羅巡禮記」。

不，是星的精神成爲詩了。

三、往久戀的希臘

摩爾他島不久，他渡過對岸的亞爾巴尼亞。

山岳重疊的未開化國，是由土耳其來的亞利·帕西亞管理着。他被招到亞利的宮殿去，才看見了豪華的土耳其生活。這非常刺激了「羅曼的」他的空想。亞利讚賞拜命的瑣瑣和手的小巧，說那是貴族相。這些事情拜命都逐一報告給故鄉的母親。而且在亞利宮殿中他慢慢寫起「查爾德·哈羅」來了。

後來由亞利借給他的五十個亞爾巴尼亞兵保護着，越過山岳向希臘去。他對於剛毅的亞爾巴尼亞兵感到深深的尊敬。而當坐上土耳其船遇着暴風雨差不多遭難的時候，他却深感到土耳其海兵的無能了。

他寫着：「從今後不擔任一切土耳其水兵。」

給母親的長信說，他十分喜歡土耳其：

「我頗愛亞爾巴尼亞人。聽說他們是土耳其兵中最精銳的。（中略）我沒有被他們偷過一點東西。（中略）他們要求愛，不要求金錢。（中略）我不向絕對窮乏的地步不問英國。」

而他的最爲會心之地是希臘。

越過亞爾巴尼亞，望見展開在腳下的平野的時候，感到「這就是希臘」的拜命，心裏覺得萬分感慨。

他走下山岳，渡過沼澤，最初踏上的希臘土地便是美梭倫基。並不是神仙的他做夢也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十四年後，化作白骨的命運之地。

曠朗的碧空下，岩石的丘陵緩緩地起覆着。到處露出淡黃和牡丹色的泥土。橄欖樹葉在微風中顫動着。

這就是他久戀的邦國希臘了。

是與荷馬的詩、厄斯基羅斯的戲曲，斯西地地斯的歷史相關的希臘的土地。

拜命的胸中，以激流湧下斷崖的狀態，奔來了歡喜的激情。

他定睛看着天和地。

奧林比亞的山峯在那裏？雅典的都城在那裏？

他渡過列滂托灣，在巴爾那莎斯山腳上岸了；經過德爾伐神宮，他在圓柱上刻下自

己的名字。

他們向着東南，再繼續那旅行。

一八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半天在車上通過松林和橄欖林，快到中午的時候才走

完森林，開了眼界。

「老爺！老爺！到村落了。」帶路的希臘人叫着。

「呵呀！」

騰下遼遠的平原盡頭的地方，有岩石，有山丘，山丘那邊看見了密集的人家。家屋

盡頭的地方橫着碧海，海的盡處水光接天。

雅典！

夢的都城！

文化的搖籃！

是別里克里，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柏拉圖的雅典！

拜命注視着，不禁眼睛發熱了。

忽然抬頭，碧空中悠然地飛舞着一只鸞鳥。是奧林比亞神人們的使者麼？還是沙拉

米戰勝的預言使者？

「一定要寫『查爾德。哈羅』！」拜命心裏在叫禱。

四、思念希臘的自由

雅典是他的愛人。

他登上亞克羅波里斯山丘，回想起從前，漿聲響亮地把世界的財富堆集在三層樓船

上運來的，希臘帝國榮華的日子。

那個青色的小島陰影的地方，是沙拉米的水路。

那是色米斯特克里的神思鬼算，擊敗波斯王的無敵大艦隊，永遠救起了西洋文明的古老戰場。

橫陳腳下的殘壘破墜的村落，正是從前巧奪天工的別里克里的世界都市雅典的殘跡。

把三百人扼守退某倍黎的天險，阻住了波斯王百萬大兵的洛尼達斯王現在那裏？

偉大的希臘精神那裏去了？

對照着馬拉頓，退某倍黎和沙拉米的勝利，現在的希臘民族不覺羞恥麼？在征服者土耳其壓制之下，惴惴地像奴隸一樣的姿態成甚麼樣子？

他想起古代希臘的莊嚴，而憤恨近代希臘的懦弱。

所以後來他在「堂璣」裏面擬作一本希臘樂人的歌（以希臘用馬君武先生的譯文）：

馬拉頓後山如帶，

馬拉頓前橫碧海，

0

我來獨爲片刻遊，
猶夢希臘是自由，
吁嗟乎！
開立試向波斯塚，
寧思身爲奴隸種？

★

有王危坐石岩倚，
臨深望望沙拉米，
海船千艘紛如蟻，
此國之民彼之子。
吁嗟乎！
白日已沒夜已深，
希臘之名何處尋？

★

止哭收淚挺身起，

念汝萬會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達，

今日無一忠勇士。

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

退某倍黎草離離。

這退他對赫赫斯巴達所希望的。

熱愛自由和獨立的他，不忍心看見有着那麼偉大過去的希臘，空被繫在土耳其暴王的鐵鎖之下呻吟着。

那不是產生了在馬拉頓（紀元前四九〇年）僅用一萬一千兵粉碎達達尼亞斯王十萬大軍的米爾提亞地斯的雅典麼？不是產生了在沙拉米水道（紀元前四八〇年）消滅三倍多

的波斯王扎克西戰艦的色米斯特克利的雅典麼？而且不也是產生了用三百斯巴達兵和一
千色斯比亞兵扼守退某倍黎天險（紀元前四八〇年），一個不剩地戰死而解救了希臘半
島危急的略尼達斯王的斯巴達麼？

而現在却被小亞細亞的野蠻的土耳其人所榨取虐待，徒然伏於大地上哀泣，這是什
麼一回事呀？

起來！希臘呀，站起來！掙斷暴君和專制的鐵鎖！

這是橫流在拜命身內的感激和義憤。

而且它出現在「查爾德·哈羅巡禮記」裏面，出現在「堂，瓊」裏面，終於又變成
米梭隆基的義軍出現了。

他站在阿克羅波里斯山丘上，回想着希臘民族的榮枯，慨嘆人生的悠遠。

「不滅的只有事業！活動！活動！活動！政治！政治！」他這麼想着。

像別里克里、色米斯特克里、亞里斯多得一樣！

然而他想到天生的跛腳，得不到發揮自己政治天才的機會，便倒身在旅舍的床上哭

泣了。

他不想以詩人終身。他想成爲英雄而死。

天果然給他那個機會麼？

五、帶留雅典

他在雅典前後共過去十週。

生活情形都詳寫在給老師亨利·脫里的長信中。

他有一天遊過黑列斯波海峽，從歐羅巴遊過亞細亞去。那便是希臘神話中 里安達爲着會見住在對岸的豔人希羅，而每夜遊過去的地方。

他寫着：

「我今早由色斯託斯遊過亞比德斯去了。距離直徑是一哩左右，潮流迅急危險。所以我想，縱使是里安達的愛情，在到達樂園之前也會有點冷下來了吧？（中略）一週前曾經失敗了，今早上風和海都平靜，一點又十分便遊過「廣闊的黑列斯波」了。」

致說：

「我吸着煙，眺望山岩，昂昂然燃着鼻下的八字鬚。」

長信合味尾說：

「還忘記了一點事情。我現在雅典拚命愛着三個希臘姑娘。我和她們住在一家，這

三個的芳名是德列沙、馬利亞娜、卡丁克，三個都是十五歲了。」

因為他住在雅典英國領事未亡人家裏的時候，露台下的庭園裏面有檸檬樹，他每天看這三個姑娘在樹下遊戲，而生了淡淡的戀情。可以說他是由這三個姑娘而思戀到希臘民族了。

後來他巡遊希臘半島的舊跡，瞻看托羅伊的戰痕，參拜亞啓列斯的墳墓。一八一〇

年五月十三日才到這處。他欣賞由波斯福拉斯海峽到康士坦丁堡兩岸光景說：

「我遊歷過土耳其的大部分和歐羅巴各地以及亞細亞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天工或人

工的，差不多沒有領受過像由七塔到金門灣的兩岸光景的印象。」

土耳其的城市和生活，滿足了他獵奇的情緒。後來成爲「堂·瓊」的第五篇。

他在七月十四日離開康士坦丁堡。同行的荷甫華斯回倫敦，剩下拜倫一個人上了旅途。他很高興。孤獨養肥了詩人的心。

他又回到雅典，借寺院的一間房子安頓下來。

他報告荷甫華斯說：

「我很幸福地安住在寺院裏面。這房子的寬而適宜是從未有過的，還代僕人租下另一間房子。

使他高興的是僧侶們。他寫着：

「三個是天主教徒，三個希臘教徒，我慫恿他們爭論的時候，教父也非常高興，因為他是天主教徒，所以很歡喜地看天主教方面占勝利。

他這時候又新雇了一個護聖僕人，請一個意大利人作意大利語教師，另外還有兩個僕人，請一個意大利人作意大利語教師，另外還有兩個僕人，加以他和僕人們各個都有女朋友，所以住所時常都是笑語滿廳的。

他一方面過着這樣的生活，一方面却把荷列斯(Hovag.)的詩從拉丁語翻成意大利

利語，又在寫着「查爾德·哈羅。」

他旅行在希臘國內，到巴托拉斯的時候發過熱病，他報告荷哲遜說：

「我現在逐漸從醫生和熱病逃脫出來了。（中略）這位醫生全靠着自己的天才（因為完全沒有學識）。雖然我極力抗議被殺在這樣的刺客手上，但是周圍的人勉強地把他推給我，三天之內，我被強制着灌腸和吐瀉，差不多氣息也斷絕了。因此顧慮到萬一所以做了下面的墓誌銘：

青春、自然和慈悲的精神

雖然盡力維持我生命的火焰

可是洛馬涅里的強方

打倒了這三樣——

終於吹熄我生命的火焰。

但是自然和神，憤氣我的疑心，結果是打敗洛馬涅里醫生，這樣我雖然瘦弱，還能夠生存在地上。

這時候在病床上他寫下希臘的諺語：

「神要使他所愛的夭折。」

他由別的市鎮回到雅典。寫了一封長信給母親說：

「（前略）託回國的弗列查帶上這封信。在外國用英國的僕人真是困難。沒有多久就訴苦沒有牛肉和啤酒，抱着一種『外國一切都是愚蠢』的傲慢心情，外國語也不肯學幾句，馬會跌倒，床又不能睡，土耳其菜不能吃，很想喝午後五時的茶等等，真是難辦了。」

這是取笑英國人全體的癖性的，很能夠現出作爲散文諷刺文大家的他的一面。

「我的旅行費用不應該缺少了，但是因爲朋友需要，囊中又變得空空了。」
他又表現出他的浪費性格了。

「安住本國的人們，只有島國民所常有的褊狹的自傲心理更加強，從今後，英國應該用法律使青年到外國去旅行。（中略）我旅行在外面，發見英國所長的地方心裏便歡喜，發見英國所短的時候，我心裏便被啓發了。（中略）」

。這我不歸罪於他，他沒有心描寫這歌歌。我決心論後要停止著作了。」

羅爾週堤這種奇怪騷的決心，和他的「冷峻決心謹慎素行」一樣的，忽然就變動了。

他的旅費驟然人便驅使他回英國了。

他由薩爾維德坐莊郵船，繼續三十四天的船行，重回到了濃霧的英國。

完結時英國旅行，船到英國去的當兒，他倚在船舷上眺望著汪洋無盡的青海，深深

感覺到海的偉大和人的渺小。

「這在「查爾德·哈羅」的第四篇末尾，成了幾十行詞句。恐怕是這篇長詞中最為膽

量驚人的一段吧。

這年輕的旅人回國了。

「詞藻肥滿，思想豐饒。」

當他將用新變形式法表現它，而他的祖國又怎樣的歡迎他呢？

第一節 查爾德·哈羅

一 悲愁的深淵

個到英國的壽命，遂不願回紐芬蘭去。他的母親住在那兒，他不想急急去會她。

第哥件華母的哩，卻該快談也。

他既屬險惡的惡友離拉新來。

猶幸不曉的德爾斯能對他一

「你請再寫封信來？」

「唔，沒有寫什麼，只是一封刺新的作詞法意譯出來了。」

「這字他也在雜誌寫過，」刺新的指示，「拿出來。」

達拉斯拿回去讀過後大失所望。他想：

「兩年外遊的收穫就只這一點麼？」

但是對着易感的拜命，不能這麼明白地講，他在猶豫着。

第二天到拜命的旅舍去，他先對昨天的譯作如以讚賞，然後很隨便似的問：

「另外沒有什麼了嗎？」

答語。有三、四個短篇，另外還有些不常見人的東西，是歌咏這次旅行的。」

說着拜命很害羞的把「查爾德·哈羅巡禮記」遞給他。並且說：

「我的諷刺詞是得意的，但是這類浪漫詩却是不同方向了。」

這一天，達拉斯抱起他的「查爾德·哈羅」回自己的家去。他打開原稿來讀了：

從前，在亞爾比翁島上，

住有一個年輕人，

他違背世人的教訓，

愛好奇特的喧鬧，

就夜在酒宴中渡過去。

一句，一句地達拉斯覺得靈魂都被吸到紙上去了。

他不知向地彷徨在

污穢的罪惡路上，

所犯禍事的數目，

實在不容易清償。

達拉斯回想起和拜命同過的劍橋大學的日子來了。

浮動的心上

雖然為幾個姿影嘆息，

但是戀愛的只有一個人，

悲哀呀，這個人

也無情地給他而去。

這樣，詩中的主人公便孤影悄然地走上旅途了。

一氣讀完這首長詩的第一篇第二篇，達拉斯立刻拿起筆來，把他的感想告訴拜恩。

「你寫下了世間最特出的名詩。我從未接觸過這麼有興趣的詩。」

可是當下次再會見的時候，拜恩只用輕蔑的口氣說：

「那種東西不算得是詩呀！」

他真正是這麼想著的。他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正確的批判力。後來他寫「堂·璣」

的時候，寫信給朋友說：

「我從前比現在更長於作詩。」

這句話還是指「荷列斯的暗示」。

幸而他有著像薩拉斯那樣富有鑑賞力的朋友。所以這個名篇「查爾德·哈羅」才能

夠看見日光。

他逗留於倫敦不回紐斯迭提。母親在古城中焦急地等着他。

迷信的她。當他旅行的時候，她便以為不能夠再看見他了。所以現在到了倫敦也不

回家來。

可是真的發生了她所迷信的事件。她因為家具商人帳單開價過高而發皮氣，大聲叫罵的時候突然起了腦充血，就不能再回復意識地死去了。到底是蘇格蘭人的死法。

報告來到倫敦，他才覺得自己的心底裏是非常愛那個粗野的母親的。他趕忙回去，撫着母親的遺骸，放聲大哭了。

第二天的葬式，他只站在大門口送葬，怎麼也不想隨棺到墓地去。轉進家來的時候，他把侍童別甫叫來，套上鬥拳的手套，兩人開始激烈的拳鬥。因為兇猛的撲打，才能夠使心頭的悲哀解去。

他的悲哀還不止這點。

不久，他聽到劍橋時代的好友馬修治的死訊。而且是很慘的溺死。馬修治在格姆河游泳，被河底的水藻纏住腳，掙扎不脫而溺死了。

他失去母親又失去好朋友。一八一一年八月十日他寫信給荷甫華斯說：

「我失去生我到地上來的母親，又失去為我祝福的朋友，我是沒有死後的希望和恐懼的人。但是如果我們內面有所謂『天的火花』，那麼，馬修治不是與神同住了麼？」

又在八月二十二日寫信給荷哲遜說：

「因為兩個打擊太接近地打在我頭上，我現在還有些懵懵然。我雖然依舊吃、喝、說、笑，但是自己很難認知道不是做夢。（中略）

「日前德文斯來看我，大家打趣笑談。不過我們的笑是空虛的。

「請寫信來。我很寂寞。」

這是他二十三歲一個夏天的境况。

孤獨的他在做什麼呢？他給姊姊與格斯特特信說：

「我失掉紐本蘭狗以後，就用一個大番狗以及由希臘帶來的三隻陸龜做對象來過日子。」

關於陸龜，九月二十五日他寫信給荷哲遜說：

「陸龜生卵了，現在附近雇一隻母雞來孵龜的卵。

十月十三日又寫信給他說：

「我是神經質的。（你要見笑嗎？）但這是真的。我真正是非常無用的，而且是貴婦人似地神經質的。這裏的氣候對於我是有害的。我不能夠讀和寫，甚至也不能夠娛樂自己和其他人。（中略）只由可恨的『倦怠』這個動詞的變化，才有能夠醫治我的東西。」

寂寥孤獨的人，苦吟在人生的重荷之下。

被戀人拋開，別了母親，失去朋友，沉入負債的深淵，對一切都幻滅了，二十三歲却像七十歲的老人一樣，黯淡地在空屋裏聽鷓鴣的啼聲。

生就敏銳多感的性情，是他最大的不幸。世上一切事情都是虛；人間萬般都是偽。死後的生？我生前的過去尙且不知，更何況死後的未來？而現在呢，却只有虛偽。爲着這麼彷徨在悲哀和懷疑的黑暗裏的青年詩人，命運現在準備什麼樣子的第二幕呢？

二、倦怠的社會

英國社會疲倦了。

多長久的戰爭？法蘭西勝了嗎？奧大利敗了嗎？還是拿破崙和俄皇亞歷山大在葉爾賽德看王爾德的馬荷美特劇了嗎？……都不是他們要知道的。更何況拿破崙和佐色芬離婚，而他第二個妻子是俄皇的妹妹還是奧皇的妹妹等等，也都不是英國所知道的。

英國倦於長期的戰爭了。

討厭了在戰爭這個非常時期的名下，極端執行的言論彈壓。在舉國一致的名義下托利內閣的長久繼續，使惠克黨政治家們等待得煩了。因為拿破崙的大陸封鎖令，不能在歐洲大陸各國旅行，只在小島上看着同樣的人的臉相，十分煩厭了。

他們要求着衝破這種沈滯空氣的大刺激。

但是這是需要勇氣的。

從正面去打擊托利黨的彈壓言論是非常危險的。不是有許多人因反對論而被投入獄

中幾年麼？

單是勇氣還不够。這需要天才，需要劍韋。

如果沒有使人人吃驚的新創意見，就不能夠一新這萎靡沈滯的社會空氣。對平常的事情，誰都不會去理睬的。

英國的社會中，到底沒有一種創見和勇氣麼？

人們的心裏都在尋求着變革和刺激。這就是等望着英雄的心理狀態。

英雄從那裏出來？

一八一二年，人們都有着一種預感，似乎快有什麼會出來了。像燦爛的光要出現在天將亮時候的空間一樣。

玉兔未昇，滿天的珠玉已經燦然。

月亮要昇起來吧？

三、托馬斯·穆爾

親切的達拉斯一心要為拜命找一個好的出版者。

他找到在倫敦有名望的約翰·馬列。

他立刻拿原稿去找馬列，託他出版。馬列讀過後即刻答應了。

馬列在出版之前，先把這本書的名氣在倫敦播散。印刷了篇中的名句發給各方面，又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給重要的批評家，請他們批評。

這時候拜命最幸運的是兩個知名詩人成了他的好朋友。一個是托馬斯·穆爾，一個是沙迷耶·羅哲治。

穆爾是和拜命同型的諷刺詩人，以前拜命在「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中曾經攻擊過他，他十分生氣地送出了決鬥書，那時候拜命已經上了東方的旅途，這封信兩年來留在荷哲遜家裏。後來穆爾和一個美麗的女人結了婚，不願決鬥的時候，拜命才由東方旅行回來。他問起信的事，才知道沒有投到拜命手上，這樣兩人便和解了。

爲了和解，穆爾在荷友羅哲治家裏招待拜命。

羅哲治是倫敦大銀行家的兒子，自己也做銀行事業，二十七歲的時候發表了詩集，便被稱爲「詩人銀行家」。因爲本來是財主，所以他極盡膳食的美味，饗宴朋友，成爲倫敦社交界的名人。

那晚上的宴會，除開穆爾之外，羅哲治還請了一位詩人恰姆白爾來陪拜命。且準備了精美的食品。

坐下的時候，湯來了。

主人看見拜命一點也不喝，便問：

「不喝湯麼？」

「不●我不喝。」

「魚呢？」

「不吃魚。」

「羊肉呢？」

「一切肉類都不吃。」

「葡萄酒呢？」

「一點也不喝。」

羅哲治完全狼狽了。

「那麼，吃些什麼呢？」

「餅干和蘇打水。」

羅哲浩慌張起來。在家裏沒有餅干和蘇打水。想叫僕人去買罷，那已經是關店門的時候，沒人肯賣了。

主人想盡方法而呆然地看着的時候，拜翁切碎一些馬鈴薯加上些醋，吃下一點。

拜翁和他們兩人成了知交，而和穆爾的交遊更是一天一天加深了。穆爾是達布林食品商兒子。生來有著詩和音樂的天才，是達布林社交界不可少的人。後來到了倫敦，也因為他那快活的性格和懂世故的態度使人們愛好。拜翁也十分喜歡這位平易的平民詩人。

他們時常一道出去散步直到夜深。沒有脫盡蘇格蘭式認真的教養的拜翁，和充分有着愛爾蘭人的酒脫的穆爾同道，是需要十分努力的。

他和穆爾的交情終身不變。現今剩下的拜翁傳中的傑作，都是穆爾所寫的。

這時候拜翁遊園附近的諾丁幹樓工廠發生同盟罷工，終於出動了兵士，施行慘酷的

鎮壓。指揮兵士的是他的戀人美利的丈夫詹克·葛斯特。結果要把罷工者中的一個處死刑的法案提到上議院去。

拜命昂然站起來作反對的演說。這是一八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時候。他應用近乎誇張的激烈文詞，來攻擊政府的彈壓政策。荷蘭德卿、格林威爾卿等惠克黨領袖們都稱賞他的演說。他自己也滿足於這次的成功。

結果，荷蘭德家的門便爲他而開了。這是走進倫敦社交界的「派斯」。

兩天之後，即二月二十九日，「查爾德·哈羅巡禮記」第一篇第二篇出版了。

四、一代寵兒

一朝醒來，

已經成爲有名的人了。

這是「查爾德·哈羅巡禮記」出版的第二個月末，拜命所說的話。

他用這本書完全捕捉住了英國。

像武將的一戰而取天下，像政治家以一次演說來起覆內閣那樣，文筆之士有時候由一卷書而震撼了社會，可是他和戰爭及議會討論不同，文章是很少一氣壓倒全社會的。如果說歷史上有的話，那麼拜侖的「查爾德·哈羅巡禮記」便是唯一的例子。拜侖的成就是輝煌的。

馬列的宣傳奏了效，在倫敦文壇上，出版以前早就很有名了。因為羅哲治在社交界的貴婦人中有勢力，所以從他的口中說出的讚賞傳播到女性中間去。

羅哲治是當時威廉·朗（即後來做了首相的米爾波侖）的夫人克羅萊茵·朗的崇拜者。夫人出自名家，才氣煥發，是倫敦社交界的明星，從羅哲治聽到拜侖的事情，且看過活版印出的原稿，很覺得有興味而向朋友們宣傳出去。

拜侖特別的性格和新詩，成為倫敦社交界的話題，人人都盼望着它的出版。

「查爾德·哈羅巡禮記」一出版，立時成了倫敦的話題。

那是生氣勃勃的新詩形。它的舞台是拿破侖戰爭激盪中的歐洲各國。思想是對於專制政治的大膽的挑戰。而故事是一個英雄兒查爾德·哈羅的縱橫無盡的旅行，天馬行空

的情思。它被看作拜命的自述。

這是恰恰應了倦怠之極的，期望着展開一個新局面的英國的要求。

「斗地，大浪一樣的聲音，自然奔向這卷詩來了。」

這是拿詩人拜命和長詩「查爾德·哈羅巡禮記」作為象徵，對於攝政王及托利貴族的國民的反抗意識的奔馳。

但是英國統制階級的貴族富豪，僅僅四千人左右的少數，他們造成所謂社交界的小團體，差不多日夜相見着的，所以一個人說的話使忽然傳播全市，一部分的名氣很容易變成社會全體的名氣。

一切好像都為拜命的登場而準備好了。

忽地，像朝日一樣，拜命昇上英國的社會中。

那時候倫敦的社交界，如果不談「查爾德·哈羅」，不說拜命，差不多要被當作時代的落伍者。

而在婦女中間，他的名聲更加利害。

麗的詩，他的美麗，他的神秘的性格，行動等等，正投合了喜歡刺激的貴婦人們的嗜好。她們讚美拜命，憧憬拜命。她們身投在拜命脚下禮拜他。

他那像雪花石膏瓶內點着火一樣白而透光的皮膚，銅色的捲曲的頭髮，長長下垂的睫毛，面憂鬱地開着的碧眼，希臘彫像「官能的」薄唇，而走路的時候，可憐地曳着跛脚。

還有包纏在美麗內面的渾身的熱情，勇氣和聰明。跑馬在亞爾巴尼亞峻嶺上，游泳渡過黑列斯波海峽，半夜倚着船舷和地中海波濤談話，有閒的女性。

他們在餐桌上總是拜命、拜命地說着。

聽說拜命來，連不被招待的人也跑來，貴婦人們在桌上爲要坐近拜命，甚至有弄亂桌上的名單的爭鬧。一個小姑娘改作男裝想去做拜命的僕人。

拜命的知友羅哲治、穆爾、荷蘭德卿，爲着被請，寫會見拜命的介紹信而忙碌，翰所住詹姆街八號的家，爲接名片的客人們的馬車，把路上來往的交通也妨礙了。

據說，羅斯白利賴夫人初次在一家門口會見拜命。說着話的時候，因為感動過甚，竟至不能發言了。

克羅萊爵·朗夫夫最初聽羅哲治說到拜命的時候，便說想看見他。等到聽見說：

「他是跛腳的，而且說着話還有咬指甲的皮氣。」

她說：「不。即使他像伊索一樣醜陋，我也要見見他。」

羅在羅斯特莫蘭鄉夫人家裏看見他了。他那美麗容貌，像音樂一樣的聲音。但是因為許多婦人圍在他身邊，她沒有和拜命見面。

那天，她在日記上寫着：

「發狂的，不好的，危險的人。」

兩笑之後，在荷蘭德家被正式介紹談過話回來後，她寫着：

「那個蒼白美麗的臉色，是我的命運！」

像那樣征服着許多女性的他又怎樣？

他依然被嚼骨的寂寥之感包圍着。他有着比值得憐憐的名聲更甚的悲慘的過去。又

在懷疑着自己詩篇成功的永久性。並且他尙未脫却少年以來的害羞性情。

他雖然成爲倫敦社交界的獅子，心內却是憂鬱的。他俯視着一切女性，而又依然低着頭很少說話。

沉默、憂鬱和懷疑更給與人們以特異的魔力。

他是這麼一步一步走上英國社交界的王座了。

五、克羅萊茵·朗

克羅萊茵·朗是英國貴族社會特有的產物。

他們私有着金錢、權力和道德。

他們能夠任意的奢侈。他們能够造出方便自己的法律。他們製造方便自己的道德，

把道理加在他們任情的生活上。

克羅萊茵·朗在富貴家中美麗地生下來。

她的母親別斯波羅卿夫人，因爲她三歲的時候患過腦充血，便把她寄養到親戚德文

西亞公爵家去。

照那時候英國貴族的母親們的習慣，德文西亞公爵夫人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社交上，沒有時間照顧到孩子。孩子們都是交給僕人的。

富而美麗的克羅萊茵，則是在沒有阻撓她意思的王國中像女王也似的長大起來。沒有進學校，到十歲還不能寫字。

爬起來便拿着銀製的食器，穿着睡衣跑進廚房去，和那些爭爭鬧鬧的男女僕人們一塊兒吃飯。

像她自己寫的日記一樣，比起做學問來，她還是「喜歡洗狗呀，磨馬刺呀。講到馬的方面還是喜歡訓練劣馬。」等等。

到十五歲的時候，她忽然請了先生從事學問，不多久就學得了希臘語、拉丁語、音樂、意大利語、法蘭西語、畫圖畫、做戲、作詩、用她的才筆立刻嚇倒了倫敦的社交界。

她像縱放在原野的駿馬一樣。

威廉·朗初次看見克羅萊茵·朗的時候，他才十九歲而她才十三歲。那時候他便決定將來要做她的妻子。但是她老是不理他。

威廉·朗的家，是新加入英國貴族社會的。他的祖父做律師發了財。到他的父親更加富有，照英國的慣例，土地有五百萬元而貨幣又有五百萬元的時候，便給他準男爵的地位稱作「卿」；後來又入衆議院敘爲子爵，成爲真正的貴族，移昇上議院，稱米爾波命卿。娶了米爾巴克家的女兒作妻子，生了兩個孩子。第二個孩子便是威廉·朗。（在英國，成了貴族後就改變名字。但是孩子到襲爵位爲止仍用平民時候祖先的名字。）

威廉的母親米爾波倫夫人是個才色兼備的女人。而米爾波倫家又是荷蘭德家第二的，是克萊貴族社交的中心。

母親寵愛威廉，把他養育成任性的孩子。他以天性的倜儻和美貌爲倫敦社交界的寵兒。他不喜歡麻煩的學問和老講道理的道德以及流汗的競技等等。而覺得徵逐於酒色之間，在歡樂的社交場裏收攬人心，操縱美麗的女性等等，才是有意思的人生。

他決心娶克羅萊茵·朗做妻子，她像羚羊一樣飛快的逃跑，而他很勇敢而且很聰明

地逼上了。終於結了婚。

結婚後，她還是一樣的任性。竟使威廉也覺得棘手了。

威廉後來襲了父親的爵位，成爲米爾波倫卿。做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雖然是英國政界的傑出人物，並不是因經綸才幹得做首相的。是因爲他善於操縱人合了年輕女王的意，又擔當調停多數政客的任務而成了功的。

他的入生觀是現實主義，他的素行很放縱。常識家的他，只做着不破壞貴族社會規法的那種放縱。

他的母親到了中年還像花一般的美人。在不被人非難的限度內沒有品行。

她在這種家裏的克羅萊茵·朗，把德文西亞的放縱照樣帶了來。她的一言一動是不顧慮到周圍的。她相信着自己想做的什麼都是好的。

在這時異的女性面前，現在突然出現了一個神諭。

克羅萊茵既美且富之外，又能做詩，而且是談話的名人。所以她的應接室，是那時候倫敦的文人、音樂家、藝術家的一個中心。她的社交從早上開始的。

一天早上她跑過馬回來，穿着騎馬服走進聚着許多人的廳接室去，倒身躺在長椅子上面，傾聽朋友們的閒談。

她的僕人（倫敦出名的靚裝的侍童）在門口報說：

「拜命卿來了。」

她像觸了電一樣，瘋地一翻身，立刻春風般的輕輕溜走了。

低着头，緊鎖口唇的拜命，曳起跛腳走進來。室內的女人們都走去迎接他。

克羅萊茵從裏面出來。

她已經換了衣服。像油畫中跳出那麼美麗的她，嫣然微笑着伸手給拜命。

站在旁邊的羅哲怡說：

「喂，拜命，克羅萊茵夫人對着我們的時候，是穿着汗、泥滿身的乘馬服，聽見你來了，才化裝得這麼美麗的呢。」

這天早上因為羅哲怡和穆爾都在座，所以拜命很少講話。

克羅萊茵以女性的直感細剝觀察了，他臨去的時候她在他耳邊低聲說：

「今晚，晚飯的時候。……」

從此以後，在米爾波侖家裏差不多每天看見拜命的身影。

他從早上十一點鐘起，來到克羅萊茵屋裏陪她。幫她開信封口，幫她選當天穿的衣服，或者抱着她兒子，和誰談着自身的事情。

住在倫敦社交叢叢中的牝虎，忽然像小貓一樣馴服了。

她生來第一次被男性所迷了。

她是十分任性的。但是戀愛使她柔弱了。她現在成爲只是爲博拜命歡心的一個奴隸。奔馬般的性格，在「戀愛的奴隸」這個地位中表現了。她寫着熱烈如焚的情書，專爲娛樂他而化裝，爲使他高興而說話，爲滿足他而舉行各種集會。

米爾波侖夫人和她的母親別斯保羅卿夫人都很擔心。責備忠告都不能阻止她。別斯保羅卿夫人以女人的淺見向拜命說：

「克羅萊茵沒有喜歡你喲！她從來是這樣的，沒有多久，她又會丟你下地去了。」

「唔……」拜命心裏想。

在他看來，地上有兩種女人。第一種女性保持着像天女一樣的純潔。這是他真的性格所要求、憧憬的女性。尋求着這個影象的他戀愛過美利·查爾斯。戀愛過馬格列特·巴克。可是那兩個人都拋棄了他。

另一種女性是快樂的對手。他被棄於美利·查爾斯以後，經過了多少女性呀！劍橋大學的時候，陪男裝的情人散步，在紐迭斯提把丫頭做情人。在他心底裏，對於這些作為快樂對象的女性，多麼輕視和冷淡！

然而，克羅萊茵不屬於這兩種女性。當做快樂的對手是太過伶俐。當做理想的女性又太過放縱。可是爲什麼拜命要她做對手呢？

那是對美利·查爾斯的報復。爲着蹂躪了他全部純情的女性，他憎恨一切女性。燃燒着一種想要完全征服她們的憤怒。

倫敦社交界女王的克羅萊茵不是值得征服的對象嗎？

他聽見別斯傑羅卿夫及離開的說話，心裏想：「那麼，就非征服她不可了。」

他只除了克羅萊茵的愛情還不滿足。他要她的一切。一禮拜之後她完全成爲拜命的

像急流衝下斷崖一樣，克羅萊茵開始了夢一般的戀愛。一天看不見拜命，就要叫侍童把熱情的信送去。有時候竟自己改裝侍童去送信，接近拜命的僕人弗列查，哀求他打開大門。傲岸自尊的克羅萊茵竟自懷贖罪下僕的風情。如果拜命的夜會沒有招請她，那麼，她便在他門口直到夜深等待他出來。即使是下大雨的晚上，她也濕淋淋的站在門外。有時候又化裝作馬車夫侍童在拜命去夜宴的人家門。

戀愛到發狂的任性女人的癡態是可憐的。但是她丈夫是未來的首相，她的養父母的家是英國第一個公爵的家。因此，不難想像到她的狂態是怎樣地撞動着英國的視聽。這時候的拜命，自己怎麼想呢？他對朋友說：

「同拿破崙一樣，我是輕蔑女性的。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意見，是長久經驗來的結果。」

多麼無知呀。拿破崙並沒有輕蔑女性。這就是催逼這樣美人的纏情。更妙的是豈久經驗這句話。他不才是二十四歲的小伙子麼？他還說：

「她們現在的社會地位是不自然的。土耳其人東洋人對付女性很得法。他們把女人關在屋子裏。因此女人也幸福，女人只稍給鏡一面鏡子和幾個糖點心，她們就滿足了。」

真是如此麼？

使三十四歲的青年說出那麼冷酷的語的，是燃燒在他內心的反抗之情。對於那麼無情的母親，他還懷着遺憾像孩子一樣傷心痛哭。三十四歲的單身人，這種冷酷是不能支配他的全身的。

辛辣和溫情，冷酷和親暱交錯在內心的青年詩人，用全力壓住自己的純情，努力對克羅萊茵冷淡。

他越是冷淡，她的熱情就更加利害。就使她這世故的米爾波命卿夫人也看不過去

了。
她的母親也來勸導她離開倫敦到愛爾蘭去。這時候她的公公米爾波命卿突然跑了進來。他叱責她的癡態。她的內心突然爆發了本來的任性：

「那裏，我便離開這裏，住到拜命家去。」

「隨你的便。」

這樣，克羅萊茵突地跳起來，咚咚咚地跑下樓，一直出去了。

母親和婆婆狼狽起來，趕到拜命家去，她沒有在那裏。好容易才探明她在時常出入的醫生家裏。她們把她帶回來。

這一次爭吵成爲倫敦的話題，別斯保羅卿夫人被叫到攝政王那裏受了責罵。叫做責罵，其實攝政王在年青時候和別斯保羅卿夫人曾有過親密的關係，所以受責罵的只有一半。

克羅萊茵終於被母親帶到愛爾蘭去了。可是每天從愛爾蘭寫信來給拜命，威嚇着說就要離開丈夫到他這裏來。

拜命也沒有辦法。

這時候成爲他談話對手的倒是米爾波命卿夫人。

他和米爾波命卿夫人談話的時候，覺得陶然地心氣融和。夫人和克羅萊茵正相反，

是很溫和的女性。聰明而不偏於理，溫情而不感傷，放縱而不至破壞社會的規則，高尚而不做作。她是操縱男性的人。

接到後愛爾蘭的發狂般的信而覺得有點不安的拜命，把話全部告訴夫人。夫人微笑，蕭瑟地教導他說：

「這不是我要求你對我的媳婦不齒。請不要誤解。可是，你犧牲了自己。這就是羅曼蒂克吧？可是決不是對於她的親切喲！這結果只成了兩人的不幸和悲慘。還不如現在稍稍冷淡些，給她以一點痛苦，結果倒是對她的親切呢。」

勳直溜在拜命白衝動面註

「請加以你太過把這事件的責任當做你一個人的了。她也不是第一次喲！她過去有好多次像這樣的經驗。現在只要用心對付一下就可以了。因為這和處女對付熟練的男子方法不同。」

接着，她耐心地說：

「大家都太過費貝她，這就是錯誤的本源。稍為丟賤一點倒會使她明白些。你這時

候最好的辦法是結婚。另外便沒有逃脫這種困難的方法了。

這些話恰和拜倫所想的「一樣。他完全倦於這種戀愛熱中了。他想要嚴肅的結婚。他

對夫人說明

「我也想結婚，而且心裏已經有了對象。」

「用着女性共有的好奇心，夫人問：

「對象是誰呢？」

「就是你的姪女亞娜別拉·米爾巴克。」

「啊？」

「鎮靜的夫夫這時候也不覺吃了一驚，把美麗的眼睛睜大開來。」

「亞娜別拉是個怎樣的人呢？」

「在說明她之前，我們還是先看看克羅萊茵的境遇。」

拜倫聽了米爾波倫夫人的忠告，決心和克羅萊茵分手。他寫着親切的信給她，却

逐漸地離開她了。

八月，他寫了充滿愛情的信給她說：

「我最親愛的克羅萊茵——

如果你所看見的眼淚——我常常流下的眼淚，如果臨別時我的激動——由這苦惱事的開始到今天，如你所看見的從未有過的激動，或者我口中所說行為所表現的以及將來的口頭和行動，還不能證明我的真情怎樣將來又怎樣的話，那我再不能提供其他的證據了。（中略）我重複申誓：無論在語言在行為上，誰都沒有占過像你在我的愛情中所占的位置。

克羅萊茵却並不以得到這樣的信便高興了。她不能完成自己的戀愛，便想燒毀戀愛的對手。這是任性的她肉心的狂放感情。

六、奧克斯福夫人

夏天是倫敦遣散人的時候。

夏的季節是從七月末到十月初。上等人們這個時候都在田園別莊內享樂自然。

半年前的舞會，在倫敦只認識荷甫華斯，達拉斯和德文斯及其他幾個窮朋友。從一八二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開始，舞台迴轉過來了。現在他成了倫敦中的爭奪品，請帖像雨一樣落下來。

在許多請帖中，他接受了奧克斯福伯爵夫人的，而到她的愛囉提山莊去。從十月到十一月，在田園詩一樣的清興中過了兩個月。那是他連續的暴風雨生活中，罕有的平靜和樂日子。

那時候夫人已經四十歲。恰像快落下西山的秋月忽然光亮起來一樣，華美的長期戀愛生活將近終了的時候，殘光又重新一度燦爛起來。

三十二歲做了父母的犧牲，嫁給身心都異常人的伯爵，以後，只有在文學美術之間發見人生的安慰，有時憑愛人來對命運復仇。

她的優秀性情，透徹的頭腦，對於拜倫是安慰也是刺激。和長於拉丁語的她一塊兒讀羅馬詩聖魯克利沙斯的名作，他非常的幸福。而慣於應付人的她，也不去妨害這位年輕愛人的獨自冥想。這是和克羅萊茵的執拗大相反的寧靜。

他在林間聽到鳥聲，在溪邊看魚躍，回到屋裏來又和夫人的孩子們像回到少年時期一樣嬉戲。他愛夫人的長女莎洛特（那時她是十七歲），甚至想和她結婚。

他那時積資債二十五萬磅，想賈紐斯送程又不成功，雖然正當身邊窮迫的日子，但是在聰明美好的夫人庇護之下，他却過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克羅萊爾不讓他的平靜。她從愛爾蘭不斷地用書信進攻。一天寄一封信給拜命和奧克斯福德夫人。但是拜命聽從米爾波命夫人的忠告，不去理她。

有一夜，克羅萊爾在野外聚集起一大羣人，舉行焚燒草墓的拜命，把他的詩和信都毀掉以裏去。高聲唱着自己做的六行詩：

燃燒的！

火，燃燒時

燒呀

這個玩具！

在我們歌頌

而歡笑的時候。

並且和站在火周圍的人們跳躍迴旋。

然後她把這情景一點不漏地告訴了拜命。

第二年春天，她再回到倫敦來。又說是無論怎麼也要再見拜命一次。誰也勸她不要聽。

一九一三年七月六日，兩人在希斯可特夫人家中會見了。被拜命的冷靜態度所激，拿起桌上的小刀，而拜命却冷然地說：

「請你刺下來，像羅馬人一樣地，可是刺錯了地方可不行喲！請對住你自己的胸前！我的胸已經被你毀壞了！」

發狂一樣的克羅萊茵聽了，便拿起小刀跑出外面去了。追上去的人發見她染着血倒在地上。有人說是就倒下的時候受傷的，也有說是自己刺傷的。

可是這必然成了倫敦的最大話題。第二個月「諷刺家」雜誌上，誇大地描寫出來。那給與了拜命的敵人以攻擊的材料。

這當兒，奧克斯福夫人又找到新的愛人，爾和拜命離開了。浮於小溪中的水泡，會又別有別而又會，遊戲三昧的貴族女性們，由花到柳泰然地移動着。

七、奧格斯特

另一個女性突然來到拜命的世界中。

那是他的異母姊奧格斯特。

她的結婚生活很不幸。丈夫列·漢提除競馬、賭錢之外，只有追逐女僕的本領。而當附近有競馬的時候，一年只回家一次，把三個孩子都交給妻子去照看。賭博的負債連妻子的賭嫁也花完了。奧格斯特的生活弄到途窮日暮的地步，她只有盡力對債權者解釋，和交付每月的食品店，和衣服店的用費。

可是當她在家裏再也找不到對付債權者的口實的時候，她只得暫時到倫敦去依靠拜命。

她和倫敦社交界中慣見的貴婦人不同，她是古風的貞淑女子。她是不知道夜會跳舞

質等的家庭婦人。她雖然是男爵家的女兒，但是沒有財產，算做貴族，其實她的生活是近於中產階級的。

恰是她要來倫敦的日子，拜侖約定去送奧克斯福夫人和她的丈夫旅行地中海。

拜侖覺得必須爲不幸的姊姊而捨棄一切。他沒有去送奧克斯福夫人而去迎接窮而不幸的姊姊。

拜侖不常看見姊姊。大約十年前見過以後直到現在。

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曜日的午後，他把姊姊接到了家裏，一看見姊姊他就覺得喜歡她了。那是見到和自己相像的人的一種歡悅。她承着拜侖家的傳統，側臉呀，睫毛呀，都和拜侖一樣。並且說話的音調和害羞以及有時候沈思的樣子都相像。

拜侖非常高興了。

這不是自己長時期中尋求的女性麼？而且和自己一樣，兩人在一道也是沈默着。而彼此的內心却是完全了解的。

拜侖第一次遇見了無須忌憚的女性。但却是自己的姊姊。

七月到姊姊家去看她三個孩子，八月又回倫敦來，同住在一座屋子裏。他發覺久已沒有的內心的和平而非幸福。因為遇見了真真能够看顧他的女性。

這時候他把前年發表的一卷維爾丁(Geoffrey)再附加上五百行付印了，那只是三天之內寫成的。因長欠的社交怠慢下來的創作慾，和幸福一齊回轉來了。

還有一個女人進了他的視野。那是同學維布斯達的新妻弗蘭西斯·羅布斯達。他那年九月被搭謔去會維布斯達夫婦。

弗蘭西斯是個瘦弱的金髮女人。因她纖細的官能稍明微的頭腦，很引起拜倫的興味。

她也被這絕世寵兒的天才詩人所牽惹。他們隨着會見的次數而增加思慕之情。但是尙未失去少女的純情的她，不敢將一切給與他，而他也不忍使這個純潔的女人受良心苛責的痛苦，最慢在紐斯迭薩古城的一個晚上，兩人站在前庭直到夜半兩點鐘，終於含着清澹分別了。這是作爲說明潛在拜倫冷淡的假面下的感傷，而留在注意他的生涯的人們心中的一個插話。

第三節 才華燦爛

一、在詩壇王座上

看過拜命的私生活，現在我們必須轉來檢看他公開方面的生活。即是他的作詩和政
治活動。

詩人拜命以一卷「查爾德·哈羅巡禮記」而跳上聲名的絕頂。後世也多因這一篇而
記念他。因此他別的名篇却反而有被拋開的傾向。

他所以獨占倫敦聲名的理由，因為他連續地發表了更足高昇的名作。把仔細觀察他
戀愛生活的眼光轉過來看他的作詩方面，我們不能不驚奇他的超凡的創作精力。他像歷
史中的巨人一樣，有着絕倫的精力。一天吃一餐，其餘只靠蘇打水 and 餅干生活的弱質貴

公子，過着遊蕩戀愛的日子，而同時不斷地產生永留後世的大作。這使我們感到很深的興味。他雖然永存着精神的苦悶，却一天也沒有撻下詩筆。不，正因為他嚼骨的苦惱，他那敏銳的頭腦，才在紙上刻出金玉的文字。

苦痛常是偉大事業的母親。

我們同情天才的激烈的悲苦。但是又慶賀着因天才兒的淚才能在地上開出燦爛芳香的文化之花，他的悲哀和痛苦不是他個人的，而是萬人共通的煩悶，他所留下的創作，因為是人類共通的淚痕，所以成爲萬民共有的世界財寶。

看着天才兒拜倫的苦惱，更使我們想——看他的苦惱所生的作品，鑑賞他獻給人類的
不混業蹟。

長久的東方旅行回來後，他失去母親和好友馬修治。後來又失掉溫格菲爾和葉得斯頓兩個朋友。

傳 命 拜

那時候他隱居在紐斯迭提，蘸着寂寥悲哀的情緒，在哀愁中成了五篇短詩。稱爲「沙則詩篇」，都是哀音惻惻迫人的東西。

「這般年輕而秀美的你是去了。」

「你的姿態世間罕有，

你的心呀，

太早地歸還地府。」

用這麼幾行開頭的八節短詩，是爲誰寫的呢，到現今還包藏在神祕之中。

上面說過他曾在議院發表過反對處罰罷工工人的法律。保守黨的報紙對他加以劇烈的攻擊，三月二日他在「漢寧·克羅尼克爾報」上用幾十行詩回答了：

「愚人的愚計，

且先把它打破！

當做救濟策，

他們只送來了絞索。」

他在上議院的演說也沒有失敗。荷蘭德卿獎勵他說：

「如果繼續這種努力，將來打倒他們的機會一定要到來的。」

這對

於他是重大的分水嶺。像希臘雄辯家德莫西尼斯的叫喊「實行！實行！實行！

」一樣

，他有着旺盛的活動慾。

他不甘心死在作詩方面。他知道自己已有天生的政治才能。在他心裏有着向政界一伸

縮

志的希望。

他寫信給朋友說：

「如有其他更好的工作，誰願意文筆過日子。德莫西尼斯叫喊說：實行——實行——實行——實行的實行。多多的實行——多多的實行不是在文筆，更何況作詩？」

後來到意大利去，他又說

「沙士比亞死後得名，拿破侖生前活動，兩者比較起來有誰願選做沙士比亞？」

他所熱望於事功活動的社會，決不是一天的緣故了。

然而當止謬院演說成功之後，他為什麼不進而埋頭於政治？

第一是因為他的僻見。他過分地顧慮着自己的跛脚。有着一種「以這樣殘廢身體能够參加政治嗎」的自暴自棄心情。所以他時常被困於錢財。他雖然有着盡够生活的收入

但是却始終爲借債所苦。因此更不能專意於需要金錢的政治。

斯賓可曼比那些更爲重大的理由，却是他自身的性格。他不能夠倒衝着狂瀾怒濤一樣的內心，壓抑自己的激動。每件東西每樣事情，都是他傷心動魄的原因。所以他不能夠冷靜的打算，忍氣以待時機。只像激流衝下斷崖，奔馬狂馳曠野那樣，四十六日中，在激動焦躁之中。這是不適宜於必須冷靜的政治生活的。

所以他脫掉一個最好的機會，沒有參入政界。

他不加入政界倒是爲天下後世造福。因爲，即使他幾次入閣，由男爵到子爵更昇到伯爵，也終究不能留下像他的詩歌那樣的成績在人文史上。

幸而他沒有被政治去力量，因此他以「查爾德·哈羅巡禮記」的名譽變成社交界的寵兒。雖然被夜宴和戀愛故事奪去精力的時候，還有着在半夜執起詩筆綴成許多名篇的餘力。

跟着「哈羅巡禮記」送到世上來的幾篇詩更加增了他的聲價。在某種意義上，那些些超過「哈羅巡禮記」的作品。

上面說過他在二八二三年發表的一連維爾」。這是以回憶雅典爲中心的土耳其女奴
繚列拉的哀語。

跟着在那年末他發表了「亞巴提斯的新娘」。(The Brider of Abydos)這也是
土耳其的故事。得列加和兄弟戀愛的故事。

那時候英國的社會，對於東洋各國感到強烈的好奇心和憧憬。拜命正耽讀着那些國
家的史實、話和稗史。他以那些材料作基礎，縱橫無盡地揮動他的詩筆。

「維爾」出版半年後就印到七版。但是他所採取的內容是竄通，「亞巴提斯的新
娘」的取材是姊弟戀愛，後來便成了他的敵人攻擊他的絕好口實。

第二年(一八一四)他出版長篇故事詩「海盜」(The Corsair)，並把長篇「拉
班」(Lara)的故事併印了。

「海盜」的主人公康拉特是個慷慨孤獨的爽快男子。他爲某種神祕罪業苦鬥，却
沒有悔過和恐怖的神態，專以剽奪和殺戮爲生。

雖然有一百樣惡德，但是他却有一些美德。那便是他獻給戀人美得拉的純潔愛情。

謝世以終。

我這並爲着愛你

我討厭人類

因爲愛了人類

我就不能愛

是這麼劇烈到極點的戀愛！

他在一個小島的巔岩上面築起高塔來安置他的愛人。如是過海去和追來的官軍戰鬥，失敗後成了俘虜，得到敵軍的女奴幫助而逃回來。

他又爲了生命的母親——格魯涅的愛情所羈絆，把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親吻給了她。回到家來的時候，愛人美拉已經自殺了。

結果他拋棄所有的財寶、部下、家屋和船隻，飄然而去了。

這悽慘而清純的戀愛故事，立刻抓住倫敦的聲譽，出版的當天就賣去一萬三千部（說一萬部）。

可是在這書中，他放進了和故事毫無關連的一段八行詩，以至成爲後來失敗的一個

原因。那是誹謗攝政王變節的短詩。說他做皇太子時候同情自由主義而做了攝政王的時
候，忽然倒上托利黨，採取彈壓政策，使得皇女沙羅特悲哀哭泣。

這非常觸怒了攝政王，並給他的政敵們以詬罵他的機會。

他雖然受托利貴族的攻擊，却獲得一般民衆的同情，他的名聲奔騰中天，海盜康拉
特變成民衆的偶像，從來不讀書的庶民階級也變成他的詩集的愛讀者。他的詩篇顯出了
前代未聞的大流行。

讀者們立刻把康拉特當作拜命自己，把反抗傳統社會的義盜心情移作拜命的快情。
看他作苦於專制的一般大衆的代表者。這比較「哈羅巡禮記」更痛快的故事，拜命的
名聲因而更深刻地深入讀者的胸中。而且不止在英國。凡喘息在專制政治下的歐洲各國
民衆都熱心地讀它，把拜命看作解放人類的戰士。

那是一篇富有音節，充滿美詞麗句燦爛豪華的詩話。所以更確定了他將凌駕過司各
德和托馬斯·穆爾之上的第一流詩人地位。

從此以後，他的詩筆更加熟練，他的想像更加豐饒。一八一六年出版了「柯林斯的

圖文」(The Siege of Corinth)、[巴黎西娜](Parisine)和「查爾德·哈羅巡禮記」等三篇，其中「可林斯的圍攻」被稱為拜命詩中的最佳妙的。

「可林斯的圍攻」是和梅特林克的一莫娜·溫娜及卜茲尼作中的「托斯克」同一異曲的故事，用一七一五年土耳其兵攻可林斯的事實作題材，而配上一篇悲哀故事。

可林斯是意大利水都威尼斯的領地，守城的大將是威尼斯人米諾德。攻城的土耳其軍大將亞爾甫是威尼斯人因犯罪被逐，便投身土耳其軍，因為一心要向祖國復仇，所以担任這一次作戰。

被圍攻而將要失陷的城內，有一個窈窕如花的美人，她是米諾德的愛女弗朗彩斯克。亞爾甫戀愛着她，且在亡命前和她有了婚約關係的。因為他的才能和武勇成了同胞們嫉妬的目標，便至被祖國趕出去，復仇的意念像火一樣在他胸中燃燒，終於投奔土耳其軍，捨開基督教歸依回教，而帶領大軍來攻威尼斯。

進攻的前夜，他想到殘殺同胞的明天，難免為自責的念頭所苦而睡不着，當他沿河邊走近城腳的時候，不圖在月下遇見愛人弗朗彩斯克。

往日的顏色，

何時迷盡了，

那雙帶笑的

像滄浪一樣，

碧綠的眼睛呀

也正黯淡着。

和波浪一道，

她冷然獨坐在海邊。

弗朗彩斯克熱誠地勸他再改宗基督教，救援祖國的人民，並和自己結婚來造成快樂的家庭。

而他却勸她離開城邊到自己的地方來，向土耳其去同享榮華。

最後弗朗彩斯克指着天上的浮雲諷喻他說：

隱蔽月光的雲叢，

不久將要消散。

你黯黑的胸中，

要不回復往日的明

將因神和人的憤怒

傾入永劫的黑暗。

但是亞爾甫不聽：

「到這個時候，還能安心屈膝向凌辱自己的威尼斯嗎？跟着我來吧，跟着我來罷

再一看的時候，弗朗彩斯克已經走了。像風一般的輕飄，她走進了城內。

第二天開始大會戰。

這段描寫是神彩奕奕的，使讀者發生血湧肉跳的感覺。作為故事能手的他的特徵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情勢的變化，人物的活躍，竟使人疑心文字有色紙有聲了。後來戰敗的威尼斯大將米諾，注視着進攻的亞爾甫，大罵他的不義背德；最後描寫出早經計

劃好的炸毀大寺院，那種火焰萬丈，破片如雨飛騰十里的光景，是當作拜命傑作的一部分而膾炙人口的。

「可林斯的圍攻」除開富有故事的詩情而外，更加以字句流麗典雅，朗讀起來，覺得那種音節美妙，韻腳精巧，差不多像一曲音樂一樣。並且篇中人物不誇張而逼真，通過文字底裏的拜命的一種魄力惻惻動人。

由「哈羅巡禮記」以後像明星一樣出現在英國文壇上的他，更連接着發表了幾篇名詩，使得當時的人，對於這無益的天才吃驚了。人們只有張大吃驚的眼睛，注視他完成怎麼樣偉大的天才。

難怪後來德國的詩聖歌德讚賞他是：

「英國詩人中的第一個。」

他的崇拜者仰望着這個年輕的天才兒的未來，心裏想：

「他會凌駕莎士比亞而更進一步嗎？」

一一、福爾特·司各德

這時候發生一件使拜命生涯明朗的有興味事件。

即是他和文豪福爾特·司各德的交遊。

司各德是一七七一年出生在萊丁巴拉。比拜命大十七歲。他也像拜命一樣蹣跚的。但他一點也沒有以爲苦。他父親是律師，也想他做律師，但是他不喜歡，後來便逐漸走上文筆之路了。一八〇五年他三十四歲發表了「最後的行吟詩人的詩」，使他成了英國第一流詩人。

所以他的朋儕的人格和大方，使人們歡喜。他被推作欽定詩人的時候，他把這名譽和薪俸讓給友人蘇治，自己一生都沒有接受。

一八〇五年之後十年間，他的詩篇聲價更高，收入也大增，便在山中建起一座宏壯的房子叫做「亞坡浮德的家」，專心於文筆，又和世界的文人墨客交遊。

拜命在一八〇九年發表的「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裏面，唐突地攻擊過這樣一

位溫柔而高雅的詩聖。他攻擊司各德爲生活而執筆的事情。

司各德回答說

拜命卿這位獅子兒，攻擊我是靠文筆糊口的，這頗爲滑稽。他一點也不知道我的生活狀態。竊見熊沒有食物而祇自己前腳並不是傷心的事呀。我要通知這位有名的頑皮鬚子，不使他承繼廣大的莊園和年收五萬元並不是我的罪，而能够承繼也不是他的功勞。而且他注下在不需要靠他的文才和成功來求衣食的地位，却只是他的幸運。」

後來由出版者馬列的調停，司各德寫一封信給拜命，說明自己的立場。

「八月廿五日北明六拜命發了回信。這是發揮他的善的特徵的高尚而謙遜的信。

「所有接受你的信的榮幸。承你說及我喪口時代的壞作品，很覺抱歉。那已經絕版的東西了。你的說明反使我發生自責之念。那篇諷刺詩是我在年輕而且心中充滿痛憤的日子，作爲憤懣和警句的推廣銷路而寫下的東西。現在我正被這篇「武斷的亡靈」所苦惱着。

我對於你的讚賞，苦於沒有感謝之辭。」

備內接着他詳說御時攝政王的時候，王稱贊司各德爲不朽的政家的話，結末也盡
作爲後輩的禮節。

那是「查爾德·哈羅巡禮記」出版後三個月，詩人拜命的聲名凌駕過司各德的時候。

後來司各德由詩轉向小說，作爲傳奇歷史小說的巨匠，獲得獨步古今的地位，他的
作風，大家都知道是受法國仲馬的影響的。

一八一五年春，司各德旅行大陸的途中，客留倫敦，在馬列家裏會見拜命。當他逗留
倫敦的期間，連日和拜命相見，縱談詩歌、藝術、政治和宗教。他們互相交換了贈品。
司各德送給拜命以黃金造的短劍，拜命贈他以雅典古墳掘出來的裝人骨頭的銀質墓地
花瓶。

拜命終生把司各德看做先生。他焦急地等待司各德的小說出版而貪讀着。他給司各
德的信，充滿對於那些名籍的讚美辭。

司各德後來當投資的出版公司破產的時候，雖然在法律上毫無責任，他却由於道義

上的責任感說：

「用這隻右手來全部付清。」

已經五十五歲還拼命寫小說，終於得病死了。

拜命對於司各德的友情，是裝飾他波瀾重疊的激情鬥爭生涯的一個美麗的插話。

三、奧格斯特

把「海盜」的原稿交給了馬列，拜命便和姊姊兩個人回紐斯迭提去，那時候是一八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那是兩個人真正相知的開始。不同母親的他們，直到拜命二十五歲，奧格斯特二十九歲的以後才真正相知了。現在兩人避開倫敦的雜沓，住居在靜寂的古城裏面。

拜命體味到生來第一次的平靜。

容易激動的他，因一點點事情也會感覺到震動整個人喜怒哀樂。所以他整天都沒有休息地生活在感情的暴風雨裏。因為生來害羞的皮氣，他在別人面前，表面很冷靜，不

，有時候還裝出冷酷和傲岸的樣子，而內心却常常爲逃避的、隱遁的寂寞所苦。

因此，他喜歡性。

喜歡。性是他詩，性格的反映。他接近女性的時候才是幸福的。他在倫敦單身的住處，留着一個名譽的女僕。連這粗獷的女僕，也能夠使他的心安靜。他從來就有着渴望優美的、溫良的東西的情緒。

然而他的半生完全充滿了擾亂他纖細心靈的事件。他第一是被母親的藝術性格所苦，其次是爲乳母的野性所惱。他所憧憬的女性如美利·達美、美利·查爾斯却又不要他的愛。

結果是使他對女性抱着熾烈的反感。因此，憑着他自身性格正相反的生活。這使他走進一天比一天更荒涼的心境。特別是克羅萊茵的事件，更使他對一般女性抱着難堪的憎惡。

這時候他突然看見了出現在面前的薄命的異母姊妹。

他記述那時候的清癩說：

「我們一次欠褲都沒有，也不爭論，常常有和這間結實的老屬不相稱的玩笑。特別因為我們通有着家傳的善養性所以更多可笑的舉動。」

奧格斯特不是理智的女人。是迂緩的單純性格。是像女性所常有的東拉西扯地說不完話的女人。又是不知道擔憂的人。

當愛笑着說「呵呵好笑，呵呵好笑！」這句話。

總而言之，是個無須顧忌的女人。

在奧格斯特方面，也是剛接近成人的拜命。因為比她小五歲，從孩子時候起，她總當他「拜命囹圄。」

而這個拜命囹圄，現在成了英國第一個詩人，倫敦的一個有名人。這一點已是他的欣喜的發見。而這個弟弟是多大量的性質。和丈夫比較起來真是有天地之遠。聽見說姊姊困難，無論怎麼都想辦法找錢來幫忙。

却又是多特別的人呵。

「睡的時候，常常掛兩三枝手槍在枕邊。夢醒的時候，打開眼睛來，完全像小孩子一

樣害怕着，喊醒弗列查來招呼他入睡。因為睡着的時候咬牙齒很利害，便含着手巾睡覺。半夜如果睡不着便整夜的喝蘇打水，有時候聽說一夜喝到十五瓶。嫌開瓶塞麻煩，就敲破瓶口來喝。呀，常常這樣喝的呢。呵呵，好笑，呵呵，好笑。

但是，有的時候，這位弟弟爲一點事情便發皮氣，喝罵家裏的人。

格斯奧特心裏想：「還是惹不得的傢伙！像媽媽的神經質一樣呢」。

古城內的共同生活，使兩人的理解加深並增進了兩人的幸福。

可是這點幸福，誰知道又變成他失敗的一個原因。

四、暴風雨來臨

那個月底拜命回到倫敦去的時候，在等待着他的來時一樣，開始了全市的攻擊。

這有種種的理由。

一個是因他在上議院發表的擁護勞工的演說而有危險思想的非難。另一個是因他做了讚賞英國敵人拿破侖的詩而攻擊他不愛國。再一個是因他和姊姊兩人住在古城內一個

月而誹謗他放誕。

但是比這一切理由更真實的根本理由，却是他的冲天的聲名。尤其其對於他被倫敦女性所稱譽的男性方面的妬忌心。作為妬忌諒必不能出口，所以倫敦的紳士們在愛國和道德的名目下，開始來痛擊拜命了。如果是政治上的理由，自由黨領袖福克斯不也是偏向法蘭西的麼？如果從道德上的理由，那麼，他們犯的許多罪將怎麼算？那都是一些口實。

拜命犯的罪不是急進論，也不是和女人的關係，更不是偏愛拿破侖。而是他的天才。他的美貌。他的大胆。

等着機會的敵人——其數像海邊的砂一樣多——一齊站起來大叫：

「埋葬拜命！」

最直接的口實是他攻擊攝政王的八行詩。那是他推翻出版人馬列的反對，故意印在「海盜」中的。

傳 命 拜

繁雜的非難出現在報紙上面。他們單攻擊他的詩還不滿足，又攻擊他的政見，他的

人格，甚至於痛罵他的跛脚。

他的朋友們氣憤不過，都慫恿他提起毀損名譽的訴狀。他說：

「對於同格的人會感到憤恨，可是對於小蟲却不生氣。」

這些卑怯的惡罵，反而使他的聲名沸騰。對於那時候統制階級的保守主義和彈壓政策，抱着反感的一般民衆，見上流社會攻擊拜命，他們便熱烈地聲援他。這就是「海盜」出版的當天賣出一萬三千部的理由。

那時候的一般大衆覺得所謂獨立不羈的詩人們，都去獻媚權門豪家而撫墨弄筆。但是在他們發見了果敢地爲民權自由吐氣的熱血詩人。並且他正是名門的貴公子，這是多麼滑稽的人生？

幾年前世人把當他做查爾德·哈羅，現在却把他看做海盜摩拉特了。像把整個社會當做仇敵的「義盜」一樣，現在的拜命是發着向一切凡庸道德和壓制挑戰的「自由戰士」。

拜命終生是供大的反叛兒。悲壯的反叛兒。

因他強烈的個性，而住在稱爲「社會」的牆壁內，所以感到像在牢獄中一樣的不自由。這樣，便用他的天才和勇氣，盡力衝向那堅固的牆壁。他塗着血和傳統、凡庸道德習慣、世態和世評等戰鬥。

這是悲壯的戰鬥。

却不是無益的戰鬥。因爲那已經是日夜燃燒在人人胸中的感情。只爲着怕去做，許多人却默然忍耐着。當一個勇士猛然開始反抗鬥爭的時候，天下人都喝彩聲援了。

拜倫現在被他生來的貴族社會所拋棄，而被不是他所屬的民衆社會歡迎了。

不久，他將被他的故國所拋棄，而被不是他所屬的歐洲大陸各國——不，將被全人類所歡迎了。

第三章 一落千丈



第一節 籠中的鳥發狂了

一、亞娜別拉、米爾班克

一八一三年春，他寫信給朋友說：

「我想得到一個能和我共欠伸的對手」。

他疲於那種像觸到通電流的鐵絲一樣多刺激的戀愛了。具有多矛盾的性格，又用着自己的反抗心努力去造成和自己本性不同性格的他，自從美利·查斯福的事件以後，只是盡力避開「理想的女性」。但是在他所寫的詩篇中，如「海盜」中的美得拉，「可林斯圍攻」中的弗朗彩斯克，都是描寫成清純無垢的女性的。

現在他不要這種「理想的女性」作妻子，而想和一個「可以共欠伸的對手」結

婚。

他又說：

「我所求的是伴侶——即是朋友而不是感傷家。我的決心要走向幸福夫婦的普通命運，是因爲看了太多的戀愛結婚。我的悲哀而可怕的地方，是結婚後感到的戀愛——這是頗容易發生的事情。因爲如果習慣有着左右我的愛情的非常力量，那麼，在那個時候我就成爲妬忌的奴隸了。——當我不高興的時候，又很難知道我是個多麼地不易處理的人。」

他自己害怕着他自己。他知道一個很難壓制的感情家，是不堪和戀人同住的。

他想結婚。然而要誰作妻子呢？

在他眼前有許多候補者。那時候無端地來了一封信。

那是由米爾波侖卿夫人的姪女安奴·伊扎別拉·米爾班克寫來的。時候是一八一四年八月。

接到這封信拜命不覺微笑了。

故事要回到兩年半以前。

當他出版了「查爾德·哈羅巡禮記」，獨占倫敦的名譽的時候，在米爾波侖卿夫人的早上跳舞會中，他初次看見這位少女。那時候是一八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查爾德·哈羅巡禮記」出版後約一個月，但是那天並沒有被介紹給他。因為許多女人跑來和他講話。

幾天後，他會見她。那天他走進去，一看見她便問同來的穆爾說，那個是誰？

托馬斯·穆爾開玩笑似的回說：

「那是大財主。你如果娶了她，把紐斯送提修理起來，不好嗎？」

後來，拜侖又從克羅萊茵那裏詳細地知道了她。

在某次關於宗教講演會的座上，他又看見她專心在筆記。還看見在題作地球的未來的科學演講中她熱心地記錄。知道她是宗教的，又愛好數學，有着理性地判斷一切行動的皮氣。

她是沙·拉爾夫·米爾班克的女兒，理應承繼她伯父文德弗斯子爵的大財產。常常

住在鄉下，偶然來到倫敦便住在米爾波侖卿夫人的家裏。人們都稱她作亞娜別拉·米爾班克。

她是個身體矮小，血色很好而肥圓的姑娘，全體的感覺是穩重而稍稍嚴肅。

拜侖和米爾波侖卿夫人說話的時候，把她叫作「平行四邊形的公主」。這是諷刺她的肥壯體格和愛好數學。

她是和克羅萊茵正相反的女子。那時候正是拜侖逐漸厭倦克羅萊茵的癡態的時候。所以當克羅萊茵去愛爾蘭後，米爾波侖卿夫人勸他結婚，他便說想和亞娜別拉結婚。竟至使夫人也吃一驚。

但是夫人漸漸知道了拜侖的真意，這樣一來，也想到或許這樣兩個不相同的人成了夫婦，雙方都有好處也說不定。夫人已經是六十歲的人，非常通曉人情世故。而且拜侖又是她所喜歡的。拜侖也曾談笑說：你要是還年輕我將和你結婚。他很喜歡她。他把她當作談話的對手，把一切都告訴了她。

拜 侖 傳

拜侖通過夫大向亞娜別拉求婚了。但是亞娜別拉來了一封理論整然的拒絕信。這對

於拜命是很意外的。

可是現在經過兩年，却特異地從她寄來了信說：

「我能够成爲你的談話對手，真是十分幸福。你決不可成爲目前的感情的奴隸，也不可把你高貴的衝動託於人坐的偶然，時常滿足你的感情，把握住不動搖你的理念的一定目的。」

拜命不覺微笑了。

她經由米爾波命卿夫人拒絕了求婚以後，却不能够忘記拜命。在研究神學，數學的餘暇，總想怎麼樣在精神上救濟拜命，而逐漸覺得做爲救濟這個蕩子的主宰：是自己的任務。

拜命寫了嚴肅的回信。敘述他直到現在還是最尊敬她的，而在神前誓作夫妻的對手除她以外便沒有了。又說到她前年的拒絕，對於嘗盡人生苦杯的他，並不是難於忍受的。

從此以後，他們時時通信。

拜命常常把宗教觀告訴她。說他是生長在蘇格蘭卡爾文教空氣中，而又看見過西班牙，土耳其，希臘那樣頑迷的宗教國，以及他不否定造物主，只是對神所造的人失望罷了。

這樣，她勸他讀哲人羅克的書。她說：

「假如宗教能由有限的人智去了解，却變成是否定它的無限知識了。」

在她的內心，更加感到把這個可憐的男性由迷途引上正路去的使命。

米爾波命勸夫人問她，作丈夫的資格是甚麼的時候，她舉出依照道理的七條。譬如說：

「他必定要有支配強固而寬大的感情，而使它歸於道理指揮下的義務的透徹觀念。

我希望我的丈夫把我當作明白道理的忠告者，不要把我當作萬事可依賴的領導者。我不爲美統所牽，却被禮儀所吸引。

富有人情味的夫人，不覺搖頭驚嘆了：

「呀！怎麼樣的姑娘喲？對於丈夫只要求乾燥的理念和冰冷的正義！」

但是拜命這時候和夫人來往的信却是可驚的。他對着亞娜別拉說宗教的尊嚴，却對着夫人說：

「貴姪女如果一直堅信着她自身的完全無缺性，其結果一定大失敗的。」

而且這時候他在想法子挽回和維布斯特夫人的交情。

可是複雜而矛盾的他，同時又很感到結婚的必要。他再寄出求婚的信。那時候是一八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他和姊姊還住在紐斯迭提。他等着她的回信焦急地過了幾天。

她的回信來了。

答應了。

他感到全身漲痛般的強烈的歡喜。因為他對於結婚這件新事實，感到旺盛的好奇心。他自己主張着無神論而內心又生根着強烈的宗教心。他無視着一切的傳統而又對結婚這種傳統制度感到愛着。並且他否定着陳腐的道德却又對亞娜別拉的貞淑，虔誠感到尊敬。他也有確有一個時候以為討這種女性做妻子是為的救濟自己。

據他給米爾波命卿夫人和穆爾的信，可以知道他對於這次婚約是很滿足的。

堂，瓊現在定婚了。他是不是對一個女性忠實，而現實他所希望的和平家庭呢？

二、定婚人

定婚後幾個月，他才到西漢姆那個小縣城去拜訪亞娜別拉的父母。

他大大失望了。

不歡喜陳腐的雙親還在其次，連亞娜別拉本身也使他大大的幻滅了。她不是他所期待的新娘。

他所喜歡的女性是像米爾波侖卿夫人，姊姊或者與克斯福夫人一樣懂世故的，再不然便是酒脫的不介意的女人。不論他說甚麼做甚麼都只是微笑地看着的女人。

他最討厭的是像克羅萊茵那種虛偽的戀人，一一用自己的激情去接受男性的言動，面色發紅泛白的女人。還有一種拜命所厭惡的，便是用理智冷靜地批評丈夫的一言一動的女人。

現在拜命所發見的亞娜別拉，包含着這兩種特徵。她激烈地戀愛着拜命。這在拜命

又是厭煩。她像解決數學問題般的，詳細地分析拜命的言動。都是使拜命不歡喜的。

拜命是信口亂談的，如果不說話就會打哈欠，所以只好說話。而拿它來一一數學式地分析起來就難受了。他想沈默着却當他做生氣；他喜歡說俏皮話，却被認為是誹謗別人。他非常嫌惡陳腐的道德，却立刻把它來和宗教連結着說是說非；這都是很難忍受的。

他和亞娜別拉在一道的時候，非常氣悶。他立刻感覺到這次婚約是失敗了。

亞娜別拉是因結婚而求拜命。拜命是因結婚而求欠伸的對手。

常識的數學的亞娜別拉，希望由結婚生活來滿足像寫在書上的感性的生活。而天才詩人拜命，讓別人參進他奔放自在的感情世界來却是難堪的痛苦。他很希望只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一任自己的自由。因為像他那樣任性地奔逸於無限大宇宙的空想兒，是不能夠有他人同行的，他願意由他獨自個在這種空想和感情的世界中旅行。只有普通的地上生活想和妻子一道。而他也不想去參入妻子的感情和空想的世界中。這深沉的世界是每個人的世界，不論是妻子，父母，朋友都不能進去的另一個天地。因此不願人踏進來。想參進來的就成為精神的壓制了。

但是成了感情的戀愛，不論男或女——特別是女人很想加進那神聖的世界。拜命害怕這樣，他想找一個不加入這個世界的人生伴侶。

可是亞娜別拉如果不數學地從一到十分析清楚的話就不答應的。缺乏空想力的她，以爲人類的感情，趣味，思想等一切都可用道理說明，又以爲說不可能是虛偽的。

況且她在戀愛着，她想獨占拜命的一切。

那麼拜命就成爲奴隸。他心裏想：「完了。

怎麼好呢？

拜命立刻寫信給他「人間學」的先生米爾波命卿夫人，把事情全部告訴她。

夫人回一封信給他，說出操縱女人的方法。

「處理女人的最好方法，是用鎮靜術。不用口說而以動作表示，不討論而愛撫她，拿接吻去代替回話。」

接到這封信拜命回信說：

「這是祕密話，但是完全可笑的。在這點上她像是孩子一樣。稍稍愛撫一下立刻就

高興了，……她是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加激情的。」

由米爾波侖卿夫人祕傳的鎮靜術結果，她大大改變了。而對拜侖有了更為熱烈的戀愛。本來不是冷靜的人。表面的冷淡不過是為保守純潔的外殼。所以當自己的良心容許把自己的感情放出來的時候，便好像撒開大山上的湖堤，向着千丈的豁谷落下太古以來存留着的湖水，「轟」地像雷聲一樣傾下來。

拜侖離開西漢姆後，她給他的信和以前不啻地溫和謙遜了。

「我的拜侖！你知道我在懊悔麼？你知道我在戀着你麼？為甚麼你要懷疑？這却是你的錯誤呀！我的錯誤——我不要去想它。我想快些結婚。這樣我將更努力。請給我講義般的信，我將一心去讀它。請把我帶進你的心底裏，「直到死來分開我們」，而且請不要像你所威脅那樣，為復仇而把我圍在門外。

永遠是你的亞娜別拉」

第二天又來了長信：

「我的拜侖！在你的逗留期間我有點變了。你對我下的最後判斷，請等到你看見我

真正的樣子的時候。我不是像你所見的嚴格，好談論，沒有始終的人。我只是因為担心才裝做伶俐的樣子，所以把我當做真正的家庭動物看的，不是由我的愛講道理，而是太過留意我的溺愛的地方了。」

可憐的女人，違反了自己的性格，而希望得戀人的歡心。

拜命立刻寄去了回信：

「現在還有變更餘地的。你一點也不後悔和我結婚麼？」

愛你的拜命。」

跟着又來了信：

「我真正幸福喲！決不想到將來這幸福會改變。我思念着你，我的拜命！我是一小時比一小時更想念你了。我的信賴之情回來了——它再不會失去。」

以後，她的信逐漸大胆起來。說是親友們已經送了結婚的禮物來。什麼時候結婚呢？請快些來。不然，或者我到倫敦去罷，等等。她以戀愛者的焦躁，一天比一天更激烈地向拜命說出她那真摯的心。

這時候，拜倫在倫敦做什麼呢？

他每天開着送別自己獨身生活的酒宴。

到了黃昏，他便到年長的銀行家琴涅提家裏去，從酒窖裏拿出芳醇的白蘭地，舉杯歌唱着。酒席上，詩人穆爾也必定到場，用他巧妙的手指彈着鋼琴，唱着自己做的詩。

拜倫聽着穆爾的歌唱，喝醉了，便懷想到從前。記起劍橋大學的日子，記起美利·查福斯的光亮瞳子。

但是等到演員來來到，開始扮演各種人的樣子，和門拳家賈克穿着緋紅色的短衣跑來，喧鬧地舉起酒杯的時候，拜倫便像小孩子一樣叫鬧起來了。

人生雞再來，青春比白馬跑得更快。當杯中的泡沫未消盡的時候，你爲甚麼不醉於地下的歡樂？

穆爾在歌唱，琴涅提在笑，拜倫在昏醉。

三、結婚

拜命遲延種種口實去延遲結婚的日子。

說是因為還沒有賣成紐斯迭提。但是亞娜別拉說，不是用不着錢麼？怎麼的不自都能忍受的。他又說爲了沒有後悔，請你再想一想看罷。她回答說已經沒有甚麼要考慮的了。他已經想盡了方法。

他終於伸直了腰身。

說是在新娘家中舉行結婚禮。選荷甫華斯做伴郎。十二月下旬才從倫敦出發向有兩天路程的西漢姆城。

他總是想挨延着不論一天也好一小時也好。荷甫華斯爲看護這執拗孩子而十分勞苦了。拜命說要順路到姊姊家裏去，而把荷甫華斯趕到驛市去。他和姊姊同過了聖誕節。

二十六日，拜命才從姊姊那裏動身。兩天的路變成四天，到了的時候，米爾班克全家，正因爲預定的日子延遲兩天而在混亂着。憂心過甚的母親倒在床上下不得樓了。新娘看見進門來的拜命，不覺「哇」地一聲哭起來了。荷甫華斯十分慚愧，他想不出什麼延遲的理由。所謂理由，除開拜命不着急之外是沒有的。

晚餐桌上，夫人不在坐，另外來了兩個牧師。只有主人滔滔地說着無聊的話。拜命笑着瞅一下荷甫華斯。等到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說：

「喂，荷甫華斯！克羅萊茵有一天，在餐桌上對她的丈夫說：佐治，基督十戒的第七戒是什麼呢？你知道佐治怎樣回答？他說：不要講討厭話！哈哈！」

他像小孩子一樣的笑了。

第二天是新年，一八一五年。拜命整天都沉着臉。吃過晚餐，他對好友說：

「喂，荷甫華斯，今晚是我們最後的晚上了。從明天起我是亞娜別拉的了。」

結婚的日子是一月二日。

他醒起來，看見僕人們擺列在屋裏的結婚衣裳，立刻變得憂鬱了。

樓下準備好一切儀式。他吩咐說，時間到了就來叫我，便走出海邊去，瞻望冬天的海。胸頭像鉛一樣沉重。

到了時間，他走進禮堂去，和亞娜別拉並跪在神前。席子太硬，膝頭痛起來，拜命做着苦臉，看來好像很嚴肅。牧師請着聖書的時候，穿上白毛斯給禮服的新娘，一直戀

戀地望著拜命。

拜命是懵懵然地甚麼也沒有看見，甚麼也沒有聽見。他的心眼中出現着過去的紐斯提提古城和亞涅斯列的美利。輪到他發誓的時候，他才從夢中醒來，說着：「將我在地上有着的一切給你……」而把指環套進亞娜別拉手上去。

他知道終於是結婚了。

新娘上樓去換過衣服下來。上面穿着白毛鑲襟的碧鼠色小外套。荷甫華斯一面扶她

上馬車一面說：

「祝你幸福！」

她鞠答說：「要是不幸，便是因為我不好。」

奔命緊緊地握住好朋友的手上了車。道到關上車門他還不願放開手。又從車窗伸出手來再拉住荷甫華斯。馬車移動了，他還緊握着。

馬用腳蹴着凍結的泥土，車輪轉地走起來。新婚夫婦上了旅途。

荷甫華斯呆然望着轎轎的後影，被一種像把好友埋進深坑中般的寂寞包圍住了。

四、新妻的苦惱

馬車在雪中牽到波爾娜比。新娘的父親在那裏爲他們租了一座屋子。

在新居中他開始了所謂「蜜月旅行」，但那多麼苦的蜜糖吻。

對於人生抱着激烈反感的他，忽然把那些憤怒都傾倒在這位不知世事的少女身上。她有時愕然驚訝，等一會又款款歡悅了。她在和平的家庭中個人編出來的人生哲學所解決不了的問題便是她這位新郎。

還坐在馬車中，他便大叫說過：

「我和你結婚是爲了復仇啊！你不是拒絕過我麼？所以我決心一定要爲復仇而和你結婚。當初我求婚的時候你如果答應了，我將任由你說罷，但是現在已經遲了，我是爲恨你而結婚的！」

亞娜別拉臉色都變了。這樣，他高興地哈哈大笑。她知道他是說笑的，又才安心下來。

進了新居晚餐的時候，他又突然說：

「你已經是我的東西。看我將怎麼樣對付你！」

等一下，他又說起東方的旅行，描述地中海的月光，純情奔放地簡直就是一個查爾

德·哈羅。

亞娜別拉又害怕又歡喜。

不過最使她害怕的還是拜命的宿命觀。

他說：「我是被神所逐的人。從天上落下來天使。從極樂被逐出來的惡魔。人有兩種。一種是到天國去的。另一種開頭便被決定下地獄的。我正是後一種人。我如果是能夠以你的信心救得起的話，你救救看罷！」

她所逐漸發見的，是和她由遠處看的拜命是全不相同的。她老以為拜命是像王爾德那樣的無神論者。可是接近來一看，才知道不是的。他的心底裏剩留有蘇格蘭幼年時代的宗教教育。因為他信神，對於神的拋棄他而感覺到深切的怨恨。所以反對人生的一切而自暴自棄的遊蕩。

她還以為他去東方旅行的時候，在土耳其受到那種宿命觀的強烈影響。

她想：「或者捨去自己一切的宗教，和他同抱著一切懷疑和反叛觀，把身和心都變作他的奴隸吧。」

因為「如果不能夠愛及丈夫所犯的罪，便不能算是真正愛丈夫。」

可是她的理性不許可她。

在這裏她感到大大的矛盾，如果不是自己變成拜命，或者拜命變成自己，就難保持家庭的和平。要是兩樣都不可能，就不成真正的夫婦。理性這癡告訴她。

而她又盲目地戀着他。她的感情終歸不忍離棄他。

這個大大的矛盾從新婚的第一天起，便成了她的重担。

拜命自己也一天強過一天地感到他結婚的錯誤。他希望着洒落的米爾波命聯夫人那樣的懂世故的女性，却因意外的錯誤，和一個從朝到晚分析解剖批評別人行動的冷靜女人結婚。要這總是向人說教的女人做妻子。而且最麻煩的是她發狂般的愛着自己。即是她所謂「克羅萊茵式」的戀愛。

另外更大的失望和痛苦還等待着年輕的亞娜別拉。那是拜命和奧格斯特的關係。

「我厭惡那種古板正經樣子的女人。喜歡像奧格斯特一樣笑着的女人。」

這句話對於新妻比錐子還要銳利。她逐漸想把留在拜命心中的姊姊的影子挖出來。

在新居大約過了二十多天，他們再回西漢姆來。在那裏過了拜命壽二十七歲生日。

三月九日才動身回倫敦。

他聲言一定要到姊姊那裏去。但是奧格斯特不敢決定招待他夫婦倆。因為狹小的家中沒有招待客人的屋子。可是拜命的執拗成功了，他們去倫敦的途中，在她家裏逗留了幾天。對於亞娜別拉，那是難忍的痛苦日子。某種陰暗的疑慮在她心中發生了。

第二節 驅逐

一、新家庭

回到倫敦的他們，租了比加得里·特列斯十三號的宏大家宅，開始新婚生活。

他們雇了許多僕人，有二輛馬車。

拜命比以前更加秀美。他的容貌逐漸脫却青年氣，而加上一種高傲樣子。他那時候喜歡穿黑衣服，更顯出他白皙的皮膚。

搬來的當兒，他好像很安靜而幸福。亞娜別拉着秀美的丈夫的樣子，也多少忘記掉結婚以來的苦惱。

她常和拜命一道出去買東西。和秀美的丈夫並排着，坐馬車在懺得街上走，使她得

到一種新妻的滿足。回到家來便代拜命抄寫那時候做的「巴里西娜。」那是以吉彭的中華意大利史實作基礎的詩的故事。費拉拉的領主耶斯得侯爵，憤恨巴里西娜和私生子于哥的不倫關係，而把他們（他的妻和子）處刑的故事。

不久，拜命的不高興又來了。亞娜別拉再沒有更好辦法，只得把姊姊奧格斯特請來。而兩人的關係更覺得複雜化了。拜命爲了和姊姊談天以消磨冬的長夜，便早早把亞娜別拉打發上床去，所以在她是很難堪的。正苦於熱戀中的她，有時候對於這位姊姊竟感到火一樣的妬忌。甚至於想到殺死奧格斯特，清醒的時候不覺發抖了。不久，奧格斯特又悄然回到自己的家去。

這年春天，司各德來到倫敦，在馬列家裏每天會見拜命。已經說過溫柔典雅的司各德，很能夠忍耐拜命的急性和浮躁，快樂地對待他。

可是沒有司各德那種溫婉的亞娜別拉，以她的宗教心，數學和戀愛，事事都苛刻拜命。拜命像籠裏的鳥一樣，悶閉在結婚生活中。他也覺得自己慢慢會發狂吧。

這個時候拜命的家計更加困難。他現在一年要支七千圓的房租，而收入却完全沒有

。紐斯透提的收入全部拿做借債的利息。不忍看見他的艱難，馬列把一萬五千元支票當做預付的版稅送來，但是他連看也不看地璧回了。而他為朋友用錢還是照從前一樣。那時候，他為着德里·林劇場很困苦。他一生中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是為朋友散去了。

因為這件事情，他家裏常有差役來住宿。而且討債的每天都來催促。

可是這樣的刺激反而幫助了他作詩。他的性質是如果不時常在刺激中，頭腦的敏銳便會減少的。

對於亞娜別拉的反感一天利害過一天。他不喜歡她的哀淑樣子。看見她完全像良心的權威般的坐在那裏便禁不住厭惡心。一看見她的臉便毫無理由的生起氣來，有一次，他竟把掛鐘擲下地來，用火箸把它打破。完全和死去的母親一樣。

亞娜別拉已經有七個月的身孕。她不能夠單和這位發狂的丈夫住在一道，這樣又把姊姊請來。

來到倫敦的奧格斯特，看見完全變樣了的拜命大吃一驚。他那「雪花石膏瓶裏顯着火」一樣白皙的臉變成黃色。他得了肝臟病。把兩片丁幾的小瓶放在枕邊時常服用。連

對奧格斯特也無禮了。

奧格斯特把拜命的承繼人佐治·漢孫·拜命接來。又爲亞娜別拉請了克拉蒙特夫人來做保姆。拜命立刻嘗做是叫來監視自己的人而更加生氣。

這時候亞娜別拉才認真想到拜命是否發狂了？要不然沒有這麼恨她的道理呀。

在這些混亂中，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十日，女孩奧格斯特·葉達·拜命出生了。

那個月底，亞娜別拉接到母親的信。因爲她的母舅維德爾斯子爵死了，叫她到她所承繼的加比莊園去住。

拜命知道後，就決心讓亞娜別拉個人去。並且威脅她快些去，要不然便把情人帶到屋裏來了。過了三天，他寫信給還在產褥中的妻子，迫她早點離家回去的日子。

第二天她用信回答他說：

「遵你的命，盡可能早些離開倫敦。」

她認定丈夫是發狂了。不然的話不會這樣憎恨產後體自己的。所以覺得離開家裏是自己的義務。

她聽從醫生的忠告，不要太過苛刻拜命的神經，而離開了家裏。

當離家的前夜，她抱着嬰兒到丈夫的房間去。爲的是告別。拜命很冷淡的接待她。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好。但是第二天早上手脚像斷了一樣的沒有力氣。龜鼓起勇氣來整裝。馬車已經來到門口。而拜命還沒有起來。她要走出去的時候經過他的房門口，他的愛狗睡的席子舖在房門前。亞娜別拉「拍」地坐在席子上，想等拜命起來。

但是立刻改變了意思，她下樓去了。

馬車載着失戀的妻和無知的嬰兒，辮辮地走了。這是拜命夫婦的永別。

二、別居

完全變樣了的亞娜別拉回到家裏，使父母們吃驚不小

紅的頰變成蒼白，肥圓的身體消瘦了。加上誰也看得出的沉默樣子，正表示出她內心的不幸。

她盡可能不讓父母知道她和拜命的情形。只說丈夫的精神狀態有點變異，而商量趕

快給以適當的療養。這樣，她父親便寫信給拜命叫他快到加比莊園來。

但是拜命沒有要來的意思。父母們逐漸知道亞娜別拉在倫敦的不幸生活而非常氣憤。母親立即到倫敦去，爲的辦理法律上別居的手續。

亞娜別拉又接到她請託診察拜命內醫生報告說，拜命的精神沒有什麼異樣。這就給了精神上一個大轉機。

她想：既然不是精神病者，那麼，一向的舉動都是正常的意思，這就太過不道德了。人類的地上生命，是爲着死後走向不滅的生活。看來和這個不認識神以及永生的人共同生活，而同墮入永劫地獄，真是對於神怠慢了自己的義務。爲着信仰必須捨棄丈夫。這是自己應走的正路。

這樣，她決心別居。

母親在倫敦和有名的律師商量，準備好必要的手續轉回來了。

父親立刻寫信給拜命，說明別居的事情。但是這封信被奧特斯特看見，立即把它退回來。於是她父親自己去倫敦託人向拜命說，女兒不能再和他同居，請讓她別居。這邊

的律師已經決定了，請你也選定適當的法律代理人。

這對於拜命好像晴天霹靂。

他接到亞娜別拉在路上寄來的幾封信。那都是亞娜別拉聽從醫生的忠告不去刺激他的充滿柔情的信，拜命依然當做那是她的本心。他自己雖然被不可壓制的激情苦惱着，但是內心還是愛亞娜別拉的。不過以他由父母傳來的狂性，特別對亞娜別拉發作罷了。而現在要別居是為甚麼？他以為這不是亞娜別拉的意思，便再寄給她充滿情愛的信，請她再考慮。

她看了信非常動搖，可是她的堅強性格克服了她。她堅信和拜命同居終歸是不可能。所以對於拜命後來的幾封信，她一點也不動搖。她覺得自己的決定是神的意思。

這件家庭騷亂事情，慢慢成了倫敦的傳謠種子。拜命的朋友們都為他擔憂，希望那不是真實的。因為想到如果變成公開的傳說，那對於拜命的社會地位是致命的打擊。

知道無論誰的忠告，拜命不能搖動亞娜別拉的時候，兩方面的律師就開始談判了。拜命的律師漢遜用兩人的信來證明兩人的愛情而陳辯，但是對方的律師拉沁頓強詞不

○漢孫要求他的證明，回說要證明的話請向法院去上訴。拉沁頓手中已經有着亞娜別拉寫就的詳細的別居理由文件。她把家庭內的祕密詳細地論理地記載出來，交給了律師。詩人和數學家鬥爭，一定是詩人失敗的。

非常生氣的是荷甫華斯。特別激惱他的是竟有以奧格斯特之名爲別居理由的。他寫封信給亞娜別拉，要求她否定這句話。但是她決然拒絕了。

拜命的朋友們，只有改訂其中的文字，證明這種流言不是由亞娜別拉來的。

別居的決定成功了。都是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七日，結婚後僅僅一年零三個月。

兩人財產上的決定完結後，拜命的家財拿來拍賣了。他的藏書、家具、油畫等等都交在別人手上。藏書和屏風是馬列託人買去了。

別居後，他獨住在那森閑的空屋中。

寬大的家屋非常冷清。

他給寂寞的情緒追迫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地，在屋子裏來回的走。從前歡樂的日子像走馬燈一樣在他眼前浮動。激烈的痛苦侵襲着他的心頭。

他突地伏身在桌前，在紙上寫出——

再會罷，你啲！

那四行九段的短詩。

眼淚像雨一樣落下來，浸透了詩稿。可是他也不想抹它去，只是專心在紙上寫。不是寫，而是把自己的鮮血塗在紙上。

三、英雄醒了

巨人「砰」地倒地了！

倫敦全市在喝彩拍手。

以前的攻擊是因為他反對攝政王的專制政治。所以被貴族所拋棄的他却被民衆所收容。

而這次的攻擊是因為家庭的破綻。把結婚制度的神聖當爲信條的中產階級的激怒集中在他一身。貞淑的亞娜別拉，殘酷的拜倫。這一些都浸入一般國民的腦裏。熱烈的同

惶集在可憐的妻子身上，而深切的憤恨便凝結在背德亂倫的丈夫身上。一切說明都是無用的，夫妻都只因為感情而動。蘇萊心理是除開單純的黑白二色之外，不許有一點中間色的。

還有三個值得非難的巨賈。那是他由頭戴巴蘭團來做了領事破命時。這是國賊。

這兩樣事情就很夠埋葬拜命了。

他的敵人拍手歡笑。
「終歸打倒驕子了！」

不是他們想辱罵着而溜失乎酸意也。

他出席上議院的時候，在議場裏他站遠些分做個學者在議院內裏靜靜的聽着。沒有誰想他說話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報紙在齊聲痛罵他。

自由黨的人也不為他辯護。只有佐治夫人還站起來為他奮鬥，開一個跳鍾會招待他別對黨派的人。蘇萊請他讓個人會見的時候，正在室內的許多人，都跑出外面去了。

和出版「哈羅巡禮記」那時候的光景比較起來，有着多大的不同呵！不過是四年後的事情罷了。這就是所謂「名聲」的真面目。

像從前一樣和他談話的只有主婦佐治夫人，另外便是他曾喜歡過的葉芬斯頓——那麗紅髮的葉芬斯頓。拜命向亞娜別拉求婚之前，屢屢想向她求婚而終於落後的了。

拜命交抱着手腕，直望着許多的人。睡在他內心的英雄魂靈，在逆境和迫害的一大鐵錘下，突然醒起來了。

「好的！」

他內心的聲音叫着。

「卑劣傢伙！這麼恨我嗎？而且想集攏起來迫害我嗎？要鬥爭就鬥爭！用我一個人的力量來和金英國的沒氣概的人戰鬥罷！看看是誰勝誰敗呀！」

徹骨的痛憤，喚醒了睡在內心的獅子。

從此以後的拜命，是另外一個人了。

被全社會委棄之後，他才在自己心靈中甦醒過來。

四、再會罷，祖國！

拜會決心永遠離開英國。

留下他掛心的只有姊姊。四月十四日才和她悲痛地分別了。

那一天，他在米娃托旅館寫信給亞娜別拉：

「現在是最後的幾句話——話並不多——請你聽着——我不希望你的回信——而且也不重要——但是請聽我。我現在和奧格斯特分手了。還有可以告別的便是你了——她是我對於地上的生不能破壞的唯一連繫。我不論到那裏——但是我去很遠的地方——你和我不會再相會在地面上，連第二世也不了——就把這作為滿足和報償罷。如果我發生了什麼事情，請親切地看顧她，那時候她如果已不在世上，請看顧她的孩子。

末尾還加上一句說：「送上你所希望的馬車。」

當他快要出發之前，還有一個插話。

從前他收到一個無名女性的情書。但是他都沒有回信，現在却兩次來到家裏找他。

看門的拒絕了，她才把自己的名字寫出來，並指定一個會見的時日。

「我的名字叫克列亞·克列亞蒙托。我不是由一時的輕浮而這樣做的。我不希望你會愛我。我也不是值得愛的人。下面的計劃怎麼樣？下一個禮拜四，一同到市外十里前後的去，那麼，這地方的人誰也不知道。第二天就可以回來了。」

幾天後，又是同樣的信來了。

起初他覺得厭煩，但是將要永遠離開英國，多少有點兒牽情，這時，便答應了她。

他當做一切都完了的，把這少女的事情也全部拋開。可是……

動身的日子到來了。

他把模仿拿破侖用的馬車當作旅行用車，同行的是僕人弗列查。另外帶着醫生波里得里。

動身前，每天來看他的，是好友荷甫華斯。

出發兩天前，他在別居的證書上蓋了印。（亞娜別拉一直拒絕和拜命離婚。所以現在她爲拜命夫人）

四月二十四日是他離開倫敦市的日子。

一年半前迎接新婚的兩人的房子，現在他孤影茕然離去了。門前站着許多看熱鬧的人，在看這有名的旅行。拜倫和斯可甫·德文斯同坐在拿破侖式的豪華馬車內，荷甫萊斯和波里托里坐在另一部車上。

他從都哇到比利時的阿斯丁。但是到了都哇一看，船要第二天才開，他便在市內的旅館過夜。

他的旅行是英國國內的大傳聞。由於想看 he 出發的好奇心，許多貴族婦人，都來到都哇港。而且還改裝做女僕站在他住宿的旅館廊下。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五日。荷甫萊斯帶着沉重的心情起床來。可是等來等去不見拜倫出來。

快到開船的時候了，他着急得沒有辦法，便走進他房裏去看，他正寫着小冊，在寫別托馬斯·穆爾的詩。

小冊在岸邊，

大船在海上等待着，

但是，還要說一聲，

「托馬斯。穆爾，你好嗎！」

我的朋友留下了嘆息

敵人留下了歡笑，

前方的空中怎麼樣？

只要心頭有決定。

荷甫華斯催他說：

「喂，再不去要遲了！」

拜倫好容易停下筆，站起來。

船上的船長急得大叫：

「不管爲甚麼人，再不能停鐘一分鐘以上了。開炮，立刻開炮！」

德文斯也慌張地來，又去找尋拜命。

拜命挽着荷甫華斯的手，照常曳起跛腳，出現在碼頭上了。

快上小船的時候，拜命像突然想起甚麼，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小紙包，那是他在哈羅中學獲得的獎品。詩聖荷列斯的精神印本，交給荷甫華斯說：

「請把它送給葉芬斯頓。並且對她說，如果我和你一樣的女人結婚，今天便不會變成被驅逐離鄉的人了吧。」

在朋友們熱鬧的告別聲中，他很精神地上了小船。等到踏上大船站在船舷上的時候，他被深深的哀愁包圍住了。

九點鐘，樣子吊起來，纜開了。

對面風很大，波浪洶湧湧起。

荷甫華斯站在碼頭的棧橋上送着他，船轉頭經過棧橋前面去了。

拜命在大風中直立在船板上。

他拿下了帽子。

栗色的頭髮被風吹亂了。白面黑衣的人，右手高舉着帽子向岸上搖動。船看看去遠了。拜箭的身影也慢慢小下去。

長期的放浪兒，離開出生的鄉土，走上漂流他鄉的旅途。

倚住船舷，眺望逐漸隱向煙波裏的祖國山嶺，查爾德·哈羅在想着甚麼？

像流星一樣劃過蒼空的四年短短日月，裹在綾羅錦繡裏的美人們，爭先奔集在自己身邊的幾日幾夜的夢呀。

回顧起來，是多匆忙的年月呀，而那些名譽和美人，現在到那裏去了？……

查爾德·哈羅歌唱說：

相聚宴會的人們，

雖然充滿我的宮殿，

但是呵，

在廣大的祖國內，

只有一個愛戀我的人。

幸福女人的是名譽和地位。

只前一個愛戀女人。

去愛去愛。

像暴火的蛾羣；

愛的聖使沒消一點力量，

你知道，

黃金的神呀，

詩常常引着女人。

激急的風吹揚着，波浪冲打着船絃，故山的影子朦朧在蒼茫裏了。

第四章 憂鬱孤獨的人



第一節 阿爾卑斯山的夏天

一、滑鐵盧

在奧士丁上岸後，拜命坐在拿破侖式的馬車中，向比利時都城布拉色去。法蘭西政府當他做抱有危險思想的人不許可他入境，他便想從比利時經萊茵地方向瑞士去。來到布拉色，他的馬車偶然壞了，只好留在這裏修理。託這點福我們今天才有了「哈羅巡禮記」第三篇第十節以下關於滑鐵盧的詩。因為他把滯留期間來作參觀戰跡用了。

他從本地的鄉民買到哥薩克騎兵的馬，騎着去看一年前的戰痕。他所崇拜的大英雄在這平坦而普通的原野上，空拋掉半生的壯圖。想起來，事業功名也都是夢，名聲也同

樣變遷。然而青島自租界上，空襲戰爭至前掛圖。悲歌來，事業更冷。島嶼數處，各執其詞。一橫在膠州大陸，我愛我哈羅巡邏隊。他在膠州港築地築壘，築壘築壘，築壘築壘。

丁。停止！

命錄竟顯知，這三當幾十騎，以軍威帶戰。因欲圖併吞，曾謀圖吞。昔者，曾者，曾者，曾者。

西冥涼，地靈的德意志，思德商人，不指世出，人證，出再德。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

橫墮在這地，下地墳墓，論世空，拿劍命友，強強軍中。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

世界的帝國在這平，斷，為墳墓橫倒了。

哈羅站立在獨體上，

法國的墓地——

鬼魂般的墳墓，一輛輛車，橫山，橫山，橫山。他想著打倒一個專制的人，而造成幾個專制人的歐洲政局現狀，以架代紓的東西古今

相同的政治。他回轉馬頭，高吟着土耳其兵的歌，回布拉色去了。

沿萊茵河向東去，他到處看見拿破侖的足跡。那些運河、橋樑、道路、紀念塔等等都刻有N·B字樣。他想起自己曾作諾耶爾·拜侖的第一個字母也是N·B，便像孩子一樣高興。

看見河岸邊遮蔽着葡萄藤的古城，他賦了短詩，摘下路旁的花寄給奧格斯特。

他到日內瓦的時候，是一八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進得詹旅館在簿子上簽名的時候，年齡欄內，他寫着「一百歲」。

二、「花之精」雪萊

拜侖到了日內瓦一看，在同一個旅館內，意外地，當出發前數天曾共過一夜的夢的克列亞·克列亞蒙托在等着他。

但是她有兩個同路的人，一個是她異母的妹妹美利，一個是美利丈夫，這位年輕的丈夫叫做西·彼色·雪萊。(Shelley)

克列亞介紹他們認識了。這便由拜侖和雪萊交遊的開始。拜侖這時候二十八歲，雪

萊比他小三歲半。

雪萊自然讀過拜倫的作品，拜倫那時候也讀了雪萊的傑作「克溫·馬治甫」；而認識他的詩作。

現在，我們得少爲走進歧路去，一看雪萊的生涯。因爲這兩位大詩人的交遊不僅是近代文學史上的清話，並且，對於想知道拜倫的我們，有着非一看和他形影相隨的天才雪萊的一生不可的重要性。

雪萊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出生，他是英國大富豪而且是舊家彼色·雪萊男爵的孫子，他的父親是下議院議員得莫西·雪萊。

他是賦有着繼承着二百萬元財產、大的城堡、爵位，貴族院議席和門閥等等的命運的。

而且他是像古代希臘彫刻一樣的美少年。瘦長的身影，閃光的金髮，山中湖水一樣澄澈的眼眸，大理石一樣光潔的皮膚，薔薇般的紅頰，高高的鼻子，薄薄的紅唇。

不論男女一看見都要爲他的美麗所動。

加以，他生有明徹的頭腦。從小孩子的時候起，便用他透徹的議論令人吃驚了。假如他就這樣生長下去，那麼會有着承富承爵，見愛於女人，在倫敦社交界像明星一樣光耀地生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天在他的頭腦深處放下一件大贈品。

那便是他奔放不羈的天才。

爲着這天才，他一生苦痛到底。

就因爲他沒有做貴族政治家，享受快樂的地上生活，所以人們能夠得到一卷雪萊詩集。他的淚的生涯，成爲一顆輝煌的寶石留在人類文化殿堂上面。一切人類的幸福和進步，都是靠着過去某個人的淚和痛苦的福蔭，人的淚決不會無益地流掉的。

他的悲哀開始在少年時候。

他被送進貴族富家子弟受教育的伊頓中學。伊頓的校風是用斯巴達式訓練，把少年的自由思想在發芽的時候踐踏掉，高級生完全把下級生當奴隸一樣虐待驅使。爭鬧是公

認的，甚至存被打死的。

像少女一樣美麗而又有着獨立不羈的精神的雪萊一進去，便立刻成爲全校的嘲罵目標的。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在學生們中間流行了一種「虐待雪萊」的遊戲，他差不多被全校人所虐待。

這種時候，他往往等虐待他的人走開後，從溝裏拾起溼滿泥塵的詩集，拍乾淨污穢了的衣服，側身在泰晤士河畔的草場上，仰望高聳的文佐宮殿，俯看鏡般澄明的流水。在他手上是一卷各籍芬的「政治的正義」。他冥想著蔓延在人類社會的悲慘和非正義，而在泰晤士河邊發誓說：

「我發誓要正直，賢明而自由。我無論如何，誓不做利己的，有權力的人的臣僕。我誓把一生獻給美的崇拜。」

少年的思想支配了他一生，雪萊終身都爲泰晤士河畔的誓言而奮鬥。

★

十八歲的時候，他被送進牛津大學。

他完全像小孩子一樣的生活。他不愛吃肉，衣袋中時常塞滿麵包和餅干，一隻手出來嚼着，一面讀書一面走路。而且把夜間和日裏倒轉來過活。

從這時候起，他開始寫小說和論文，他把所著的「無神論的必要」印刷出來，擺在大學附近的書店理。

第二天被叫到校長和學監面前，宣告：

「革除！」

他的好友荷治說，如果革除雪萊，我也出去，他們兩人便一同出到倫敦租下房子住着，隨俗的父親覺得兒子被革除很有關父親的面子，便到倫敦去迫兒子改過。說是如你不改過，便一個錢也不給了。但是雪萊違背了父親的希望，這樣就變成一個錢也沒有了。

這是他終生奮鬥的開頭。

不久，荷治聽信了他父親的忠言，離開他去了，他獨個人一文也沒有地被拋在寬廣的倫敦。

全靠他的妹妹們在女學校內秘密地把她們的零用錢送給他，才不至餓死。他有時候

也到女學校去看妹妹們。亞坡羅神一般美麗的雪萊到來的日子，女學校內就大大騷動了。他金色的頭髮給風吹亂着，穿上露胸的大反領，上衣帶裏充滿餅干和葡萄乾，像春風一樣輕柔地來訪妹妹。

他對着許多女學生們宣讀他自己的正義和美的哲理。

有一個叫做哈卑耶特的美麗姑娘。父親由小酒館主起家，多少發了點財，所以把女兒送到貴族富麗的學校來。這位少女熱愛上雪萊，可是雪萊一點也不知道。

結果這位少女把如火的熱情說出來，雪萊便非常同情她。雖然自己並沒有特別愛好，但是他認為救這位少女正是自己的義務，所以就承認結婚，兩人白手空空跑到蘇格蘭，並在那裏結婚了。他便是這麼一種毫不想到自己的人。那時候他十九歲，她才十六歲。

他像某人所批評的是：

「從天上的一角誤墜下來的太空的精靈。

他是個萌萌純情的人，更沒有一絲兒惡意和怨毒。

不久，兩個迷途羔羊又回到倫敦來。兩人祇從父輩那裏得到一點電接濟。

雪萊這時候認識了轟動當時英國思想界的「政治的正義」作者各蒲芬。他家裏頭有着不同母不同種的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女兒們爲着阿坡羅神一般美麗的雪萊大攪亂了。這不是完全爲了他的容貌。而是爲了他那神明一樣的人性。

這時候他的妻子哈利耶特，現出了小酒館女兒的本形。把些不好的男子帶到家裏來。那種缺乏教養的性情，給了一花的精靈，風的精靈「一樣美的雪萊心裏很大的痛苦。兩人中間發生了種種不快的事件，雪萊明白再不能使妻子改變，而陷入絕望的深淵中了。

對妻子頑強的態度絕望，他獨自走出街上來，嘴裏誦着：

「冰一樣的心，大的冰塊！」

他毫無目的地在倫敦街上彷徨着，悲痛填胸，哀傷得連眼淚也沒有了。

這時候像朝日一樣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向旅居蘇格蘭的各締芬真正的女兒美利。她是瘦長的有着鵝色雙眸。金髮濃密的女子。苗條的身影中潛藏着凜然強傲的靈魂

。女性的優美和獅子般的勇氣，正是雪萊所求的理想女性。

而且她有着家傳的頭腦，備有可以操縱哲學和詩論的教養。

對於沒有教養的妻子失望了的雪萊，被這個新的明星所引動，是像春花向陽開放一樣自然的。

可是和常人不同的雪萊，對於美利並沒有友誼以上的感情。他從來的奇怪癖性，是努力要把自己的內心的光，去照亮自己所接觸的人的內心。所以他不管對方是男是女，都敘述人生的美和真以啓發他或她。而完全沒理會到他那光輝美麗在異性心裏喚起什麼樣的感覺。他很天真，又可以說是「非常識」的。

現在他發覺年輕美麗的美利是他實心的朋友。可是沒注意到美利一看到他便熱烈地愛上他了。

兩人時常相伴去郊外散步。

她把雪萊帶到自己母親的墓旁，坐在墓石邊雪萊講說着詩，講述着人生。又把他的長詩「馬治甫女王賦」獻給她。那是他十八歲作的詩，由自費出版，只印了二百五十

部。

那天晚間回來，美利在詩的裏頁寫着：

「也許這一頁沒有人曾看見，那我可以照實寫下我的心意。我不能用文字表現地愛上了這本詩的作者。我發誓：即使沒有成爲他的妻的日子，也決不做別人的。」

對妻子失望的雪萊的心情，一天天像水一樣流向美利那邊去了。最後，他以少年似的單純告訴哈利耶特說他已經有了愛人要和她離婚了。這是從他「沒有愛情的兩人分離來是很正當的」這種主義發出來的。但這是社會規律所不容許的。並且也是還沒有對他全失去愛情的哈利耶特所難承認的。可是堅信了妻子不真的雪萊，總不覺得繼續這種對於世俗體式的夫婦形式是正當的。

結果他帶着美利跑掉了。他們渡海到法蘭西去：而且他還帶着美利的繼姊苔茵。

從那時候起，社會對他加上了激烈的迫害。說他是不義亂倫的。那些迫害到死都纏着他。

到了巴黎的時候，三人沒有一個錢。

在巴黎賣掉所有的東西到瑞士，受不住過分的寒凍，他們悄然又回到倫敦來。這種行動也不覺得是非常謙的，雪萊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薛曼美利的父親各締芬却是和他的妻述完全不同的人。使雪萊趨向那種理想的雖然還是他的思想影響。當他們從瑞士回來，他便禁止雪萊到他家裏。他發怒說：要照書上所寫的去實行那才奇怪呢！但是，他却時常向雪萊借錢。理由是許他來往而又向他借錢，那便成了贊女兒來換錢。所以禁止了來往而只向他要錢。

雪萊一生都被這個殘忍的老哲學家要求借錢。他順從地把錢給他。覺得是報答從前所讀過書的恩德的義務。雪萊就是這樣不可解的人。

後來和美利租房子在倫敦郊外生活。那時候，他的祖父死了，父親承繼了爵位和財富，雪萊被確定做嗣子。

結果每年得到一萬圓。他把第一年的全部給了各締芬。而自己又窮得連明天的伙食都感到困難了。

他的家裏總是親戚朋友來得很多。雪萊是同情心強的人，又不能趕走他們。他自己無論怎麼困苦却不忍看別人的辛苦。

人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美利的吳母姊姊克列亞。克列亞心裏也戀上雪萊，因為美利醉猶意而離開家裏。雪萊是無論怎麼也不懂妬忌這回事的。

克列亞寫信給拜倫正是這個時候。她由於無可奈何的女人心憤而自棄地選定同是天才詩人的拜倫，便引誘了他。

雪萊體貼到克列亞的心，想讓她再會見拜倫，便先到日內瓦來。

三、湖畔的家

天才認識天才。

拜倫一看見雪萊便知道他是非凡的天才。他的心裏覺得雪萊是勝過自己的偉大詩人。

雪萊那時候還沒有成名。而拜倫的名聲已經轟動全世界了。虛心坦懷的雪萊，立刻

承認拜倫的天才。謙虛的他對於自己的天才沒有自覺。所以他從心底裏推服拜倫。

從這時候起，開始了英國文學史上，特異存在的兩大詩人的友情。然而這是多麼相異的兩個性格！

拜倫的特徵是像地斯列里批評的「可驚的常識」。他根本上是實體論者。他有着密切地觀察現實的能力。所以他有察人的明眼也有批評社會的力量。這是他作爲諷刺詩人，超過坡甫，作爲人生批判的詩人而占有獨步英國文壇地位的緣故。他的浪漫主義的一面，和他的正視現實並不矛盾。他的感傷的一面，也不致損壞客觀性。他是有非常實行力的人。抱有風雲際會的時候可以扮演一個大活劇的資質。像泰納的批評說：

「事實上，他如果做海盜的領袖或者做中世紀擄掠武士的隊長，却更加適當些。除開在意大利時代的二三篇詩而外，他的詩和行動，都像移植在近代社會中的古代北歐詩人斯可爾得。他在太過有規律的近代社會中，不能夠發見適當的工作。」

雪萊却是相反的。他是透明的水晶般的人。他的內部全沒有私慾私利雜念肉感等等。他被少女和少男所喜愛，孩子們常叫他做「空的精靈」，「精靈的王」，「惡作劇鬼

王」等等。他又以「水的天使」這稱號匿名。他是遊離現實的理想的的存在。他徹底地從純情和美的觀點去看人生。由現實生活看來，再沒有像他那樣非常識的人，同時也很少有像他那麼美那麼清純的人。

他們兩個人在美濃的阿爾卑斯山波萊夢湖畔相聚會。這可以說是天所組成的珍奇的
一幕的舞台。

雪萊在瓦內瓦郊外，萊夢湖東岸租下農人的房子，拜命也跟後在他們的房子的上一段地方租了叫做維拉。帝阿得的美好房子。他從五月初到十月都住在那裏。

這房子到現今還存在，是日內瓦一個素封人家的別莊。一七〇五年建築的房子。拜命賞識那簡素的建築，和隔萊夢湖的翠波可望日內瓦市及猶勒諸峯的風景，便安頓下來。把向西斜傾的山腰作庭園，草原上樹木鬱鬱蒼蒼。下到森林那邊的斜坡，海邊上有農人的家屋，雪萊一家便在那裏。

拜命住的家是兩層。一進大門左邊是餐室，正面是寬大的應接室，外面是走廊，可以縱覽湖上的風景，拜命在這個走廊上，遙望着日內瓦白望的家屋，寫着「哈羅巡禮記

「第三篇，又寫着詩劇『曼芙列提』。」

晚間克列亞從雪萊家裏走上拜命的家去。她爲拜命抄寫詩篇。在拜命家過夜。第二天早上才回雪萊家來。

有一天早上睡夢了，她穿着睡衣拖着拖鞋急急回去，早已經起來的瑞士種葡萄的人，在這兩家中間的葡萄地上做工。克列亞看見他們大爲猖獗，急忙跑着以至掉一隻拖鞋在蘋果樹下。她因爲十分害羞，沒有時間去撿起鞋子，便跑回去了。

純朴的農人看見很好笑，把拖鞋拾起來趕快跑到村長那裏說：

「英國的小姐把牠掉下去了。」

現在這顆蘋果樹已經砍倒。而這個故事還殘留在文學史上。

雪萊的住家和那些葡萄田現在都沒有痕跡，變成森林了。

雪萊喜歡水，拜命也愛水，兩人時常划船出去，享受清風和注視映在湖中的阿爾卑斯峯巒。他們傾吐着浩浩無盡的思想源泉，敘述人生，討論自然。兩個美麗的女性靜聽着天才的講說。

雪萊的聲音高而急促，拜命的聲音優美像音樂，這成了一個好的對照。雪萊的妻子美利，到死也沒有忘記他們兩個人的聲音。

只有和拜命同來的醫生波里得里妨碍他們。他身負有才，因為出發的時候，馬利和他約過如果寫好旅行記，可以拿五千元買他的，所以他很自傲着。當拜命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常插嘴。

雪萊時常找拜命談天。雪萊最愛說神。他以無神論者自任。但是像他那麼富有宗教情操的人是很少的。他努力想說破拜命俏皮而懷疑的人生觀。

在他，宇宙是美，美被發見在大的醜和中。他以爲美及人類內心的善去和物質及社會戰鬥便是人生。

可是拜命覺得這種單純的孩子一樣的想法，不能成爲震動人生的力量。在他看來人類是惡的醜的。他的心裏相信神。他只是憤恨着神產生自己這種人，造出這麼醜的社會。

雪萊看來女性是美和善的化身。拜命却當女人做可厭的存在，不過只是享樂的對象。

。雪萊憧憬女性而拜倫却輕視女性。

然而他們傾談着不知道疲倦。藝術家的雪萊，雖然傷心於拜倫刻薄的意見，但是又不能陶醉於他所表現的美。

拜倫接觸了這個永遠的少年雪萊的純情，心內也感覺到詩興橫溢。刺激是他的生命。他因為這位天才兒的刺激，覺得心內的創作情緒像清泉一樣湧起來。因此，他在這短短的滯留萊湖期間，產生了許多名篇。

他和雪萊共買一隻小船，去探訪湖周圍的街市。對岸的羅詹奴市不正是百代史家吉波編纂羅馬衰亡史的地方麼？他們相携到吉波住過的家去遊玩。拜倫看見了吉波完成二十三年的大業，寫完以後一百最後一行後，走出庭園，仰望天星，注視湖水和那些有名的刺槐樹，便覺得感激逼胸，便摘下它的嫩葉收在懷裏。

而雪萊覺得對吉波這樣尊敬，便是對比他更大的存在失禮了。他在想着日內瓦市內盧梭的墳墓。

他們又去看橫在對岸孟得列近磯的西倫小島——也可以說是岩石。這小島上面現在

還存在着的城堡中，曾經因禁錮瑞士的愛國者波尼伐爾。拜命看着這個陰慘的土牢，想越為民族自由而過了悲慘的一生的義士，不能忍住感慨，回到家裏，一夜寫成了有名的「西倫的囚人」。(The Prisoners of Chillon)。

現在去看這個小島上土牢的人，還能看見用小刀刻在壁上的拜命名字。

那時候拜命聽雪萊的勸說，開始讀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的詩篇。

華茲華斯是被他在年輕時候寫的「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中痛罵了的。

但是，當過世道酸辛，深味了人生諸相的他，在這幽靜的山中接觸到華茲華斯的高雅溫柔作品，才體味到心的平和。

所以他在「哈羅巡禮記」第三篇內歌吹說：

鏡一樣的清夢湖喲！

祇有你沉靜的姿容，

才是拋棄荒涼人世的警戒。

滿足地翱翔在你上面的白帆。

才是從破滅的淵底，

救起我們的翅膀。

愛好那粉碎藥櫃的。

狂瀾海洋；

對着我優美的你的低語

超過了可愛的姊姊的訓戒，

震響在我心上。

從這種平靜的心情中，他想念着在故鄉的姊姊。在一八一六年九月八日的信上，他說：

傳 商 拜

「聽說馬夫人（指齊翁夫人）很關顧到姊姊，——唔——可是她對我們那一個的關切也不會受罰的。（中略）前日聽說她病了很擔心，後來知道減輕便安心了。我麼？我很健壯。有時不大行，精神大抵却是好的。但是——她——不，還是那個別屋毀壞了我的心了。我最得完全好，被禁着關心一樣，一生也不能够醫好這傷瘋了。可是，再努

力看看罷。(中略)後來聽說有些關於我的傳說呢。可是這都是假的。情人只有一個。請不要罵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因為她遠從八百里外跟尋了來的呢。可是已經回去了。我沒有愛她。我已經不能夠愛什麼人了」。

由這裏可以知道從亞細亞到拉曼的傷心到什麼程度。雪萊在八月二十九日已經搭着美利和克列亞離開日內瓦。克列亞這時候已經懷有身孕。雪萊不願看見拜倫對她冷淡態度，便帶着她們走了。

跟着，聽說荷甫華斯和德文斯來，拜命心裏高興了。每天聽着神諭呀婦人論呀以後，來聽聽口吃的德文斯的警句會覺得很輕鬆。

九月十七日他寫給姊姊的信上說：

「結什麼婚，我是多蠢啊！——你也不大聰明——我最愛的姊姊。我們兩個人只有求婚才是幸福的！——這是說老姑娘和獨身漢呢」。

這封信是德文斯回倫敦的時候帶去的。

荷甫華斯和德文斯八月底來到日內瓦。

三個人回復到劍橋大學的往日，划船、爬山、入市、訪人等等，過了幾天任性的日子。

四、詩劇曼芙列提

八月的一天，詩人馬秀·路易治來看拜命，他把哥德的「浮士德」翻譯給拜命聽。拜命愕然了。

浮士德的疑惑不正是自己的疑惑嗎？惡魔梅菲斯特的契約不是自己的契約麼？而純潔的馬格里托的墮落沒有在自己身邊發生麼？

過去一年中，望着心內的惡魔過着日子的拜命腦裏，卒然湧起一個大惡條。對着阿爾卑斯峻嶺，心內發醇的詩情，像洪水決堤泛濫於平原一樣地，從他的心裏衝到紙上。他寫成了他的不朽大作詩劇「曼芙列提」。

曼芙列提是住在阿爾卑斯峻嶺的城堡中的貴族。因為犯罪而受到嚙骨的苦惱。他深閉在城樓頂上一間房裏和天地諸靈交往，而獲得命令妖魔鬼怪的力量。

他用這個祕術從宇宙的各個角落召來了地妖、海妖、夜的妖、山妖、風妖、星妖。

「無限的宇宙諸靈！

我在黑暗和光明中尋找你們。

捲盪大地，住在不可見之中的你們呀！

以難攀的峻嶺爲家，

以地底海底爲家的你們呀！

靠着支配你們的咒語力量，

我呼喚你們！

來呀！

曼芙列提擲天空重響叫着。

不久歌聲在層夜的空中響起了。

有限的生在地上享受，

我聽從你的命令，

白雲深處發出黃昏的嘆息，

離開宮室下來，

夏天夕陽染上粉，

朱紅和藍色已經出現。

由茶亭向星的棧道急走，

我來到你的膝下。

所求的是什麼？

說罷

人之子，你的願望是：

後來，逐漸地由地底自由空間，由濕的霧，由風中出現各種精靈，逼着他：

說罷甘美之子及你的願望是：

曼芙列提只有一句話：

請不要忘却的力量。

七個精靈齊聲回答說：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給你——人民、主權以及指揮四大天空的權力。但是只有忘却的力才忘却自己的力量，是在我們的權力之外。」

這是曼芙列提的苦惱，也就是拜命的苦惱。他不能忘記可愛的姊姊。不能忘記從亞娜別拉受到給傷心。

曼芙列提曾經投身下亞爾卑斯的斷崖而被獵人救起，死在於他也不得到允許。他必頻變一直凝視着自己內心的苦痛，而走完地上的生命路程。

他去到大地和天空的主神那裏，請求讓他死去的愛姊亞斯達特活起來再會。再附了肉身出現的魂只叫一聲「曼芙列提」，又消失了。她給他殺死了。不是用手而是用心殺死的。這樣他日夜苦惱着。後來又來一個女性。那却是曼芙列提日夜詛咒的女人。

在這簡單的情節中，用熱情奔騰的筆致，描寫出亞爾卑斯的暴風和崩雪，冰河和斷崖等等。

穿透過整個詩劇的思想則是「我」這個東西。是曼芙列提的強烈個性。罪惡是我的

罪惡。悲傷是我的悲傷，苦惱也是我的苦惱。而最後，高樓上晏笑刺提伯死也是我的死。他拒絕這時候出現的老僧勸他懺悔去進天國的話，更叱罵了惡魔的歡迎。他說：

「我雖然有罪，但是有聽從更大罪人的命令的方法。」

「我一個人生來，我一個人死去。」

這樣說着他便死去了。

他不想借神力到天國去，也不想把靈魂交給惡魔到地獄中去。死後還是獨立獨行的。

的。

這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的死。直到最後也不和宇宙任何東西妥協的自我。自我的意

思。

所以泰納拿它和歌德的浮士德比較說：

「像歌德所描寫的人、神、自然的流轉複雜世界，不存在拜命的詩劇中。始終一貫地存在的只有拜命自己。神不能夠看見自身以外的任何東西。所以這始終是獨白。」

可是因這些力量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他是多偉大！比起晏笑刺提來，歌德的浮

士德是怎樣地頹悔、凡庸和多辯。在浮士德裏面，除開看全人類之外，我們還看見甚麼？那只是辯論着，戰戰兢兢地四處迴轉着，一無所為的悲哀的人類故事。他所實行的只是誘拐女兒和一羣蕩兒深夜飲酒騷鬧。他的心意是一時的變動，他的思想只是夢和憧憬。缺乏品性的，始終是德福式的。比起來曼芙列提是多麼男性的。他是男子，為描寫他更沒有再好的說話。（中略）以歌德為宇宙的诗人的話，那麼拜命便是個人的詩人。一方面是德國民族天才的發揮，一方面是英國民族發現了它的代表人。」

「雖然並不是說拜命比歌德更偉大。他說：

「文明在英國人發展的，單是強力的意志和實際的能力。所以他們只集中力量在抵抗及活動上，缺少純粹的思索和客觀藝術」。

還指出基慈·雪萊也缺少歌德的天才和教養。

我們只知道，拜命是個性中心的詩人，他的「曼芙列提」使歌德也激賞說：

「我苦於找不到讚賞他的天才的說話」。

第二節 在意大利的陶醉

一、南國的魔力

南國在招手。

造成羅馬大帝國的羅馬人，也由北歐的雪中思慕着南方的陽光而南下。

歌德也在「維爾耶姆·馬士德」裏面謳歌：

「我思慕意大利呀，意大利！」

「我思慕開着橄欖花的意大利！」

「托槍懸愛的少女，風出住在雪地的德國民族的思慕光明的南國的時精神。」

「思慕着的德慕南國多久了？」

他從地中海旅行回來後，住在濃霧的倫敦。不到半年，睡夢中又飛到南國去了。

染得土手一樣碧的海，岸邊排列着橄欖和檸檬樹林，颯颯吹過的薰風，洪水一樣灑
 灑來的日光，而晚上又是淡青色的躍上大空的鏡般的月亮，像要落下來地繁多的星子。

南國

那是以色音形和感潤等等，緊緊地逼住迫我們官能的神祕力。

南國

那是照原樣地傳出太古神代的夢的往日。噴泉底下住着唱歌的妖精，樹杪上宿有繪
 畫的神，微風裏面吹送着詩神，月的光線裏走着戀愛女神，而花的顏色中是儲藏着人生
 悠久的歡悅的人類瑰雪的故里。

那看見過一次南國的榮光，嘗味到南方海的魔力的人，必定再要回南國去。

那拜命住在倫敦的家裏說：

「這陰險的寒天，不能寫詩！我想再到日光的地方去！」

他想念着意大利和希臘。

可以去南國的機會，突然到來了。

但是這是多殘酷的機會。他被妻子所逐，抱着「象腳踐毀了的心臟」，向憧憬的南國去了。像受傷的鹿，找尋清水，喘急地走向林蔭路那樣，他現在繼續着漆黑的絕望的冥想，打算從瑞士向南國去。

可是天的待人，決不使他背負他所忍不住的痛苦。黑暗中也不忘記投下一道光明。想迷開快要近來的冬天而向南國去的拜命，有好友荷甫華斯做同伴。

清涼的湖畔的夏天，一到九月，就變成微涼的秋天了。到十月，柯爾卑斯山頂上雪漸漸聚起來，從山上吹下來的風已經帶有雪意，怕冷的拜命便催着荷甫華斯說：

去罷！

寺月初 六匹馬拖的拿破侖式馬車，轆轤駛過了瑞士山路。兩人之外只有一個忠實的僕人佛列查。耐厭的醫生波里得里已經趕開了。

森幽雪深的新不列頓山間的時候，拜命和荷甫華斯，照例用小刀想在岩壁上刻下名字，但是找不到岩壁，只有各在紙片上寫下名字，藏在路旁的石下。

越過山頂，遙望見展開在腳下的北意大利平原，和散在平原上的白晝家庭，以及鋪展在起伏和緩的山丘上的葡萄田的時候，拜命叫起來說：

意大利！

他們進了北意大利的首都米蘭。

這時候意大利再受奧大利的羈絆，被小國所分割，奉外國的君主，呻吟在專制重壓的下面。

拜命的同情，從遙米蘭城那天起，便已傾注在為民族自由戰鬥而磨劍的愛國者之上，這些自由主義者們，組織秘密結社，進行打倒暴政的計劃。拜命的詩常常是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進行曲。他的來意大利對於愛國者們是巨大的天來福音。而現在的接觸到民族解放的實際運動，却是對於後來拜命的詩注進一大股生氣的。

他在歐洲大陸作為民衆解放的象徵，炎炎地火柱一樣燃燒起來的，是因為曾經來到革命爆發前的意大利，接觸了在痛苦窮困之間惡鬥的愛國者的血潮的緣故。

天的計劃，命運的絲，誰能以平常的思慮去忖度它？

在米蘭拜會會見了曾做過拿破侖命祕書的德·別爾，聽見久已成爲他的偶像的英雄兒許多逸事，特別有興味的莫過於拿破侖手下驍將涅元帥的故事。當拿破侖失敗後他以叛逆的罪名被射死在巴黎。他的妻子來到米蘭，命石工在墓石上刻下一句話

「三十六年的光榮——一天的遇失」。

十一月四日他離開了米蘭。過沙士比亞劇中聞名的維羅拿市，經由費先扎出到港口的時候，小船在等待着了。

離開馬車上了繪畫一樣的小船，拜會聞着潮香，渡過碧水。

太陽已經落盡，黃昏的顏色一刻一刻迫近水和天空。溫和的潮風吹拂着面頰。一天的旅行疲倦了的詩人，在搖盪般靜靜地搖着的小船上，不覺睡着了。

夜逐漸深了。

忽然響起的歌聲驚破他的夢。

小船現在停在大橋下。運河兩岸，從人家窗口閃出燈光。水面發亮。小船的船夫唱

着歌。

「黎亞爾特！」艇夫說。

黎亞爾特的橋。

水都威尼斯！

二、水都威尼斯

幸福在威尼斯等着拜倫。

就不是拜倫，到了威尼斯的人也沒有不幸福的。

聖歌德說：

「威尼斯已經是難得的——對於我——對於厭惡空話的我——長久之間苦惱了的單純的言語，空的名稱，都沒有了。」

那是他一七八六年九月初到威尼斯的說話。

水都威尼斯的名字引誘着世界遊子的空想。

歌德還說：

「初初看見小船靠近我的船的時候，便回想起已經忘却了二十年的孩子時候的玩具。」

旅行記中又記着：

「涅布爾斯對於眼睛，羅馬對於理念，福羅倫斯對於靈魂，而威尼斯却對於人的官能緊迫着。」

拜侖到了這裏的時候，這市上榮華的日子已經過去三百年了。從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的三百年間是東洋各國和西歐各國貿易的中心，作爲握有地中海海權的大共和國，威勢震動全歐洲，每年的輸出輸入達到五千萬元的巨額，純利二千萬元的豪華情況，還殘留在這小島上的市中。

傳 命 拜

一百五十條運河，三百七十八座橋，裝飾了聖·馬爾可廣場四周的總統宮殿、大寺院、市政廳、商店等等。還有建築在市內各處的像宮殿一樣的商人家屋。經過運河的小船的风趣。得天惠的氣候。用美妙的南國聲音說話的意大利女子光輝的眼睛。一切都是畫、是詩、是音樂。

而且沒有英國那種僞善、習慣的壓制的都市，人才能夠體味到生的歡喜。八個大廟場。卡尼伐祭的豪華。夜夜的跳舞會。

而且這個市內不像在瑞士那樣，有許多英國人從對岸用望遠鏡來窺探他的家。

拜倫才開始感覺到身心的自由。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寫信給倫敦的馬列說：

「威尼斯正從我得到預期一樣的歡悅。而我是怎樣預期得多呀。我愛小船的陰暗的陽光。愛遶河的沉默。市面的荒廢也不討厭。况且謝肉祭快要到來。（中略）我因好奇心在學這個地方的方言。我完全滿足着。」

他現在連「滿足」也發見了。

十二月十八日他寫給奧格斯特的信說：

「……此外，我和一個二十二歲的威尼斯女人相愛。她是結了婚的，我也同樣——旨趣頗為相投。（中略）她一點也不討厭。我們兩人在亞爾卑斯南部，是最幸福的——而且是非合法的夫婦」。

這位二十二歲的女人，是他的房主布匹商人的妻子。那時候意大利的習慣，結婚後妻子可以有一個愛人。拜命的這種舉動在威尼斯人是不以為怪的。

在那同一封信中，他又說：

「這一個月中間我很平靜而充滿了愛。而且過去兩年從那差不多使我發狂的有德的惡魔米爾班克受到的拷問痛苦，也不像以前那樣苦我了。」

這封信的末尾有「——詛咒在她身上」的字樣被抹掉了。像鳥與格斯特抹掉的。南國的明朗逐漸地把曼芙列提的厭人觀和緩下來了。

他這時候由奧大利士官買到四匹馬——不只一匹而是四匹，這就有些拜命式的——出到威尼斯東面隔着海口橫躺着的利德島上在海邊飛跑。亞得利亞締克海的風颯颯吹着馬上的他的栗色頭髮。

他又把塗上青色的小船浮在水上悠遊。到市上的亞爾美尼亞人寺院去，幫忙那個長老作威亞爾美尼亞語和英語的字典。

拜命傳

聖·馬爾可廣場很引起他的詩興。

用大理石和托列加火山岩鋪起的廣場東面，有高聳大空的聖·馬爾可寺院，寺院門口站着四匹鍍金的青銅馬。在它右手的廣大的石造房子，是從前威尼斯共和國元首的宮殿。宮殿前三百尺的高塔，是聖·馬爾可鐘樓。

宮殿後面的運河上架着有名的「嘆息的橋」。犯人從宮殿對岸的地下牢帶出來，拉到刑場去的時候，最後看見人世的橋。

拜倫得到當局的許可，在那地下牢過了一夜，去體驗犯人的痛苦。

「哈羅巡禮記」第四篇，是用這嘆息的橋開頭的。

站在水都威尼斯嘆息的橋上，

我左右觀望着

玉的宮殿和牢獄！

在月明的晚上，他請來聲音美好的船夫，叫他搖動着槳，唱起詩人達遜的傑作「哲爾沙林的回復」中一段。這是回憶到往年船夫們，唱着歌划着艇的舊時。

查爾德·哈羅歌唱道：

反響在威尼斯水上的

達遜曲，

現在歌聲已經沒有，

船夫靜靜地划着槳。

快樂的威尼斯生活怎樣緩和了他的心情，在他十二月二十四日寫給詩人托馬斯·穆爾的長信內，很潑激地表現出來：

「我們這樣快樂。托馬斯·穆爾又怎樣？」

現在，你做甚麼，呵，托馬斯·穆爾？

現在，你做甚麼，呵，托馬斯·穆爾？

在嘆息還是在追求女人？

在作詩還是在獻媚女人？

在玩笑還是在縱談？

呵，托馬斯·穆爾？」

寫過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南歐有名的謝肉祭。全市都在歡樂境界。到了晚間，街上的假裝人們，跳舞歡樂，乘醉戲耍。哄起來的笑聲，喃喃地乘風騷鬧，接吻的聲音，弦歌的聲音。這裏，暫時把社會嚴峻的戒律當作另外的一個天地了。

從北歐的嚴格社會走進南歐的和平大氣中的拜命，帶着一個年輕的愛人馬利安娜，日夜在歡樂中不知道日時的移行。

卡尼伐來了，

呵，托馬斯·穆爾！

卡尼伐來了，

呵，托馬斯·穆爾！

戴着假面，歌唱，

吹響軍笛，打着大鼓，

彈奏六弦琴——波林，波林，

呵，托馬斯·穆爾！

本來不大健康的他，熬過幾夜就疲乏，終於患了像瘧疾一樣的熱病。謝肉祭到後齋戒節，他都在病床上。病中他寫起「曼芙列提」第三幕。但是，馬列把這篇初稿退回來了。說是做得不好要再寫過。他改寫了幾次，直到去羅馬才寫成。

他的病意外的延長了。

到第二年春天，他還是躺在床上受着馬利安娜的溫柔看護。

這時候在羅馬發掘古墳的荷甫華斯勸他到和暖的羅馬去。但是他在躊躇着。因為對馬利安娜希奇地有點兒感情了。

可是，他還是決心到羅馬去了。因為想到要寫「哈羅巡禮記」，必定要用羅馬做題材。

三、羅馬

拜命離開威尼斯來到費拉拉，去參觀薄命詩人達遜被幽囚七年的地下室，做了一首「達遜的悲哀」。後來又南下到福羅命斯。

文藝復興中心地的福羅倫斯市，總是激動人的。多威的拜命來訪這歷史的舊都城當然很感動，他去看但丁的遺跡，巡視與密蓋蘭其羅、馬克薩里、格里列阿、拉發耶列等等有關的地方。

他到祀這些偉人們的威斯托敏斯達的聖·克羅遜寺院，歌吟說：

高貴的遺骨，

睡眠在聖·克羅遜聖地，

連塵土也凌駕過

永劫的時流。

充滿在寬廣的殿堂上面

是歸還了太虛的聖人足跡。

密蓋蘭其羅的骸骨，

亞爾非利，

天星般的格里列阿，

生於地上又歸還地上的馬克維里。

★

偉大的四個靈魂，

有創造天地的力量。

時間雖把帝王的錦繡裂成千萬，

不要悲哀，意大利喲！

在廢墟中，把飛翔天上的靈魂力量，

去加惠你以外的家邦。

你的頹唐，

今天還藏着神的日光，

試看那——

和過去世代天才並肩的

卡諾伐喲！

血海故事。

他去了羅馬。

半頹的圓柱，僅留基石的宮殿陳跡，紀念塔的台基，崩壞的房屋，只見一個頂的大石，雜亂堆積的瓦礫，稀疏地站着的樹木。

這便是羅馬。

號令過全世界的羅馬的結果。

這是彭比亞在大象拖的戰車上凱旋的羅馬。是凱撒在元老院偉容凜然站起來的羅馬。

拜倫來到這英雄都市，想起四千年的史實，感慨填胸不能成睡，聽着窗外啼鳥的聲音，在歌咏羅馬的荒廢。

極目荒寥廢墟的情景，

這都是古來重複的歷史教訓。

國民起於「自由」，

經過了「光榮」的幾世，

重疊着「財富」「罪惡」和「腐敗」

結果是消失在

沒有差別的「蒙昧」的昏暗中。

浪漫主義者的他，站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想望着飄散的雄偉，覺得詩情滾滾像清泉一樣在胸中澎湃。

他差不多每天都騎馬去觀看羅馬市。不能如彭比那樣騎象，也不能如西比奧那樣，牽着亞非利加的獅子回來。但是長鞭一振，揚起風塵駛過羅馬皇宮的舊址，也便心氣浩然，客愁由肚裏消去了。

不久，他又想念着留在威尼斯的馬利安娜。復寫信給她，重又回到威尼琴。

他在威尼斯郊外的拉米拉寫成「哈羅遜禮記」第四篇。他從此永遠和浪漫詩分別了。

新的天地快要在他面前展開。

第五章 堂·瓊的誕生



第一節 身心的轉向

一、意大利精神的影響

他回到威尼斯來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他害怕再發熱病，便在郊外沿布林達河的小縣拉米拉租下房子。他在那兒過去五個月。

這時候，他拿錢給馬利安娜的丈夫，僱她來管理家務。這樣，在荷甫華斯的安慰之下，他寫成「哈羅遜禮記」第四篇。第三篇是在萊莎湖畔由雪萊的感化寫下的。文藝批評家，把第三篇推作全書的壓卷。詩人的天分對外來刺激很敏感。他和雪萊一道的日子，深受到那清純明朗的人格感化，不知不覺間，便離開俗界優遊在理想的世界中。而常識家的荷甫華斯的感化又再把他引回地上來。

現在一個和雪萊及荷甫華斯都不相同的大感化來到拜命的身上。而且最幸運的是發生在寫成了「哈羅巡禮記」以後。

這期間，他的朋友達格拉斯·金涅提的哥哥金涅提卿到意大利來，把英國詩人福列爾寫的新詩「僧侶和巨人」給他看。那是模仿意大利詩人布爾查詩形的諷刺詩。

拜命看了便想起「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出版以後快忘記了的諷刺詩。這一來，他用威尼斯的故事做題材，寫了詩的故事「別甫」。那是採取意大利詩風的諷刺詩，由這裏，拜命走進了作為詩人最重要的第二時期。結果便產生了不朽的大作「堂·瓊」。

當我們看到拜命生涯的一大轉換期的時候，暫時停住來看一看意大利生活和意大利精神給與他的影響。那正是使一個英國詩人的拜命變成偉大的世界詩人，同時又是產生對於不是英國人的我們也有很深的興味和影響的「人的拜命」的原因。

拜命旅行地中海的時候，已經懂得意大利語和希臘語。來到威尼斯以後意大利語的知識更加深進，而且時常接觸意大利的文獻。其中最影響他的有三個詩人。

共濟社 編是卡斯特(一七二五—一八〇三)。

5月拜倫和葛特利布(以前，看過卡斯特的小品故事詩集四十八篇)他熟讀到差不多能夠背誦的程度。那是假托着故事來攻擊挪揄那時候的政治和生活的東西。他和拜倫同樣是個叛逆兒。

「在最深處的精神上和『致謝拜倫』」看這這個集子很感動。特別是惠爾利詩人所有而拜倫所沒有的那種神祕的平和。拜倫的憤怒像火一樣，拜倫的憎惡像蛇吐毒，拜倫的罵像毒矢一樣。他代表的諷刺詩文(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詩論家)痛罵過校治和湖畔詩人郭託馬斯·羅補。文字辛辣透骨。因為他是生在英國養育在蘇格蘭的。沈痛、認真、直率，可堪缺乏回頭四顧，嫣然微笑的諷刺、反語、諧謔、以笑殺敵犬的鋒裕。

羅補他讀卡斯特的小品故事詩，看見了那種款然而笑，冷然挪揄，以平易淡泊的日常用語，把深刻的人生問題開話一樣地處理的平和。

詩人不由正面攻擊而由側面取笑，朱紅臉積恨社會的惡，而以三分嫉視作人間的寬恕。不作高擡手的獅子吼，而用小茶室中閒談似的手法。這是卡斯特所教給拜倫的。

把事件正面平面地描寫出來，不要寫是怒號，而把舞台裏面的機關露出來。使人笑憐人憫性的愚蠢，拜倫諷刺那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他的「別浦」是努力用詩體的開誠嚴的平易，以揶揄人類和社會，而把他的真意移到讀者胸中。

卡斯丁的「動物」的喜廷和議會，這長篇的政治諷刺詩，激論拜倫攻擊社會制度的新手法。在他的「望·瓊」裏面更濃厚地表現了。

尤其是卡斯丁類作雜體詩的長篇詩的敘事，對於「望·瓊」的影響很多。望·瓊受織國女皇克色林二世的寵愛成爲神經衰弱的情形，差不多和雜體詩同其異曲的。「望·瓊」第七第八篇的「伊新馬爾的包圍」描寫的拜倫的反戰論，是表現出和卡斯丁同樣的
思想。

理命

望·瓊在愛自由和憎暴專制的感情方面，兩人是一致的。尤其是拜倫以英國人的大膽，已由正面去攻擊敵人，反之，卡斯丁是像長久生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制度下人們的共有性一樣，沒有正面和敵人戰鬥的勇氣，且缺少拜命那種英雄的氣魄。

拜命從卡斯丁學到的祕訣，是跟着莊重而純情的筆調之後，突然一落千丈，點出意想不到的談話，使讀者驚感到空蕩面的滑稽味。我們可以在「別甫」尤其是一堂·瓊」中發現。受之過意大利詩人的影響之後的拜命作品，已經不像「哈羅巡禮記」那樣，讀來讀去，看着到底使人在直線和平板中感到厭倦的缺點。他體會了把憤怒和歡笑，憎恨和空閒情巧妙地交錯起來展開在讀者面前的手法。

！(四三四)。

布爾西是聚集在文配羅倫斯共和國的羅林佐·德·米地慈宮廷內的許多文藝家的第一個。他的長壽，是為娛樂君主和宮人的作品。但是在技巧上超出俗流，對拜命的作風有很大的影響。他使得拜命緩和了對人生對敵人的尊卑的直率，在諷刺詩中混進一些幽默和遊戲態度，增加上寬容和溫情。

狂

以後，拜命的諷刺詩脫去向來的編織和激烈，加進同情和明朗，增加普遍性，而至於產生超過民族時代不朽的存在價值。

第三是白魯尼（一四九六—一五三五）的流麗典雅的詩形，使拜命的詩風變得更瑰麗豐豔，而培養成產生詩堂「瓊仁」的實地。

無窮之「意大利作家拿他的朗朗、和平、同情、幽默來緩和了拜命秋霜烈日似的直率，使他擴充北國的綿軟性，用反語代替痛罵，用挪揄代替譴責，用自由自在的閑談趣味去代替形式主義，用千變萬化的話語去替代平板和一直線，用俗語的勞動人的比喻來代替道學者的說教，用廣汎的人類愛去代替英國至上主義。

在他天生的英雄氣魄，加上南國的溫情，卡爾文教的嚴格之外，加上古代希臘的寬容，和年齡的增長同時，將是進渾然圓熟的境地。查爾德·哈羅死去了，堂·璜生長起來。

但是風格的變化，不是僅由讀書和思索來的。爲着天才的圓熟擴大，他必定通過許多人生經驗。

現在我們再回到故事的本質，來看看他在威尼斯的生活。

二、運河邊的家

在拉米拉路居五個月，拜命又懷戀都市的燈光了。

荷甫華斯在一月內走了。馬利安娜逐漸現出貪慾的本性而失掉他的寵愛，已經離開了。拜命的健康回復了。工作也告了一個段落。

再加以囊中湊緊起來了。

拜命現在有着餘剩的錢了。「哈羅巡禮記」的版稅一篇有一萬元以上的收入。別居的條件，亞娜別拉每年的收入中有五千元是拜命的。加上紐斯送禮價和園地賣掉，有幾十萬五千元。

意大利物價便宜。拜命成了意大利有錢的貴族。

他在塞運河租下二間大房子，叫做莫齊尼哥公館。由聖馬爾可坐船向大運河去遊覽的客人，會看見不遠處右邊手的石造房子吧。同樣名字的三間房子是拜命家的。拜命的住處。他每年以四千八百法郎租下這間房子。

他是怎樣生活的呢？

他有一個像英國跟來的忠僕亞羅查。前幾他隱居人到地中海旅行的時候，帶着英國人的癖性，不論甚麼人，凡是和英國不同的話語，就覺得亞羅查非常厭煩。這一次旅行，他却完全習慣了異國情調，和主人一樣地享受着天福生活了。拜命的信內常常笑稱他做「博學的弗列查」、「哲學的弗列查」。

在這家裏現在還有一個奇怪的人。他是翰商，三十三歲與馬格里達。關於她有興味味的插話。

在拉米拉的時候，拜命和荷甫華斯騎馬去鄉下，看見路邊混在許多鄉人中間有兩個美麗的姑娘。一個便是馬格里達。拜命說要會她，她含笑說：

「會見也可以。不過我的丈夫是做銀色的很窮的人哩！」

拜命不會因此而退怯的。

拜命

他給她一點錢便征服她了。她沒有學識，目不識丁。像野獸一般原始的女性。拜命覺得很有趣。

那時候，馬利安娜還在拜命的家裏，她聽見說拜命騎的馬，近來晚間常在某個鄉下人家外面嘶叫。

馬利安娜紅漲起眼睛去搜尋她的競爭者的地方。知道以後，便像大風一樣兇勢跑去，和那位鄉下姑娘打架。馬利安娜藐視鄉下人，極口的謾罵她。

馬格里達把意大利俗用的白布頭巾陰陽來，回轉身看住對方說：

「你不是他的太太，我也不是他的太太。你是他的情人，我也是他的情人。你的男人是姦婦的丈夫。我的男人也是姦婦的丈夫。有甚麼資格來罵我？」

放了一通議論，她便意氣揚揚地回去了。

馬利安娜回到家裏，想和拜命吵一頓，但是又覺得自己沒有道理。

不久她便走了。

拜命搬到莫哲尼哥公館不久，有一天晚上因為用人告訴，他跑到大門外一看，馬格里達坐在那兒。安慰的騙她都不肯再回自己丈夫的家去。

對手硬擠到自己的家來的時候，拜命照例罵一通，過後他也任由她了，所以那晚上

馬格里達便沒有回家。

從此便亂盤據在拜命的家裏。罵別的女僕，拆開拜命的信件等等，使拜命完全頭痛了。

還有一個住在這家裏的是拜命新僱的小艇船夫丁特。丁特是生着漂亮的八字鬚的大漢，手腕也強，是騙女人的健將。拜命死後，得斯列里旅行地中海遇見他把他帶回英國去了。

拜命在家裏養着各種動物。養着狗。養着猴子。養着在籠裏的狼和鎖着的狐。養着鸚鵡。養着貓。養着馬。後來還得到三匹孔雀。這些動物日夜叫着。

還有克列亞一八一八年十月十二日在英國生下的拜命的女兒亞列格拉也住在這裏。那是由雪萊帶來交給他的。

真是一個大家族。

靠運河交過的威尼斯必須有小船。拜命拿來塗上青和白色，絢在屋後石級的傍邊。一醒起來便由八字鬚的丁特划出去。

家庭有了，錢也有了。而意大利語也純熟了。

這時候，拜侖開始了一生中最放縱的遊蕩日子。他帶着錢，在市場上風雅茶亭裏招集美人來宴會。這是躲過可怕的馬格里達的眼睛來玩的。

拜侖脫離了英國嚴格的環境，除開英國領事荷甫娜夫婦之外，在沒人注意的異鄉，覺得完全解放了。而且威尼爾斯正覺得是誘惑這個富有的貴公子的地方。

那他也是他可憐的避難地方。他被妻子所拋棄，抱着一種發腳蹩爛了的心臟。他在瑞士山上獨過了憂鬱的日子。

在他逗留瑞士的末期，感覺到法蘭奧格斯特特的書信逐漸減少了。而且那時候很少數的僧也是簡短而冷淡的。和以前的奧格斯特特兩樣地，寫這些宗教論之類的話。

在瑞士的拜侖像曼美列提一樣為這事苦惱着。幾次寫信去說，奧格斯特特也不理。更一味冷淡。

這是因為在拜侖所不知新的世界中，進行着大大的陰謀的緣故。

亞娜別拉對於拜侖的熱愛，現在變成了激烈的憤怒，她決心要阻斷拜侖最高的希望。

。認爲這是自己對神靈的重大義務。她是要離開拜命和奧格斯特。亞娜別拉所最害怕的是奧格斯特因爲丈夫窮困無之衣食而去拜命那裏去。又很明顯的拜命也會叫她到外國去。她對自己的良心說，所以要阻止這件事情，是對神對人的德義。又用數學的頭腦，細密地計劃過。她先盡力拉攏奧格斯特。利用她的善良，要她發誓成和拜命通的信都要受亞娜別拉的監督；而且使她相信這是拯救拜命靈魂的唯一途徑。

爲着這件事情，亞娜別拉又請了一個幫忙的。即是奧格斯特的好友威廉夫人。亞娜別拉把奧格斯特和拜命的關係對她說明，並且說明分開他們兩人的道德上的根據。威廉夫人也和亞娜別拉一樣，是一個理念勝過人情的女人。她對於拜命的失德覺得很憤怒。而且非常高興和亞娜別拉一同拆開他姊妹倆。當然她也和亞娜別拉一樣，對自己良心說明這是對神的重大義務。

因此，拜命寄來的信，奧格斯特都給亞娜別拉看；又聽從她的意見寄給他冷淡的回信。

很不易想像，這有多大的痛苦加在拜命頭上。而拜命一點也不能知道其中的理由。

他直到死也不明白姊姊對他冷淡的理由。

被妻子拋棄，連最愛的姊姊的慰藉也得不到的拜命，不覺地在威尼斯醉心於意大利文學，而且欣賞在他身邊沒有北國嚴格性的許多美人。

寂寞現在驅使他沉進遊蕩世界去。

這一個遊蕩時期，使他脫掉曼芙列提式的絕望，轉成「別甫」式的明朗，而最後轉向到「堂·瓊」式的人生批判。

三、淚中的笑

但是拜命的遊蕩日子並不長久。第二年秋天，他的健康又衰下來。他趕掉馬格里達。起初，他用短刀來刺自己，後來又投身進渾樹自殺。被經過的船夫救起來。

一八一八年四月六日，拜命所最敬愛的米蘭波命卿夫人在英國死了。訃告來到意大利的時候，他感到異常的悲哀。他寫信給馬列說：

「夫人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女性中——不問老少——最善最親切而且是最有能力的。」

。我已聽他嘗人生的悲苦，所以聽到這件事體的時候，真有痛楚以至於癡癡感觸以悲慘像手臂或頭部挨了重重的一擊那樣。這麼一來，連繫英國和我的鎖練又減少一個了。」

他表面裝做冷淡無情的樣子，但是根本却是一個激烈的感情家。所以有時候像母親，有時候像戀人，有時候又像師長一樣溫和賢良地引導他的夫人死去，對於他是很大的打擊。

雪萊曾經兩次到拜倫運河邊的家裏。「堂·瓊」和「花的精」的人生距離越來越遠了。

向同一那第十七月律師漢孫帶着兒子來看拜倫。

「呀，這麼遠來干呢？」說着，拜倫的兩眼注視着漢孫，

他按根掘地地詢問倫敦的人。漢孫是爲着要他在賣紐斯迭提的契約上蓋章來的，把賈得的錢給漢孫的報酬，幾和這債項以爲資給拜倫夫人六十六萬元，以後就一點也不剩下了。只有給夫人這筆錢的利權給拜倫，是以自由使稱的，他每季也有五萬五千元的收入。並且，離開英國的兩年半中間，他從馬列拿到的版稅已經超過七萬元。因此也可以看

出他的詩的著氣。敵人，更博學

現在他變爲太刻薄苛刻的一個。他很高興地笑對金涅提說：

「金錢給人權力，和投票權，所以我愛它。」

可是，他對於錢的不介意，到後來却更加明白了。

漢孫看見拜倫的模樣，大吃一驚。還未到三十歲的人已經有了白頭髮。臉上失掉那種雪花石膏的顏色，皮膚粗糙，而且沒有血色。秀麗的鋼琴家一樣的手給脂肪充塞得肥圓了。金涅提想：

他自己也深感到書寫的快過。那時候在他寫的「堂·瓊」第一篇裏面，嘆息說：

三十已無白髮，四十已無髮容……

堂·瓊將怎樣？

想要用假髮補頭，不願前次……

這殘心的侮辱必是逐漸……

正月的日子，夏……

五月的日子，夏天已經過去。

耗盡了我生命的本錢和利子，

耗盡了我靈魂的不屈的力量。

堂·瓊歌唱說：

「現在沒有——現在已經沒有——

接觸瑰麗的事物，

美麗新鮮的思想，

像甘露一樣噴湧的心泉，

已經乾涸沒有了。

我的戀愛日子過去了。

現在沒有所迷戀，

少女，婦人，更何況

寡婦的美豔風姿！

憧憬的時期完結了，

滿注的酒也斷絕了的今天！

不再加入紳士們會館這兒。

他自己嘲笑著，又把英國貴族的名託於風教，笑倒眼中只有金錢的那種生活，更說道：

功名的偶像

也溶化在哀愁和快樂的面前，

像刻在修道僧塑像下的文字，

我將說：

時間還在，時間還在，

而時間已經過去了。

嘆息了那快樂和哀愁裏過去的少年日子，又繼續幾行殘留千古的文字：

真是煩懣呀

爲我不足抵賴的紙土名，

拙筆豈弄舌刺刺盡我，

在教壇上，在軍營中，

我之子用盡力量對付這文字。

深夜不睡，燭燭凝構詩文詞，

佻佻白骨後贏得的報償，

蘇：
是空名和劣畫之外，

面目可憎的彫像。塵世間

事功活動的社會中，詩文創作的世界上，人生究竟算甚麼？歷史的空名，街頭的銅

像，想來都是三場夢。可笑又何憐。

所以望，讓委實他說：

「讓實真正醒來的我。」

自說說：

物類都是必死的生，

血肉也變作茅草。

你的春天快樂離去了，

不會再來——

我的朋友呀，

讚美星星和你生命的過去。

只管誦讀聖經和收藏銅錢罷。

這就是他的徹悟。

他被宿命觀支配着。但是在赤紅的南國日光下面，他不像「曼芙列提」那樣的痛恨，只是寂寞地在眼淚中微笑着。

四、滑腳落水

回復健康後，在堂·瓊是又轉回到春天。

趕開馬格里達，他的家裏又恢復久違的和平。他安靜地在寫「堂·瓊」的第二篇。

「一九一九年四月被」才寫完寄給馬列。

四月六日給馬列的信，寫着另郵寄上願禱。並且說：

「如果刪改或省略掉稿中的部分，我是不答應的。我將像刺蝟一樣戰鬥的。（中略）你和浮斯可羅（意太科諒人，住佳倫敦，）叫我寫『大作』嗎？大概是指史劇或者類似的金字塔吧？黨正聯在恭頌諒人工作。還要說『花七八年時間』呢。神如果毋給與三個月的身命，做做重數下，何況幾年？把一年的時間花來流汗做詩，還不如去掘壕溝更有益處。

「哈羅巡禮說」總發是不滿足麼？尊貴的東西，你不是已經多多出版了麼？出一本像人樣的東西不好嗎？（中略）你希望長篇的？好，那麼就把「堂·瓊」寫到五十篇。

「現在寫這封信的時間是早上兩點半鐘。實在是晚上做了一件失策的事情。因為有約會便在定時的前一點半鐘出去。對方是未婚的威尼斯人——貴族的女兒。我失腳滑到運河裏去，全身透濕，但是遲到了又很不好，便那樣去了，濕淋淋地坐在露台上。現在剛回來換了睡衣。」

想坐小船去的時候一滑腳，（這邊人家的階梯都是潮濕的，）便像鯉魚一樣「卜通」下水了。像托萊頓（希臘神話中住在海底的神）一樣滴瀝着水到人魚家去，攀登上窗格子。（中略）前回冬天時候，這女孩子的父親聽說她和我來往，大發雷霆，叫和尚和警官到我這裏，又把女兒鎖在一間房裏。但是近來這位父親病了，哥哥又到米蘭去，母親時常在打瞌睡，而僕人們又都是烟一黨，並且近來沒有月光，所以，又相會了。她的年齡是十八。

可是她叫我和我的數學的妻子離婚。我告訴她英國的法律除開妻子有失貞操以外不能離婚。而她統說，你出外三年還相信她嗎？我又告訴她這幽會在英國是不很流行的。但是她又問說，不能想法子處理你的太太麼？我說除別居之外不能辦。等我問她說，

你將叫我毒殺她麼——怎麼你想會是真的麼？——而她却沉默着不說話了。」

可是這時候，他發生了真正的新戀愛。

第二節 隨身騎士

一 德列沙·君佐莉

作為瑞士山中的反動，飽嘗了威尼斯的放縱的拜倫，沙為回復了身心的均衡，同時就復歸到本來的性情了。雖是要求有教養的女性的慰藉和獎勵的心情。

離開奧格斯特，死了米爾波倫卿夫人，他以野獸一樣自足的意大利女性做對手，逐漸地感到了荒涼寂寞。像荷甫華斯說的「本來是情性優美親切的人」的他，沒有可以傾訴他的愛情的對手是不能過日子的。

這時候，他的眼前突然出現了年青美麗的女性。而且對於他一生有很重大的影響。那是怎樣的女人呢？先讓拜命自己說罷。

「一八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寫給倫敦友人達格拉斯·金涅提的信說：

「（前略）從上月以來，我跟拉文那市的伯爵夫人——丈夫是六十歲的普茲利伯爵——戀愛上了。她今年二十歲。（按，這是拜侖的錯誤：她那時候實在只有十七歲。）她像朝日一樣豔麗，像正午一樣溫暖。而且她年輕。」

她是拉文那的貴族女兒，十六歲以前在修道院受教育，出來後即刻被嫁給六十歲的普茲利。這自然是沒有愛的結婚。

意大利的習慣，女人結婚後一年可以有一個愛人。她結婚後一年是神妙的。而在這期間將完未完的時候，忽地會見了拜侖。

後來當她六十六歲的時候寫的「回憶拜侖卿」裏面說到這初次會見的印象。

「那晚上我特別的疲倦了，只是爲了對丈夫的義理而出席那場宴會。但是來到宴席上的拜侖卿的高貴而且優美的容貌，和他的聲音，舉動，以及在他周圍發出的幾千魅力，是超過我會經會過的一切人，所以必然會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威尼斯社交界女王白機尼伯爵夫人的應接室內。

拜倫對她已經不是刻育。他曾經出席她結婚後第二日的宴會，很被她的美貌所引動。但因為新婚匆促，她却沒有留忞到他。

快要走出應接室的時候，她走近來的拜倫握手，在他手上剩下了一張小紙片。回到家裏悄悄打開一看，上面寫着下次會見的時間和地方。從此以後她每天都會見拜倫。

她那大理石一樣白色的頰邊，略帶栗色的金髮曲作大大的卷，牙齒雪白，年少的容貌，身材稍矮，但甚發育的胸部高聳着。

霍德道院專心受教育的她，法語同本國語一樣熟悉。讀書很多，會作詩，引用拉丁語的歷史，能繪畫。而且有着南國人的熱情。

她並不輕易地許身給拜倫。

在這個國度裏結婚只是形式，而決定戀人却要很慎重的態度。拜倫寫信給朋友說：「南國人的戀愛，不是像北國人那樣的無聊，冷淡和打算的。而是他們拚命的人生的一件工作。是必需的，不可缺的事情。所以把女性叫做「戀愛的動物」是正確的。他們特別愛人，為戀愛可以捨掉性命。他們比北國人更早懂得戀愛，而且這熱

情比北國人繼續得更長久。」

「德列沙選定丈夫的時候，輕快地立刻承諾了，因為丈夫是給她以自由的人，但是她選擇「隨身騎士」却要充分的研究和試驗。她不是一時的輕舉而是在找尋永久的愛人。」

現在拜侖在受着這位美而任性的少女的充分試驗。他所一向施給女性的，現在由他自己擔受了。

德列沙先要拜侖發誓終生不離開意大利。這在拜侖並不是什麼難事。他早就對好友羅哲治說過：

「威尼斯比意大利任何城市都美。我將終身住在這裏了。」

另一件是德列沙要和他約定她不論到什麼地方他都要跟着。這却使拜侖悲哀了。他寫信告訴荷甫華斯說：

「我現在大大地抱着希望。是希望咧。但是她說先跟我到拉文那來，又再到波羅尼亞。如果確定了也還好，但還只是希望呀。而且如果她半途推開了我，我便失敗了。那麼，我還能夠再在這個地方見人麼？」

德列沙想在得到這位「隨身騎士」之前，先要他承認她的條件。

拜命的信還說：

「頂困難的是這位年輕的婦人在人前一點也不顧忌。日前在白梭尼伯爵夫人的應接室裏，當着許多人面前，却大聲叫『我的拜命』。室內的女人們都停止說話，各自對自己的情人悄悄耳語，真令我爲難了。」

這是「堂·瓊」和女人關係的第一次爲難。

將要出發拉文那前幾天，她才許身給拜命。可是第二天即刻在交際場中大聲說出來。這很使她的丈夫煩惱了。雖然說是天下公許的習慣，而這麼誇大地撒播起來，也使得六十一歲的丈夫沒有立足地了。

幸而到夏天伯爵夫妻離開威尼斯，他匆匆地帶着年輕的妻子離開威尼斯市，離開拜命出發了。

她隨着丈夫到家不久就生病了，她聲言拜命不來病不會好。拜命也沒有辦法，既然做了「隨身騎士」，已經沒有法子避開。他離開潮風颯颯清涼的威尼斯，南下到塵埃和

譽熱的拉文那。這兒離開波羅尼亞只有五十二哩地，北面有維灣，東面是控任亞得里亞地克海的海港，從古羅馬帝國海軍根據地之一，後來填平海岸，植成松林，添加風景的美麗。富有着古代羅馬以來的歷史的城市，威尼斯的人口，是上下於十萬二十萬之間，而它却相反地只有二三萬人口的三個閑靜小城市。從古以來都是天主教大僧正的居住地。拜命到那兒的時候，它是羅馬法王的領地。

拉文那的古風建築和狹小的舊街路，很刺激了拜命藝術的心。而這地方是詩聖但丁被放逐的城帶，他的遺骨也埋在市上。在填起的松林地帶，海風颯颯，放馬跑去，松籟潮音相和，緊逼着他的官能。

他在小旅館中接到德列沙丈夫的招請，才去訪她。那是一座中世紀式的灰色大公爵府。主人甚這地芳第一個富貴。君佐利公爵很使他高興。病中的德列沙豐姿更覺得美好了。她在咳嗽。是呼吸器病。拜命從威尼斯把自己熟習的醫生請來。醫生說她的病勢相當重，勸她繼續療養。那療養法便是拜命每天侍候在旁邊。

德列沙由愛人的看護，慢慢好起來了。終於可以和他騎馬同衝滄森林。

她是個熱心的天主教信者。和拜命一屆跑馬的時候，到了黃昏，遠遠的寺院裏亞文·馬利亞鐘聲響的時候，她便告訴愛人停下馬來默禱。他覺得輕柔的少女騎在馬上，由清朗的天氣傳來的鐘聲裏，定定地懷自祈禱的姿態無上的可愛。

堂·瓊歌唱說：

亞文·馬利亞！是祈禱的時開啦！

亞文·馬利亞！是愛的時開啦！

亞文·馬利亞！請呀

請使我們的靈魂看見

神和神之子的顏面。

亞文·馬利亞！美麗的颜色！

在全能的神塢下伏着的眸子喲！

描畫的聖像，不是偶像，

和現在這對眼眸，非常的相似。

比起愛講道理的新教來，拜倫還是受着神祕的天主教的引動。明眼的司各德在倫敦已經說過，能夠鎮靜拜倫靈魂的東西，將是天主教的儀式。

德列沙一天勝過一天地滲進拜倫的靈魂裏面。她以柔弱的南國音調，說着美好的意大利語。比起本國語來，還是對於外國語寬大而有興趣，這是人的常情。在本國語很平凡的東西，在外國語便覺得大有餘韻。德列沙是外國人，有許多異國情調，這大約正是使拜倫對她抱有浪漫感興的一個原因。

但是更重大的理由因為她不是講道理的、批評的、自己中心的女人。她是純情的、沒我的、而且詩趣橫溢的。像柔輕的春風一樣，鎮靜了他躁急的神經。恰像奧格斯特，米爾波侖卿夫人一樣。

而亞娜別拉、克羅萊茵都是使他焦躁，使他冷酷，甚至使他發狂的殘忍。他不能忍耐接近他身邊的裝扮俐愛批評的女人。而希望優美的、柔和的、純情的、沒我的女人。

把人的一言一動都像數學公式一樣整然羅列起來，而對着理論的明鏡下批判，那就使得他發怒到想把手邊的東西擲下地去。

嘗碰見那種把人的行動都當做神的意思，連自身的利己心、憎惡心甚至妒忌心都用神的名義來正義化的女人，他便生氣到總想蹂躪她，蹂躪地使她哭泣。

所以他蹂躪克羅萊茵，蹂躪兒列亞，又虐待亞娜別拉。

所以他在米爾渡命卿夫人面前像小羊一樣順從，在奧格斯特面前像孩子一樣沒是非。

他的忠僕弗列查對人說：

「再沒有像我們主人那麼容易對付的人。不知道對付主人的，在世上只有我們太太一個。」

為甚麼夫人總是要使主人發怒呢？頭腦簡單的他，無論怎麼也不會明白的。

現在來到意大利，拜命才發見了鎮靜自己的女性。

他十三歲的時候，母親曾經請占卜名手來卜他的未來，曾經判說他將結婚兩次，而第二次的婦人是外國人。拜命現在深切地記起那些話來了。

德列沙像夢一樣戀愛着拜命。

意大利的女人，不會像英吉利的女人那樣理智的、客觀的解剖批評男性。而是詩一樣地在腦子裏描畫着美的愛人。她把空想中的拜倫描畫在心的綉上。世界唯一的詩人，熱情的戀人，彫刻似的美貌貞女子，這是她的拜倫。而且是唯唯諾諾聽從她的命令的隨身騎士。她把她的偶像拜倫緊緊地抱在胸前，愛戀而且幸福。

她的心情又反映在敏感的詩人的官能上，使年輕纖悉慮的拜倫從心裏蘇生起來了。

人間的關係像鏡子。

自己的心映在對方，對方心上的自己的姿態，又映在自己心上。所以有愛和同情的人，會使自己周圍的人，都重回到愛和同情的新靈魂。

在拉文那那裏面，愛·瓊是幸福了。

二、生的倦怠

不久，君佐莉夫婦爲了看看波羅尼亞的領有地而離開拉文那。第二天，一隨同騎士

也跟著去了。這時候他種信若佐赫伯爵的大公館，邀分來住下。並把克列亞生的女兒亞列克拉叫來住在一起。

亞列克拉病癒了。

他雖然心裏怨這這巨鯨一樣充滿着北歐漁人的冒險精神。只因爲不幸而生長在秩序整然的英國，而且天生殘廢，不能做軍人又不能做政治家。空以詩作來醫胸中的氣悶。這便是他可憐的生涯，不能用在功名和鬥爭方面的精力沒有發放的地方，所以他不知不覺便在遊蕩放縱中間來混蒙自己。

在平諍的家庭間和愛人喃喃敘語、騎馬、聽歌劇，並且把積管筆浸在墨水裏內，整珠諸的讀脚等等，都不是他全副的滿足。

他現在疲於戀愛了。

三十一歲的活動慾，浸透了全身。

自己就這麼倚着愛人的膝頭，作詩以死麼？

活動！活動！活動！

得莫西尼斯的說話在耳邊響着。

但是，到那裏去，做甚麼呢？

有一次他想到到南美去罷。

那時候恰是南美各國在革命者波里伐手下，向西班牙舉起反旗獨立，成爲幾個新共和國的時候。新聞上面正刊登着歡迎新來移民的廣告。

亦我決意移住南美，這樣地在意大利做男妾，拿着女人的扇子跟在後面，已經很厭煩了。我是喜歡女人的，但是意大利和土耳其正相反，在土耳其，男子有許多小妾，而意大利却是女子有許多男人。

我已經疲倦了，我想祖國，想家，想做自由的市民。在歐羅巴已經沒有自由。這是世界上最老朽的土地！

他寫信給馬列這麼說，馬列擔心起來，把信拿給荷甫華斯看。這位常識家置之不理，只說：

「哈哈，孩子又狂起來了麼？哈哈，放心！想想看他不是能夠到南美去陪醜的女人

吃不好的飯食的人？哈哈。」

荷甫華斯總是把拜命當做小孩子，海氣的小傢伙看待。拜命聽見後罵一聲「蠢才」，同時把旁邊的碟子打破了。

如是有無事地忘記了南美而任在波羅尼亞。

現在，他在這市內發見了瘡快的事情。

一八一五年拿破侖倒下以後，維也納會議確立了反動主義與壓主義的指導精神，與國首相美特爾尼的壓抑民權政策，支配歐洲全土。最深感壓制重鎮的國是意大利。

美特爾尼曾經大言說：「意大利不過是一個地理的名稱」。實際上當時並沒有意大利這個國家。只是有尼泊斯王國，有羅馬法王領地，有達斯冊尼公領地，有莫丁那公領地，有巴爾馬公領地，有沙的尼亞王國，有奧大利領約威尼斯和隆巴提。但是沒有意大利國。

國家被這樣分割，主權多半在奧大利皇家親王和法蘭西布爾彭家手上。但是人種是意大利種，國語是意大利語，而且歷史，傳統和習慣都是意大利的。

即是說，意大利民族，只有叫做意大利的一個心臟，而這個意大利心臟，要求着自由的意大利。因此在分裂成小邦的意大利各地，湧起了革命愛國運動。

沒有言論自由，缺少集會結社自由的他們，用秘密結社來相結合。他們的手段是暗殺。他們所缺少的是金錢和武器。

拜命是天生的反逆兒。他的一生就獻給了民族獨立，對國內專制的民權主張，以及反對戰爭等三個目的。

他來到意大利以後立刻同情這些愛國者的革命運動。滯留在波羅尼亞的時候，他加入那裏叫做蘇雪塔，羅曼地克的秘密結社，並且拿錢給他們，供給他們武器。後來被政府的偵探知道了，他就時常被監視，而且常帶着危險。

危險來臨倒是使他高興的。厭倦了「隨身騎士」的單調的他，革命運動和危險倒是他意想不到的幸運。

傳 命 拜

幾天後，到拉文那去的伯爵夫婦又回到波羅尼亞來。德列沙說，這地方不適宜自己的健康，要想轉回波羅尼亞去，奇怪伯爵答應了妻子的請求。但是他在拉文那還有事情

便叫拜命陪她去威尼斯。

「雙愛侶光明正大這一遭回威尼斯來。拜命把自己還報著的拉·米拉給她住，自己也住在那兒。」

但是時常需要新刺激的拜命，忽然又倦於這種單調生活了。他所最害怕的欠伸又來訪他了。

這當兒發生了他歡喜得跳起來的事件。

托馬斯·穆爾來了。

托馬斯·穆爾加入了因改正選舉法運動而留名在歷史上的佐·拉齊爾卿的一幫人，來意大利旅行。他離開他們，獨自一個入來到拉·米拉大門口，那時候是十月八日。

恰好拜命在洗澡。他舊學的弗列查士走去報告：

「托馬斯·穆爾先生來見！」

「真的嗎？」隨像小孩子一樣喊起來。

看見從浴室出來的拜命，托馬斯·穆爾不覺怔住了。那就是我們的拜命麼？他愕然了。

拜命把德列沙的命長起鬚鬚，把頭髮留長向後頸部，像音樂家一樣梳着，全不像英國人了。而使倫敦女人騷動的那種尊貴的風格完全沒有了。他稍爲肥胖些，頭髮也白了，有着一種沉着的圓熟味。「哈羅巡禮記」式的浪漫詩人已經消失了，變成「堂·璜」式的人生批評家。

拜命把德列沙介紹過後，就坐上小船到威厄斯來。由八字鬚的丁特划着槳。

托馬斯·穆爾很喜歡威厄斯。他喜歡的時候拜命也跟着高興了。就像在倫敦金涅堤家裏唱着白蘭地一齊歌唱的時候。

到了威厄斯的拜命家，托馬斯·穆爾很快地走上階層，拜命從後面感說：

「不要走近狗身邊！」

真是可怕的样子的大。

後面的拜命又叫：

「不要大意！獅子咬呢！」

「怎麼，竟是懶懶吻圍呀！」托馬斯·穆爾吃驚了。

她又是介紹了烏鴉、鵝、獾、狐、貓、孔雀。

用鞭子踢開房門——因為不見鎖匙——拜倫說：

「喂，這是我的寢室。讓你睡在這裏。」

這樣他每天從拉·米拉坐小船來拜托馬斯·穆爾度過白天。晚上必定要回到德列沙的地方。

當托馬斯·穆爾快要走的前兩夜，拜倫從拉·米拉出來說：

「喂，今晚上得開了喲，不回去也成了。」

他說穆完全像放暑假前夜的小孩子一樣高興。

他們吃過晚餐看過歌劇後，又少少吃一點晚餐，以後再出到聖·席爾可廣場，曠着白鹽地，滾滾無盡的說話，忘記了夜已深更，廣場的大鐘是兩點半了。

兩人好容易才站起身來，恰好是月明的時候，他們滿身浴月光，迴走過威尼希市。

托馬斯·穆爾很高興。

十月二十九日拜命寫信給荷甫華斯說

「托馬斯·穆爾來的時候，你如果也在這裏觀摩嗎？（是說在威尼斯不是在拉·米拉）很熱鬧呢，而且都很醉了，那傢伙竟討厭威尼斯了。說是悲哀的城市呢。」

因為托馬斯·穆爾看見頹廢的威尼斯而覺得悲哀。拜命對於紐斯迭提或威尼斯，都是喜歡那種頹廢的痕跡。

和托馬斯·穆爾的別離，很有田園詩的清興。

第二天早上托馬斯·穆爾到拉·米拉來告別，拜命揀着一個白色小皮袋說：

「喂，請把這個拿給馬死，你也許不當它有三文錢價值的。」

「是甚麼？」

「是我一生的記錄和各種冒險記。我邊落着的時候不能出版的。可是，如果喜歡！

你拿着也可以。隨便你好！

說着拜命便遞給他。

「呵，謝謝。這是給我的孩子湯姆的好遺產。他大約會發表它來驚震十九世紀末期的世間吧。」

說完，托馬斯·穆爾坐上車子。拜命喊聲——

「帶馬！」

他騎士馬排着友人的車子走。離開城市出到鄉間，過河，爬山，遠開拉·米拉市，拜命還是不想回頭。

三、英國，還是拉文那

突然發生了大問題。

他一八一九年寫給馬列的信說：

「（前略）君徑莉伯爵來到威尼斯了。他向他的夫人提出一張明記着條件的文件，那是關於一天的生活時間行動及狀況的規則。而主張要嚴守。可是夫人又頑強不理他。而這個決定的第一前提，是和我斷絕關係。現在他們還在爭論中，兩方面都在和朋友

商量。結果怎樣還不知道。」

伯爵認為德列沙公然和拜命同居，違反意大利的習慣是不成的。如果和情人同居只有和丈夫別居了。

而拜命怎麼樣呢？

他的信還附加說：

「再者，這件事情正在或左或右快要決定的當兒。我不想加以干涉，但是由它的決定我也將發生大變化。如果他們夫婦和好，那麼，我將很快回倫敦。如果她決定和丈夫別居，那我將帶她往法蘭西或亞美利加去改名隱居鄉間。這也許會使人驚怪，但是這件麻煩事情是我的責任。她的身分家世不比我的遜色，所以我有着作為男子必須徹底救助她的義務。而且她是個頂漂亮的人——試問托馬斯·穆爾看——還沒有到二十一歲呢。」

德列沙曾經叫拜命帶她逃走。但是拜命不肯。他說：

「你這樣就好了，但是留下的父親和妹妹們怎麼樣？妹妹們將來沒有人肯娶她們呢。」

德利沙終歸和丈夫和好了。君佐莉伯爵歡喜地流着淚向拜侖道謝，並相約不再經過去的事情。

拜侖也聲言將來不再和嬭發生關係，而且告訴他自己打算離開意大利。

伯爵他們到拉文那去後，拜侖又染到威尼斯的風土病（熱病），連女兒、丁特及女僕都傳染到了。不能離開意大利，德利沙又有信來了。她和丈夫和好後，又來叫他到拉文那去。

可是拜侖已經決定回英國；裝好東西堆在小船上了。女兒、僕人、烏鴉、猴子、狗都在上面，只等拜侖來。到了船邊的拜侖突然說：

「等到鐘打一點，我的刀和手槍還沒上船的話，我就不去了。」

一點鐘響了。刀和手槍還沒到。

他不去英國。而向拉文那去了。

四、穿上繡花制服

拜命來到拉文那一看，形勢又不同了。

德列沙當然高興，而伯爵也沒有什麼反感，德列沙的父兄也對他表示好意。

拜命帶着女兒，困在污濁的旅館裏的時候，君佐莉伯爵說願把自己的屋子租一部分給他。拜命從威尼斯把傢具搬來，借住在德列沙丈夫的家裏。恰像法蘭西文豪服爾泰在情人查捷列侯爵夫人家一樣。

病好了的德列沙，帶着拜命各處去散步。她很高興顯示美貌的英國貴族情人。有一次到她伯父（某侯爵）的夜會去，總讓拜命穿上綉繡的制服，帶着佩劍去。走到大廳的時候，她故意挽住拜命的手進去。

不久，拜命厭煩這種戀愛滋味了。他又和意大利革命黨員有了關係。他加進有名的燒炭黨的祕密結社。這是一八二〇年的時候。他們威嚇涅波斯王要他公布憲法。拜命叫僕人穿着制服，帶上肩章。警察來抗議的時候，他昂然回答說：

「我們家裏，從一〇六六年起，國王給與了用這種紋章的權利。」
 他對僕人們說：

「誰要跑來都不妨，用槍打過去。」

他被舉做市上革命黨的領袖。他騎馬出去的時候，訓練中的革命黨員，公然喊起「自由萬歲」來向他敬禮，他也從馬上滿足地回禮。

他從英國撥來兵器和彈藥。在君佐莉家造了武器的庫藏，集有一百五十枝槍。

結果他成了政府方面的憎惡目標，意大利出名的暗殺危險罩在他身上。匿名信常常寄來。叫他不要外出。而他却故意一個人騎馬到附近森林去，練習手槍。

最煩惱的是君佐莉伯爵。他是這地方的第一個富豪，所以很怕被破壞府注意。然而却在他自己家裏藏匿着革命黨的領袖。而且是自己妻子的情人。

如是他又決意向德列沙說，是離開拜倫還是和自己別居。

德列沙開明地對丈夫說：

「在這麼大的羅馬尼亞中，只有我是不是有愛人的嗎？」

拉文那市，是完全幫助德列沙和拜倫的。因為伯羅是夜市上人討厭的，而拜倫時常救助貧民，在民衆中間很有名聲。

這次提出別居的，不是伯爵本人，却是德列沙的幹巴家提起的。羅馬法王在那年七月發下別居的宣告。

別居以後妻子回到娘家去，不能和愛人同居。拜倫也只好和德列沙分別。

五、到了三十三

拜倫自己也陷進不安定的境遇。

拜倫因為社會習慣的不相同，他在英國教妻子提出別居。而現在來到意大利，自己處在情人的地位，却使別人夫婦別居了。並且夫婦同居中自己也同往着，而夫婦別居後，自己也不能同住。可是別居的原因是，看來他應該每天去看她安慰她。而他仍然住在她丈夫家裏，她的娘家在拉文那郊外數哩，路很壞，冬天的時候，都是積雪和泥濘，步行很困難。

「他完全沒法了。他寫信給姊姊說：

「我有生以來還沒遭遇過這樣的事情，這該是最後的了。」

各節與夜裏，他寫着日記。

「讀書？讀書做甚麼？所羅門王講過的以外的新事情，不是誰也再沒有繞舌的餘地了麼？（中略）飯後喝酒，多半是葡萄酒。蘋果兩個在桌上也沒有吃。喂三隻貓、和鷹

和馴良的鴉。」

又一天的日記：

「早上在家歇着火。等着信。不久黃昏亞文·馬利亞的時間到了。六封信，沒有一封是從英吉利來的。非常生氣。三十分鐘內寫好五封回信，都是簡短暴亂的。」

又一天寫着：

「一隻鳥鴉壞了一隻腳——怎麼弄的——大約是那個傢伙踏了罷？鷹倒很精神，貓變得
很肥了。又很吵，猴子到了冬天還沒有看見過，一不合式就怕冷。馬很高興。等到天氣
好了，非得騎出去跑跑……」

他在無聊中，一個人在大大的房子內度過長久的多日。

他接到英國來的信，聽說荷甫華斯當選做議員，因為煽動民衆被關進牢裏，他不禁失笑了。想到荷甫華斯也坐牢，他覺得很愉快。

「他做了一首短詩，咏荷甫華斯的坐牢事情：

向憑長饒舌的時候，

怎麼樣，荷比翁？

當然不被奪走的

只是你衣袋裏的金銀。

看見這首詩，荷甫華斯發氣了。

「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是他的生日，他變得認真起來。因為要響來到他的心頭。

日記上面說：

「明天是三十三了。想到什麼也沒做地活了這麼久，心裏便重起來。我後悔的不是我所做過的事情，而是後嫌着想要做尚未做的事情。」

充滿黑暗和塵埃的人生之路。

無心地走過了三十三年。

回顧起來什麼事也沒成就，

重複的只有我的年齡三十三。

第二天他又寫了送一八二一年的「墓誌銘」類的東西。

同時他又急激地工作起來了。他內心開了頭的活動慾，再變成詩作表現了。

他聽從德列沙的請求，停止寫「堂·璉」。因為她不喜歡這種俏皮的諷刺詩。他另

寫了異詩「克蘭」。

後來聽見說「克蘭」在英國沒有好評，他很痛恨。

他說：

「我不再作詩了。要事業，要活動。」

什麼活動？

革命！

他驚動意大利革命，自己也願意死去。他喊着：

「死算甚麼？爲了自由的意大利！」

他已經不是空想鬼。他具有可驚的常識和勇氣。他教給拉文那的革命黨員說，可以用分散戰術。沒有訓練的人數很多的軍隊，要獲得勝利，只有自己來分裂政府軍。他知道和集團而有訓練的兵作戰一定要敗的。

革命黨員沒有聽他的話，失敗了。

這樣一來政府把韓巴一族趕出拉文那。

因爲不能處法英國的貴族拜命，他們以爲趕開韓巴家的人，拜命也會跟着去了。韓巴家是走了。

拜命正在逃於去往的時候，接到一封信。

雪萊的信。

他的生活又來了一個轉變的機會。

第三節 快到黃昏

一、與鵝同車

八月六日雪萊到了。

和雪萊一起，詩的氛圍氣再回到拜倫身邊。天用看不見的手進行着太的宇宙計劃。因德列沙的反對，「堂·瓊」差不多有了中斷的命運。

那麼，使歌德說：「拜倫是十九世紀最偉大天才」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作品，就不會出現到世間了。

幸好，雪萊到了。他對妻子美利說：

「拜倫卿完全回復了健康。他過着和威尼新時代完全相反的生活。」

他吃驚於拜倫的身心都向上的情形。他曾經兩次到威尼斯看拜倫。而兩次都失望而去。他的妻子美利對於拜倫甚至感到輕蔑。

他是因克列亞的請求，交託女兒亞列克拉的事情，幾次來訪拜倫。拜倫是頑強地不肯再見克列亞。

幾天後雪萊又寫信給妻子：

「在一切方面，拜倫卿都顯出進步，不論是天才方面，氣概方面，道德觀上，健康方面，幸福方面。和君佐蔣夫人的關係對他不可測知的恩澤。……他曾經有過無節制的情慾，現在像是克服了。他現在成爲——是應該如此的——有德君子。他對意大利政治的興味，和爲它而生的行動，現今雖然不能寫出來，你如果知道，一定也滿意的。……他把未發表的『堂·璜』，讀了幾篇給我聽。非常美好，那不僅使他站在現代詩人之上——不。更要上地；每一句話都有着不滅性。」

天才知道天才。

要等詩歌德和雪萊，我們才知道拜倫的詩才是怎樣輝凡。

歌德是在發表後知道的，而雪萊是認出快速進行的大作，並給與拜倫續寫它的鼓勵。

拜倫過去的苦惱，在威尼斯的胡行，以及多年的讀書，冥想，都是為產生這一卷大作的天的準備。而雪萊的到來是為畫龍點睛。

雪萊看見了拜倫家裏的各種動物。這時候拜倫除開養着的馬之外，還有五隻孔雀的三隻阿非利加產的雞、埃及烏鴉、幾隻猴子、貓、狗及鷹等，這些動物成天吵着，叫喚着。

雪萊依拜倫的請求，寫信給未見面的德列沙。阻止她想移住瑞士的念頭，勸她去比沙。因為瑞士很冷而且住有許多英國人，他們常用望遠鏡來窺視拜倫的家，所以拜倫不喜歡去。

德列沙爽快地答應了雪萊的希望。

「感謝你的親切，我在這有個願望，便是請求你不要先拜倫離開拉文那。」
她以戀人的熱情，看透了拜倫的皮氣性。恐怕丟下他一個人，他又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她像潑在水裏的衣裳，疊稻草一樣地扯住雪萊。

可是雪萊不能丟下美利，自己安閒地留在拉文那。因為拜命還沒有一點起動的意
思。

雪萊終於到比沙去了。那個因斜塔聞名的比沙。

不久，德列昂也因父母帶着來到比沙。看見美利為拜命租的房子很歡喜。她和美利
即刻很要好。

可是拜命還沒有動。

離開拉文那就不能在松林騎馬臉。而且不是不能看顧平民了麼？寺院裏的和尙不是
很寂寞嗎？而且……而且……還有許多的理由。

「用不着忙的。」

這麼說過，他在君佐種家一間房裏排列起許多的槍，聽着動物們的叫喊，沙沙地寫

着詩。一天天地 神祕。

到了出發的日子。家具完全裝紮好。挑夫們在嗒嗒地釘箱子。大屋中只剩下一張桌

字和一張席子。可是拜命還在這些聲音中沙沙地寫着「天和地——神秘」。

「馬車裏面有甚麼？」

「從車頂上用繩縛住垂下來的籠裏，怎麼？蹣跚着四隻鵝。」

「這些鵝是荷來由的。」

雖然說拜命是背反英國傳統的，但是却固執着一些小習慣。例如九月二十九日的密格爾祭日，他非要照英國式地吃鵝不可。為此他買了一隻鵝。又說不養肥不好吃，所以他每天自己喂它。這樣漸漸愛起它來不忍殺來吃。到了祭日，另買了別的鵝來吃了。又想到一隻鵝也會像自己一樣寂寞吧，便買來一隻雌的，又買了兩個作爲朋友，這樣成了四隻。覺得丟在拉文那也可憐，而又沒可安放的地方，便用籠裝着吊在馬車裏面，橫過意大利半島，帶到西海岸的比沙市去。

馬車一動，籠也搖擺，鵝就叫起來。唧唧地。

拜命從馬車窗伸出頭來，回望着戀戀的拉文那，心裏說：

「漂亮的城市，好的地方哪！」

鵝在唧唧叫著。

二、比沙的生活

雪萊他們爲拜命租的房去，特別寬大。可以住幾十個人。而且據說每間屋都有鬼魂。哲學的弗列查¹時常改換屋子來睡覺。

拜命不像在拉文那時候的幸福了。這個城市在意大利西海岸，英國人很多，人眼是可厭的。市上的人也不能像在拉文那一樣的相知了。

他早上和德列沙在庭前的榆樹下面散步，午後和雪萊去騎馬，回家後打打彈子、做詩。吃過晚飯去看訪幹巴一家，回來後做詩直到午夜三點鐘。

在比沙他很努力。除開寫「殘廢者的快癒」之外，還繼續寫「堂·瓊」他已經得到德列沙的許可續寫「堂·瓊」，但是她的條件是「作爲更加感傷的」。她不喜歡拜命的風刺和挪揄。

這時候，除開雪萊之外，還有雪萊的朋友威威夫婦，美利的希臘語教師馬維羅可達斯公爵，以及雪萊的從兄托馬斯·美提芬。美提芬很親近拜倫，他記錄了拜倫的言行，後來出版，叫做「與拜倫卿會談記」。

另外還跑來了一個奇怪的人物。那是從船夫到海盜都做過的叫做脫列羅尼的剽悍大漢。他是實演過拜倫寫的「海盜」裏面的人物。但是他和拜倫不很要好。

拜倫夫人的母親這時候死了，文得斯子爵家的財產由亞娜別拉繼承。因別居時候的判定，一部分收入應歸拜倫，拜倫的收入便大賅了。他每年有七萬元的收入，在那時候是一個大富豪的所得。

可是拜倫沒有幸福。他對人生又倦怠了。

實行！實行！實行！

得莫西尼斯的說話在耳邊響着。

希臘革命快要發生的時候，馬維羅可達斯公爵急忙趕回國去，他滿心羨慕着。

三十三年前的生命，已經長長的過去了。不知道甚麼地方才是死處？

拜命惆悵地仰天嘆息。

突然間發生在他眼前的事情：雪萊死了。

三、雪萊的死

兩個詩人像一條繩子紐首相間地交錯着渡過人生。寫拜命的傳，同時便不得不講到雪萊。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雪萊本身。

在瑞士和拜命分手回到英國，許多事件在等着雪萊夫婦。

一件就是正式的妻子哈里耶特的死。她和雪萊別居，從這個男人到那個男人地過日子。結果有了身孕，便投身在常和雪萊浮紙舟的沙片亭河裏死了。

得到報告的時候，雪萊一夜都不能睡地苦惱。

那年尾，雪萊正式和差利結婚。在格列提·馬羅小縣裏買下房子住着。

他向法庭提出把哈里耶特生的兩個孩子帶到身邊來。但是大法官說，雪萊的思想是

「不道德而且危險」，不宜於幼兒的道德教化，便簽下最後的決定，不讓他做保護人。

大法官的宣告，是對雲萊的精神的殘酷命令。雖從英國上流的社會被永久驅逐了。

這對於他是很大的打擊。

同時也是他對人生的一個大轉機。

他一向都是要用他清純的理想去教化和改善社會。所以他或到愛爾蘭去努力解放宗教，或者在英國內為思想犯想法子交納罰款，甚至碰到人便講說他的人類美和善，盡瘁於精神的教化工作。

不過他的做法，完全和社會一般人的方式不同。天真直率的他，照着奔放的純情去行動。那是和那時候陰險作惡，陽奉陰違的社會完全相反的。所以用陳腐的道德尺度量起來看，也可以說他是背德亂倫的。

但是過着那種脫線的日常生活，却又想做改革社會的戰士，這就是他的沒常識了。受了大法官這個宣告的時候，他才愕然閉了眼睛。覺悟到自己不適宜於現在實際的事業。他對現世斷了念頭，只有離開寧功活動的世界，生活在空想思索的世界。

從此，真正的雪萊生長了。

★

寒冷的英國氣候，損害了雪萊的健康。還有可謂他性格的弱點的任俠心，他家裏養着快近二十個人。因此，他空洞的錢囊一天一天更空了。

美利陪他到意大利去，就是爲的從這一切裏救出他來。

正是這時候他們來到威尼斯和拜倫一起。

把亞列克拉交給拜倫後，雪萊和克列亞及美利生的兩個孩子南下。在路上嬰孩得病死了。

在悲痛中他寫成不朽的大作「普羅密修斯的解放」。

再南過羅馬，去到涅泊斯的時候，他最愛的孩子威廉病赤痢死了。他把愛兒的死屍葬在羅馬的英國人一公共墓地。看見可憐的棺木，消失在冰冷的墓穴裏，他是悲痛塞胸，痛哭流淚了。命運是怎麼深刻而且執拗地迫害這個天才兒呀。

夫妻悄然離開「永久的都市」，回到北方的福羅倫斯。在這個偉大的文藝復興的舊

都，他寫着詩聖但丁的回憶，寫着普羅密修士的續篇。這是描寫精神和物質的戰鬥，自由人和世界相剋的東西，是他自身刻骨的內心苦惱的迸出。

普羅密修士因為由天上偷了火給人類，觸怒了天帝宙斯，被鎖在冰雪兇狂的大岩上面，受着飢餓和寒冷經過三千年，每夜有惡鷲來啄食他剛生長的肉臟。忍受着苦痛，普羅密修士仍然敢於反抗天帝的權力。

要向你屈膝，

幫助你的暴虐，還不如

被鎖在兇驚狂號的峯頭

黑暗寒冷和荒寥的岩上，

沒有草，沒有蟲類和獸類

沒有一切生物的形影，

行於「大死」之中，

可知道是超越過你王位的光榮？

雖然苦惱的是

我的軀殼發狂的傷痛！

普羅密修士悲痛的哭聲，嗚嗚然震響在冰原上面。

這古代神話的悽慘，同時是詩人雪萊的地上苦惱●

可是他不服。●

雖然強迫我屈從

也沒益處，

我如果向你屈膝，

地上的人民

將永遠淪為你的奴隸，

變成了被釣着一縷頭髮

在西西里亞待劍之身●

★

忍苦的關夜，

不久要天明，

我等待着

微明的早晨。

因為寒冷飢餓和兇鷲的啄食，身心都在糜爛着，而普羅密修士還向大空叫喊。

其實也就是天才兒雪萊的叫喊。

他苦於一切迫害和惡運，心中仍然沒有失掉光輝的世界。他徹頭徹尾生在純情之

中。

★

濟那港南去約六十里地，近地中海有一個美麗的小縣城列利西。雪萊一家在一八二二年初夏，搬到那裏沿海的叫做克沙·馬古尼的房子住下。

這時候，他們同退職的海軍士官威廉夫婦一道住，威廉夫人哲茵是聰明美麗的女人。敏感的雪萊常常從新的女性得到刺激。而在這類空氣的涵養中，他的詩才便滾滾無盡。

的噴湧。

他愛水。瞻望着美麗的地中海蒼波，伴着愛妻和親切的異性友人，他很幸福。

他做一隻帆船，乘清風浮在碧波上。在青玉一樣澄清的南國空氣下，滿身浴着紅的日光，讓金色頭髮給萬里的酒風吹拂着，他朗誦古代希臘詩給愛妻良友聽。

他仍然很窮。因為照顧別人而消盡了他的收入。

他每月一次去里福諾市銀行拿錢。把金幣銀幣裝進袋裏回到家來，沙拉沙拉地亂傾在房間的地板上，然後拿起暖爐的灰鏟，把它堆高起來，再用兩腳把它們踏平，又用灰鏟把它分作兩下，一分給美利做家用，剩下的一半再用鏟分作兩分，一分給美利做零用錢，一分歸自己。而自己拿的一分差不多都爲還債及其他用去了。

雪萊就是這樣的人。

拜命

他覺得很同情那個叫做列·漢提的評論家，爲他的自由思想而受保守的英國政府迫害，便從英國救出他一家八口，把他們送到拜命家去，回國的時候，從里福諾當壞天氣的日子開船，那是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

六天以後，雪萊的屍體，浮上維亞·列吉阿的海邊。被魚咬過，美麗的臉已經看不清楚，因為他衣袋裏面未讀完的希臘詩集，才知道的確是他。似乎翻船之前他還在讀着這部詩。另一個衣袋內還有濟慈的詩集。

拜倫跑了來，把他的屍體在海邊火葬了。

凝視着炎炎的火焰，拜倫低聲說：

「唉！鐵一樣的意志！這就是你漂亮勇敢的殘骸的一切麼？……像普羅密修士一樣，你反抗了上帝丘比得，而且，這樣地……」

拜倫的聲音中斷了。

噼噼響着，火焰中雪萊的頭蓋骨掉下來了。

拜倫在夏天的日光下發抖起來。

「世上的人非常誤會了他。我直到現在所會見的人裏面，他是最善而且沒有絲毫私慾的人，作為出現在應接應驛的人物，是最完全沒有缺點的紳士。」

說着，他忽地脫掉衣服，翻騰跳進碧海游泳了。

四、布列新頓伯爵夫人

雪萊死後不久，拜命又不得不離開比沙了。因為達斯尼尼公爵的警察，藉把幹巴一家趕開去。他們到色諾亞去。拜命也只有被牽帶去了。

大家族分乘了四隻船離開比沙。拜命除開幹巴一家之外，還要照顧雪萊從英國帶來的列·漢提一家。

在色諾亞，姜利預先代他們租下僻做沙治佐的公館。他和幹巴一家住在裏面，另把漢提一家安置在隔鄰。

漢提一點也不感謝拜命的照顧。拜命也深怕漢提六個孩子的骯髒，說「那是些荷田托特族」。

本來雪萊帶漢提來，是想出版諒論雜誌，刊登拜命的詩，又解決了漢提的生活。可是這一開頭就是失敗的。因為拜命和漢提是兩個不能拆衷的性格。

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又使拜命厭倦。德利沙的妬忌和多辯煩厭了他。連暗殺危險也沒

有的平凡日子令他的神經弛緩了。

「單只作詩，不能消磨他全身的精力。」

「他想念祖國英吉利，想念風狂雪亂的蘇格蘭。他自問自答地說：

「何以在英吉利不做政治工作？」

「誰在這沒類廢的南國社交裏，枉老了壯志雄心？」

他丟下筆靠着窗子。碧色的色諾亞灣海浪汪洋地起伏着。

「波濤的那邊是地中海，地中海那邊是西大西洋，是英國。」

堂，瓊歌唱着：

看啊！

那個島上住着的商人雄心落落，

製作法令，

由極地到極地，

南北運送着貨物，

向荒海的怒濤課稅。

這是英國的支配者某商店主人的意氣。那是自己祖先支配過的英國人。而自己就靠着愛人的膝頭，在碌碌的詩作中，讓英鬥的血潮乾涸去麼？

可是回到英國只有和亞娜別拉和好。那是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時候，他對於她的憎惡反感已經逐漸緩和，而想到她的美點和特色了。

但是亞娜別拉的心像燧石一樣堅固。她決心終身不原諒拜侖，她對自己說，這是對神的義務，對人類的責任。

恰在他重燃望鄉念願的時候，在他眼前，出現了倫敦社交界的寶貝，美麗的布列新頓伯爵夫人。

一八二三年四月一日，拜侖的僕人拿兩張名片到他房裏說：

「這兩位現在請見。」

他隨便地接來一看。兩個名字跳進眼裏。

「布列新頓伯爵。」

「亞佛列特·德爾色伯爵」

他不覺從椅子上跳起來。

請他們進來應酬過後，問聲夫人呢，回聲在門外馬車裏面等着。

拜命拖起不自由的腳急忙走去迎接夫人。

在夫人想像中的拜命是高大有威嚴的風貌，而現在出現在夫人眼中的却是有着形狀很好的頸，富有表情的眼睛，不很高的孩子似的拜命。前幾天他因為想遊過色諾亞灣而得了日射病，又變得像從前一樣瘦了。穿的衣服顯得寬大的樣子。

第二天，拜命到旅館去着夫人。從那天起，兩人開始了非常的友情。

得了迷醉男性妙術的夫人看來，拜命是很容易駕御的男子。在夫人有同情有才能的感化下，像開向太陽的花一樣，拜命把他的心直率的打開來。他沒有隱藏地向夫人說出一切事情。這是落在肥沃土地上的種子。拜命的說話落到布列新頓夫人的胸中，發見了有同情的記錄者。

幾個禮拜中間，她把拜命說的話忠實地記下來。後來印成有名的「與拜命聊會話日

布列新頓伯爵夫人，還拜命一年出生在愛爾蘭的不拉里。家裏很窮苦。十四歲的時候做軍人的妻子，三個月後就別居，來到倫敦，丈夫死後再嫁給布列新頓伯爵。現在同來的德爾色伯爵，法蘭西的畫家，年輕且美貌，是夫人的愛人。夫人也以美麗聞名，能文能詩。

觀察力敏銳的夫人，在聽拜命坦白的說話，注視他的行動的時候，透過「假拜命」的外表看破了「真的拜命」。

夫人第一件看破的是說拜命是天生寬大而且感情地過分溫暖的人。知道他是因為太早而且太多接觸了外面冷酷的空氣，才走向反對的方向去了。卻是太過敏銳而且多感的他，對人類醜惡的性情驚愕而且失望之餘，把人都看做偽善的動物，因為要反抗它而變成偽惡的，顯出冷酷的樣子。

拜命

夫人看破他為矯正自己浪漫的感傷而冷笑別人的浪漫主義和感傷主義。證據便是短短幾週的交遊中間，拜命常常把感傷的一面表現在夫人面前。

夫人還以為爲僞惡的他，努力裝做看不見他自身的偉大性，一味誇張自己的缺點和弱點，而嘲笑着自己。

其次，夫人看透他的常識方面。和他的著言怪行正相反地，他實在對人生具有豐富的常識。得斯列里也曾經這麼說過，可以說是批評家對拜命一致的意見。

夫人還發見拜命門心是非常宗教的，而對於傳統也十分執着。

夫人拜命對夫人說

「人類真正的幸福，除結婚之外沒有了。兩個相愛的人分離開來決不是幸福的。這使女人更加妬忌，而因此使男子變成女人的奴隸。」

「格又把對亞娜別拉也避忌的問題也對夫人說了。便是關於他跛腳的事情。因爲跛腳而怎樣歪曲了他的性格。」

「我的母親，以及我學校的朋友，太過嘲笑我，終於使我覺得跛腳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征服殘廢殘廢人的心情的可怕力量，必須要非常善良的心。爲着殘廢的偏僻性，而變成怨恨全世間了。」

從他的嘴裏說出這些話來，真是可驚的了。這是他最慘痛的心的傷痕。能够使他透徹地告白出來，可想見布列難頓夫人的魔力。

「我想早早死掉。不想做老人。年輕時候對於給我一點點好意的人，我的心裏便充滿溫暖的愛情。但是現在三十六歲，（其實是三十五，）說來也不算老，試把自己同一的心裏快要消失的餘燼爬出來，已經不能牽起一時的火焰來溫暖我冷卻的感情了。」

這是死前一年的拜倫的心境。

生來有著過人的熱情、善良、同情的他，被太過冷酷的家庭學校和社會所傷，那熱火一般的愛情冷卻了，三十五歲已經有了像七十老翁一樣的述懷。

布列新頓夫人要走了。拜倫去送別她。熱淚充滿他的眼睛。

拭掉眼淚，他嘲笑着自己。

黃昏的顏色，現在冷冷地迫近天才兒的身邊。

第四節 不朽的大作

二、堂·瓊的梗概

被稱爲密爾頓「失樂園」以後的大作「堂·瓊」，確實是血和淚的產物。想到這點，我們便明白人間的淚並不是徒然的，我們陰慘的內心會忽然感到嬉嬉的春之光輝。

拜命所以能夠產生「堂·瓊」，正是因爲他那慘澹的生涯。假使他沒有失戀、別居、被迫害、被追逐、孤獨的痛苦，也許能夠寫出「查爾德·哈羅」吧？但是，却不他能夠創作「堂·瓊」。

除開沙士比亞之外，英國文人中能夠影響到國外的只有拜命，這原因大半是在「和瓊」。

在德國可以算作他的弟子的，有威廉，密勒，海涅，有F·布拉亭，V·沙密梭，卡爾·列布登特，有茵歌曼，C·梭拉比。在法國留有他的足跡的有雨果、拉馬丁、維尼、繆塞。在俄國的後繼者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其他如意大利、西班牙等等不知其數。

「堂·璜」怎麼會這樣廣汎而深刻的感化到全世界的文壇以及文壇之外的一般讀者？

「堂·璜」共十六篇。是一萬六千行的長詩，它的長度也是世界詩壇上有數的作品，採用的內容廣泛和多歧，更把它提到世界文學史中特異的地位。

如果像M·亞諾德所下的定義：「詩的目的在批評人生」，那麼，「堂·璜」真是最卓絕的詩了。因為它的人生批評是最深刻而廣汎的。

所謂堂·璜，乃是十四世紀住在西班牙色維爾一個放蕩無賴的傳說人物。通用作奸色和放縱的代名詞，用來作題材而編成詩歌、戲曲或小說的。在世界各國真不知其數。

拜俞所採用的堂·瓊故事，先從他的少年時在西班牙卡地斯生長說起。他的母親和丈夫分居獨自撫育他。對於這位母親哀淫茲的辛辣描寫，正是對亞娜別拉的筆誅。

這位形式上完全無缺的母親，完全無缺地撫育了的堂·瓊，在十六歲就懂得了戀愛。他所愛戀的是他母親的朋友周利亞。周利亞二十三歲，嫁一個五十歲的丈夫。他們兩人的非法戀愛給她的丈夫發見了；決鬥的時候，堂·瓊把那丈夫殺死了。

這麼一來，不能辱罵堂·瓊在卡地斯，他母親便叫他坐着船到外國去。可是那條船遇着暴風雨毀掉了，這一段遭難的描寫當作名文，十分膾炙人口。

堂·瓊一個人希奇地得救了，給沖到一個島上。不省人事地睡在沙灘上面。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青少年。

一個帶着侍女的少女從那裏經過，憐憫少女的幫助把堂·瓊安於到岩洞裏，每天拿食品來照顧着他。回過氣來的瓊發見了自己是給美麗的少女抱着。

南國的天氣是溫暖的，年輕的姑娘很早就懂得戀愛。少女海德不顧一切地愛上了堂·瓊。而瓊也沒有不同報師的情愛的。

拜命唱歌着：

先給與酒和女人罷，

諧謔，歡笑

說教和蘇打水

請留在第二天。

他歌咏這兩個的戀愛和結婚：

一切悲劇用死來收場

一切的喜劇由結婚閉幕。

但是，他們沒有結婚。

那個島是海盜的根據地，海德的父親是海盜領袖，當的鮑父親帶着船隻出去的時候，鮑引着讓回到家裏，大開宴會。

那時候，爲了助興叫來了和着豎琴而歌唱的希臘樂人，樂人唱着某某倍黎的歌和馬拉頓的詩賦。

這是用千變萬化的筆致描寫的。正在高唱着純潔的戀愛，忽然又挪揄結婚；正在描寫着肉感，忽地又唱出悲壯的愛國歌。

當一對戀人在眺望黃昏的天空時候，亞文·馬利亞的宗教歌突然出現了。

歡樂的管中，她的父親突然回家了，看見女兒和瓊的歡樂，他烈火也似的惱怒起來。一刀下去砍中了瓊，接着就把氣息奄奄的他拋上收買奴隸的船去了。

堂·瓊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他在船上恢復了健康，被放到奴隸市場上。這時候沙爾坦所最得意的第一個夫人的僕人、來到市場收買男奴隸。

瓊給這位夫人買去了，茫然地被帶進宮殿的深處，又立刻給他換了衣裳，改作女裝。接着把正在驚奇的他引向廣大的宮殿，穿過豪華的廣間直到夫人的居室。夫人的周圍繞着一大羣美人。

夫人很喜歡瓊的美貌，正想和他談話，而室外忽然傳語：

「沙爾坦駕到！」

這麼一來，瓊和其他幾百個侍妾一起被逐出室外。因為沒有空屋便讓他同都在一

傾屋子裏。

第二天夫人知道了，就把瓊和都都兩人拋向秘密水門中一隻輕舟上，讓他流出波斯法拉斯海去。可是必死的命又得延長，他偶然的流到了俄國和土耳其交戰地伊斯馬爾。伊斯馬爾包圍戰的幾千行戰爭描寫，是人們所愛讀的。在第七和第八篇中，拜命活寫出悽慘的戰爭，高唱了他的反戰論。這種走在時代之前的思想，到今天還是值得特記的。

投進俄國軍隊的瓊，在凱旋回俄京的時候謁見卡沙林女王。女王見了瓊的美貌深為寵愛，當他做了高官，極盡人所羨慕的榮華的時候，他得了神經衰弱的病。

因為醫生說，要醫這病症，只有離開俄京到外國宮廷去，所以他被命作外交官派到英國。

拜命

拜命把這位主人公帶到祖國英吉利來了。那描寫德維亞上岸的情形，正是拜命在色諾亞客舍中，戀戀地思念祖國的心情。接着，拜命使瓊縱橫地活躍於英國貴族社會，以他那燃燒在內心的反貴族思想來嘲笑可憐英國的托利貴族。

堂。這被招到貴族莊園內，遇着狩獵和宴會的日子，故事在這兒完結了。這完全是紐斯提提僧院的光景。這有無友伴人的陰魂出現的敘述也是紐斯提提僧院原有的傳說。堂。瓊想要證明陰魂的真象，遂夜爬起來，在屋外的走廊下，暗中果然發現了怪物。跳過去把頭上的布扯開一看，原來是美麗的菲茲，法爾克夫人。到這裏，一萬六千行的長詩突然終止了。

這是尚未完成的東西。當他寫到這裏的時候，希臘起了義軍，他拋下了意大利和詩筆奔到戰場，後來就沒有機會續寫而死去了。

不過，這詩的價值不是在故事。我們必須進一步來檢討這詩的文學價值和拜命自身的關係。

二、拜命和堂·瓊

「堂·瓊」不但是密爾頓「失樂園」以後英文學中的最高峯，也是拜命自身生涯的總決算，他奇怪的性格和希罕的命運，是上天爲了產生這一卷長詩而準備的。批評「堂

「瓊」就是批評拜倫自身。

拜倫的最大特點，是徹頭徹尾的「主我」。他帶着強烈的個性生下來，又使這個性大膽地發展了。並且最不客氣地把這發展了的個性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

所以讀着「查爾德·哈羅巡禮記」不感到是空想人物的地中海遊記，而直覺到是拜倫自身的經驗。

同樣，「海盜」一篇的主人公康拉提可看作拜倫；「克倫斯的包圍」中，亞爾布也可看作拜倫。至於「曼美列提」更是一般地當作拜倫的自敘傳來看了。

到了「堂·瓊」的出現，人們又把它當爲拜倫最近的姿態，這也不是無理的。在這篇長詩中，他很隨便地離開故事的主要情節，去非難卡茲列卿的外交，責罵欽定詩人梭提，或者筆誅自己的妻亞娜別拉，謳歌希臘的獨立，揶揄英國貴族等等，幾乎忘記了「堂·瓊」的故事跑向橫路上去了。

這正是徹頭徹尾的拜倫自身的表現。

假若他的爲人是單調而平凡的，那麼，這篇詩只是不堪讀的雜白，幾頁之後就被讀

者疲倦了。然而他的詩既是自己表現而又能够迷醉世界上的讀書人，這原因是在他一生無底的「複雜」。

拜命的魔力——同時他詩的魔力——是在於他的人格的「複雜」。

像他那樣矛盾的人不會很多吧。像他那樣千變萬化的人也很少吧。他像那穿過 Prism（透光器）的光線一樣光怪陸離，倏然而變化，所以凡是認識他的一生，讀過他的詩的人們，都會在無從端倪的變化之間，感覺到興趣的縱橫，精神爽然。

他那複雜性所從來的原因，乃是在他最敏銳地感受外界的變化。「常在」地流轉，時刻推移的宇宙萬象的姿態，最無休止地反映在他的心鏡中。他的神經生來是柔和的。所以他的歡悅悲痛、嘆息、憎和愛都要勝人一倍。

然而缺少思索力。像他那樣容易感動的人，不能够模縱一貫哲理的論理之絲來思考，所以連激賞他的天才為十九世紀第一的哥德還是說：

「他在思索的時候，是小孩子。」

他沒有把握住一貫的抽象理念，他是以直觀察「悟得」，但沒有用思索來組織。因

爲對外界的刺激動得太早，所以不能夠發展繼續的思索理念。

哥德所以批評他說：

「他對於自己是黑暗的。」

他連對於自己作詩的判斷也是錯誤的。他把「荷列斯的暗示」那首詩當作自己的傑作。一八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寫着「堂·璜」的時候，還是說：

「以前，我的詩還更好些。」

仍然是指「荷列斯的暗示」說的。

可是不要忘記，拜命給與我們的興味也正在這點，我們不會爲十分冷靜地觀察自己的人們那種澄靜的姿態所牽引，却會爲天寒就說冷，不食就餓，悲哀就哭，歡喜就笑的那種率直的人所牽動。

拜命的動人和他的詩的迷人，正在這種孩子似的熱情和純直的喜怒哀樂。

關於他的宗教和道德問題，我們也發現許多矛盾，他自己採取一生無宗教的態度，但他的心底儼然存有着神的意識。他肯定了神，他當作神是冷淡了自己，所以像個玩皮

孩子似的，違拗着神而過了一生。他雖然揮動着無忌憚的筆在惡罵，但是從沒有攻擊過寺院。一萬六千行的「堂·瓊」，雖然攻擊過所有的世間制度和思想，但沒有半句話攻擊到寺院。

從道德的觀點上看來，他是非常遊蕩，幾乎完全蔑視人世的規律，要是站在小乘道德的立場來說，他真是敗德亂倫的人。

可是，轉而由大乘的道徳給來看又怎樣？他是從來沒有欺騙過自己的。他對於自己的信念有着不怕水火的認真精神。他走着和那些內心不道德而外形像是有道德的人正相反的路。他痛恨英國社會的偽善。所以做出像對它的諷刺一樣的行爲。但是，他在對於自己信條的理念的誠實這點上，却是少見有的德者。

那個囉唆傢伙M，亞諾德尙且稱賞說：

「拜命人格的根據是在誠實和威力。」

他曾惡言時英國社會偽善之餘，而做了十分「偽惡」。他的一生正和誇耀善事的人相反地，特別誇耀了惡事。

由「大乘」的立場看來，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自己誠實，對朋友有信，對於自己所深信的民族自由和反對專制的思想十分勇敢的。

他口頭上像是重視着金錢，然而他幾乎毫不吝惜地揮撒萬金來救朋友，施惠貧民，而最後更爲希臘革命而捨掉全部財產。

他還有一個特別的性格是驚人的勇敢。他對於自己生命的危險是不關心的。他不害怕天下的惡罵。他沒有把損害他人感情的事情放在心上。

所以他的詩是那樣地有着天馬行空似的壯快和明朗性。

他所以能夠和拿破崙對比的，就是這天才和奇異的人格，而這些東西如實地亦赤裸地迸射出來的就是他的「堂·璜」。

三、獨步古今

把「堂·璜」當作故事看來，既缺乏一貫性，且又中途忽然斷絕着。雖然，還是有着通過一萬六千行的一貫的東西。那就是由拜命的個性——即人品而統一的。

這是多麼大規模的社會批評，人生批評呀，當時的社會和人差不多是沒有遺漏的被批評到了。

然而這個人生批評，不是像老儒者端坐在桌前諄諄地講說，而是像大音樂家把天籟籠罩在指揮棒之中，一氣迸發百音，放胆複雜而且天真爛漫。

形式是用美的韻腳眩惑着讀者的眼睛；手法是學意大利詩人，閑談百出，由歧路又進入小徑。突然像是迷入盡頭路了，忽而又站在山巔，俯瞰三千世界。正在歌詠花木歡樂着，忽然悲風吹落花狼籍，令人不敢正眼對人生的悽慘。正在述說愛國慨然撫手，忽地又踏入花街柳巷絃歌高囂。正在說哲理，論政治，忽然又像滑稽演員似的開玩笑，大笑一切世界的事情。

最使讀者歡喜的，却是大詩人拜倫的突然隱蔽起來，而好朋友拜倫正對着讀者的耳朵，悄悄訴說人生的秘密。表白着自己的錯誤的時候。

所以我們能够把這篇在英國詩壇上數一數二的長詩，以讀小說一樣的興趣一氣讀完。

有時候是悲劇的，有時候是英雄的，有時候是肉感的，有時候是宗教的，而憂鬱又伴着幽默，俏皮揶揄和痛罵又交錯着優美的少女一樣的純情。

年輕時候……喝的我，

長大來才知道開笑口。

在「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一詩中，像噴火一樣痛罵了人的他，在「堂·璣」裏面，却變成微笑來笑殺人的醜惡了。就是這點，使人退而三思的力氣十分強烈。

這篇詩中所高唱的思想是伸張民權和攻擊專制政治，他所爬搔剔抉的是偽善，假信心，他所笑殺的是社會寄生蟲的貴族。他回過頭來歌誦的是美和戀，反對的是無益的戰爭。

那特徵是破壞的、懷疑的、現實的。所以在那詩裏面有着缺點，就是清濁交錯，令人看不出建設什麼的目標，不過，他那客觀的態度作為時代的批評家却有着千鈞的重量。

閑話的巧妙，諷刺的完美，特別驚震了那時候的人們。

因此使得雪萊驚嘆說：

「這種獨創的偉大，完全拒絕別人的模倣。」

坦因批評說：

「『堂·瓊』不是對惡德的讚美，而是對當時社會弊病的諷刺。」

他由「堂·瓊」所留給地上的影響，是很偉大的。

那不僅成爲歐美各國文藝的模範刺激，他並且作爲那時候在歐洲燃燒着的自由民權思想的進軍喇叭手，指導了下一時代。

德國的俾斯麥終生沒有離開過拜倫詩集。在希臘，拜倫被當作半神的存在而受崇拜，意大利的愛國者馬志尼熱烈地崇信拜倫。統一意大利的克維爾是熱心的拜倫愛讀者。法國詩人政治家拉馬丁把拜倫叫做自由的使徒。

哥德以爲拜倫「比其他一切英國詩人更偉大。」

他說：

「拜倫是代表時代精神的。」

並且說：「他那人裕的力量不但在過去未曾有，恐怕將來也不會產生的。」

第六章 完成了人的拜命

~~~~~



## 第一節 走向實行的世界

### 一、向白里克列斯的希臘

阿斯卜·王爾德說過：

「人生因爲有美麗，所以最後一定是悲劇的。」

以二十四歲的年齡，因長詩「查爾德，哈羅」一躍而登上世界文壇的高峯，使英京倫敦的名望集於一身的奇蹟的天才兒——拜倫，由於結婚生活的裂痕而一落千丈地變作流浪異鄉的人。徒然在徵逐詩酒之間，消耗去人生的大半。

嘆惜着「三十已經白髮」的他，現在到三十五歲，更不堪那身邊的寂寥和回望故鄉的心情了。可是，他已經沒有可歸的家。滿腔熱情，雖然爲自由民權而燃燒着，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才有用得着的日子。

拜倫把寫「堂·瓊」的筆擱起，在眺望窗外的景緻。

山是青的。海是碧的。

這是古代羅馬英雄的夢的遺跡。

x

現在你所踏著的地方，

x

是英雄行走過的土地。

x

你眺望著的，

是已經化作塵土的英雄的屍骸。

x

x

x

不僅是古代羅馬，近代的超人拿破侖，率領三萬兵卒，疾風一樣捲進來的，不也問  
是這北意大利麼？

「我不單只是爲寫詩而活着的。

實行！實行！實行！

這樣，才是死得其所！」

他在思想着怎樣的去死。

這當兒，弗列查拿帶兩張名片進來。一張寫着布蘭基爾，另一張是魯略提斯。

拜命不覺地浮上會心的微笑。

「請他們進來。」

命令了弗列查之後，他又轉向着海上叫：

「哈，實行啦！」

當希臘革命的烽火傳到半島上，倫敦便組織了一個「希臘委員會」，來援助希臘的獨立。因為拜命會對其中的委員之一荷甫華斯說過，他想要加入；所以這兩個人就正式的來歡迎拜命。

現在，拜命申說：如果倫敦的委員會贊成的話，自己願意到希臘去參加義軍。

後來，當倫敦的委員會正式選舉他作委員的時候，他便欣然答應；並且說明將用自己的錢去援助義軍，同時，自己已經準備停當，只等着出發了。

他從長時期的寫作中解放出來，抓住了少年以來所夢想的投身於革命舞台的機會。

「假若時代和命運容許的話，我一定會做出一些事情來——一些使古今哲學者吃驚的工作！」

這不正是他幾年前的話麼？

現在，他是去援救白里克列斯的希臘，去救助柏拉圖的雅典。

## 二、真正的幸福

一八二三年七月十三日，他踏上自己所準備帆船哈古力茲號，向希臘開行。但是爲暴風所阻而退回來，到第二天才正式出發。

八月一日，船進了希臘西岸，色法羅尼亞島的亞哥托里港。以後，三禮拜之間，他就起臥於停泊在這港內的船上。炎熱的南國夏天，不自由的舊船上的生活：他只以乾酪和鹽漬胡瓜，蘋果酒等粗劣食品度過了。

有一天，他受到駐在島上的英軍的招待，這對於他是值得驚奇的。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由德維亞港出發以來，七年之間英國人不是都嫌惡他，不讓他參進他們的社會去嗎？可是，今天，他却受到最保守的軍人的夜宴招待。

他內心懷着欣懽之念出席了。吃後，那些軍官們，不是一齊站起來爲祝他的健康而乾杯嗎？

他悠揚地感到迫近胸前的歡悅。

英國對他的輿論轉變了。那是多麼長的七年啊！

在席上他感激地站起來陳述謝辭。說完後，他悄悄地向鄰席的涅比亞大佐問：

「就這樣可以了罷？」

他是多麼的孩子氣喲。

島上避難的希臘人，都把他當作救世主一樣看待。在受土耳其兵所追迫而無家可歸的他們看來，富裕而有名的英國貴族率領着救援軍來到，那是比輟鱗得水還要歡欣的。

那時候，他剛賣掉羅提爾的莊園，有着三十四萬元，他決心拿來爲希臘使用。

三禮拜過去後，他在島上的美達扎達村租下了房子。

在這個農家中開始簡樸的生活，拜命感到奇特的滿足和幸福。他常常在節慾生活的時期內是幸福的。

早上一早離開床鋪他就着手工作，然後喝一杯紅茶騎馬出去。回來時候吃一些乾酪和果品，晚上挑燈讀書。

由希臘不斷的派有代表來，向他報告或者商量。

他覺得這是有生以來最有意義的生活，誰也不能非難的高尚，名譽的生活真正的男子的事業。

他開始感覺到真實的幸福。

### 三、司令官

拜命離開色法羅尼亞島向希臘出發的時候是一八二四年一月初頭。他在海上遇着土耳其的海軍，差不多做了俘虜。後來，到德拉哥美斯托里停留三天。這時候，他的忠誠

弗列查因感冒墮倒，拜命把船上僅有的一張蓆子給他，而自己睡在木板上。弗列查後來常常講起這件事。並且說：

「我的主人雖然有點怪氣，但是實在是個溫和的人。」

由希臘革命軍派來的護衛船保護着，在一八二四年一月五日，拜命到達美侖基。他穿着火焰一樣的緋紅色衣服，踏上了希臘本土。

應和着他的上陸，街上隆隆的放起禮砲。還聽得到轟然的槍聲。奇異的土民的音樂也響起來了。他坐着小船進到美侖基前面的湖上，兵士和居民都聚集在廣場上，等待着緋衣的貴公子。在他的營地的房子前面，站着由倫敦派來的斯坦荷甫大佐和希臘革命軍的司令官瑪維羅可達斯公。

在這個地方。他開始過起軍隊生活來。

美侖基是一個給沼澤圍繞着的小漁村，高出水面不過數尺，下雨的日子，四面的湖泛濫出來浸滿街路。在那半是沼澤的牧場上，跟太古時候一樣地穿着羊皮的牧人住在茅草屋裏。到處都是鹽、魚和泥土的氣味，醉酒的士兵騷擾着。是一個和一切文明隔絕

的鄉村，並且是一個熱情的本營。

住在北方的剽悍的斯利族，是一種常做別的民族的僱傭兵而去戰鬥的民族。他們大羣的流浪到這地方來。他們是只看錢的多少，無論跟誰都做得同志的危險暴民。因此，希臘獨立政府，只是一個空名，義軍散處在各地方，只以互相爭功奪名為事，並沒有什麼受過訓練的士兵。

應當由倫敦運來的兵器彈藥一點也還沒有來到。

現在，是拜倫表顯他原有的常識、勇氣和冷靜的頭腦的時候了。

他決心由這種絕望的混亂中，去產生革命軍。他爲着這不惜使用他的金錢。這地方的義軍幾乎由他個人的財力來支持。爲了造成會使用由倫敦來的兵器的士兵，他僱用德國和瑞典的軍人，每天在沼地上開始軍事訓練。他自己也每天參加。

他計劃着奪取離美侖裡基不遠的列澎特炮台。因爲他想到列澎特是歷史上知名的地方，占領了這個小炮台，會遠超過軍路上的價值，聳起全世界的聽聞而獲得偉大的「政治的」效果。並且還能夠幫助倫敦希臘委員會計劃着的外債的成立。



但是他不得不先和兩個大障礙鬥爭，一個是瑪維羅可達斯公的無能，另一個便是斯坦荷甫大佐的非實際家氣質。因此，詩人的拜命不能不擔當着軍事、政治等一切重要事務。

直到這時候，布列新頓卿夫人的預言才實際應驗了，即是說，拜命的人格的確大顯現了。

他先以自己作模範，和希臘兵士吃同樣的食物。爲了救濟這裏的貧民，他不惜傾倒他的錢囊。像在拉文那一樣地，受到這村裏士民的敬愛。所以，他雖廝身在不斷地跑到他家來亂打亂鬧的士兵之間，也能泰然不動神色。

有一次，對面島上過來幾個希臘水兵，一哄跑到拜命屋子來，硬要他交出土耳其兵俘虜。當拜命拒絕的時候，水兵們就想動武。拜命嚴然的注視他們，把實彈的手槍向他們指着。害怕他那兇狠的樣子，水兵們失掉剛才的聲勢，悄然走出去了。

每當作戰鬥計劃的時候，他常常要求置身在最危險的地方。他說：

「人不知道那裏是危險，同樣的死，由子彈穿過去而死比飲藥而死更有價值！」

他寫信給荷甫華斯說：

「貧窮是悲慘的，但是比貴族們無意義的放蕩要好得多。可喜我已經完全禁絕了，從今以後絕不再放蕩。我的決心永遠不會動搖的。」

由倫敦運來的兵器好不容易才到了，而那些都是和預想相反的粗劣東西，一定要經過整理才能使用，而這又是拜俞的工作，結果，爲了督促連造兵器庫的工作也不肯做的懶惰的希臘兵，他自身也拖着不自由的腳去動手工作。

後來，由於一切人的自然推舉，他成爲全軍的總司令官。

等到一切的準備完成，正要去襲擊列彭特炮台的當兒，其他希臘革命軍的領袖們，因深忌美侖梭基軍的聲名揚於世界，而嚇使拜俞旗下的斯利軍提出難題，說是要他將他們大部分人提升作將校並給以高額的薪金。

拜俞召集他們爲首的幾個，斷然地發下解僱的命令。這一來，就拋棄了奪取列彭特炮台的計劃。半年來苦心的計劃在快要完成的時候化作水泡了。

那天晚上，他突然病倒。

活。

幾禮拜後，他才能再爬起來。但是，他拒絕人們的勸告，依然過着克己的簡易生

## 第二節 花兒彫零了

### 二、英雄的死

四月九日，吉報來了。

在倫敦爲希臘革命政府借的二百五十萬元外債成功了。現在，他可以組織二千炮兵和步兵，他的氣豪壯起來。

他伴着他同行的德列沙的弟弟幹巴，衝着暴風雨將要到來的天空騎馬出去。離開村莊三四哩路後，沛然的大雨降下來，而他還不聽幹巴的忠告。只是說：

「爲了做個真正的軍人，這點雨算得甚麼？」

他們全身濡濕地坐船回來。一兩小時之後，拜命被激烈的惡寒所襲，阻着又發起熱

來。病狀一天一天加重，但是小鄉村的醫生却說是感冒，只有弗列查覺得這回不是尋常的事情，而拜命自己也感到了。

四月十五那一天，他稍覺安適一點，便叫炮兵士官拍利來談話。他說：

「到現在我才真正懂得家庭的幸福。沒有人像我這樣尊敬貞淑女性的。想到將來回到英吉利，能夠同着妻子女兒三人過隱逸的生活，我便十分快慰了。我想隱退。我向來的生活，完全像暴風雨的海面一樣。」

十八日他的病狀逐漸變壞，四個醫生聚在一塊商議着。拜命把他們中的一個——迷里根叫到枕邊去說：

「十分辛苦你們！但是一切都無用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會死了！死，我並不悲傷。我是爲了完結這無聊的生命才到希臘來的。我的財富，我的能力都奉獻給希臘獨立，現在，連生命也一并送上罷！……」

那天下午又有精神讀完兩三封信。

晚上他的姿態惡化，而且時時發出響聲。

稍稍回過氣來的時候，他看着弗列查的臉孔，叫着：

「噢，已經沒有多少剩的時間了，來，聽着！立刻就說。」

「老爺，要拿墨水和紙來吧？」

「蠢貨！已經沒有這樣的閒暇了！聽着，也要使你將來不致受困。」

「老爺，還有更，更加重大的事情！」

「噢，可憐的女！可愛的葉德（女兒之名）！很想再會見一次呀！神嘯，請你降福

給她！還有重要的姊妹，奧格斯特！以及她的孩子們！

「你到拜倫夫人那裏去，把一切告訴她。好罷，你和夫人是很合得來的。」

大約是太過激昂，他的聲音忽然中斷了。待一會兒又說：

「弗列查！如果不依着我的話，死後要作祟的喇。」

臨到這樣的時候，他還會嘲笑那迷信的弗列查。

弗列查大吃驚說：

「老爺，你講甚麼？我一點也不懂呀。」

拜命也吃驚地說：

「不懂？呵，已經遲了！」

他努力想再重複一遍剛才的話，但是這時候他已經沒有氣力，只是說：

「我的妻！我的兒！我的姊！懂了吧？一切都去說！你知道我的希望，……」

少爲停一會，他又說：

「可哀的希臘噯！……可哀的街市！……可哀的工役們呵！」

「哪，接我的來了。我死沒有關係——但是，來此地之前怎麼不回家一次呢？」

又用意大利語說：

「我剩下可愛的人們而死去！」

到晚上六時左右，他說：

「現在要睡一下了。」

放倒頭睡下去，就這樣昏昏迷迷的，他不再醒來了。

十九日黃昏的時候，他斷了氣。

那時，滿天忽然黑暗下來，雷聲震響着，大雨傾盆而下。屋子前面的湖上，凄暗中閃着可怕的電光。

爲躲避大雨而跑到茅屋下來的兵士、牧人們，不知道拜倫死了。但是，據後來的傳說，他們曉得當英雄歸還天土的時候會有大雷雨的，所以那時他們的口裏都在默念着：

「拜倫死了！」

## 一一、勇者的碑

當拜倫絕命的數小時前，從英吉利來了幾封信。其中一封是荷甫華斯寫來的。他由希臘的報告中，才曉得好友的認真和努力。

「你的聲名和人格，將優勝過現存的任何人而流傳於後世。這不是我個人的說話，而是全世界的聲音。今天你的努力，正是過去一切人們所做的其中最貴的事情。詩人卡姆柏對我說：『拜倫的詩是偉大的，但是他這次的壯舉比他的詩更加偉大！』」

然而，已經遲了。這封信送到的時候，拜倫正悶苦着。他不及知道全英國在稱許他



、讚賞他，以得做他的同胞爲誇耀而死了。

⊗

x

x

x

悲報一傳到英國，舉國都在想着拜命，他們除拜命而外什麼都不會想了。

由詹·維爾西致卡拉爾的信上，便可以知道那種感動是多麼的深刻。

「雖然聽說日月由天上墮下，也不比『拜命死了』這一句話給與我的空漠之感更加厲害了！」

當時還有個十五歲的少年丁尼孫悲痛塞胸，以致不能安坐在家裏。他跑到森林，走進幽深的溪谷，在那蒙着青苔的巖石上，充滿萬斛情緒記下一句：

「拜命死了！」

x

x

x

悲報到達法國的時候，許多青年在帽子上掛着喪章。菲度街上掛着的拜命的油畫像前面，幾千民衆成列的參拜，而許多新聞都哀悼說：

「今世紀內兩個最偉大的人，拿破命和拜命差不多同時離開地上了。」

拜倫所搖動了的全英國民心裏對於希臘的同情，在英國政界掀起了怒濤一樣的勢力。拜倫所憎惡的奴動的米茲魯列已經自殺，而自由主義的戰士卡尼格是英國的外交部長，他乘着這次輿論潮流發表援助希臘的聲明，把希臘由土耳其手上救出來。

死的拜倫打败了生的土耳其。

直到今天，假如你探訪到美梭倫基蕭條的寒村的人，還可以聽見住在茅屋裏的村人們指着由村上營造的「英雄園」中圓柱上所刻的拜倫的名字說：

「這兒有勇者的碑，他愛自由，所以來爲希臘而死！」

## 譯後記

因為師友們的德惠，上半年的日子，除開職務上花去的時間之外，就在忙着這一部書的翻譯。今天，總算完了一個心願似的把它交出去了。

譯文不能像原文那麼勻稱，活潑，這是才力薄弱的譯者最抱歉的地方。

關於詩的部分，因為是草譯，恐怕有許多不很忠實的地方、手邊沒有原詩，暫時只能由它這樣去了。

原書引用了好些和文章不大相關的詩，因為太多了，所以譯文裏略去了一部分。最後，譯者在迫切盼望着讀到它的人們的指摘或意見。

秋子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拜命傳

著者 鶴見祐輔

譯者 陳秋子

發行版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遠方書店

電話掛號一八一六

定價 一百三十五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元圖字第二九二號通知書准予再版

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八一九號

7/15/80